

畢倚虹著
黑暗上海

第三集

卷之三



黑暗上海 第三集回目

- 第十一回 匣劍帷燈小姑嘆阿嫂 嘉肴旨酒弱妹作冰人
- 第十二回 汽輦鈎魂委身成密約 鋼刀簽字流血作收條
- 第十三回 老妾挾黃金招人入彀 新知謀企業協約收功
- 第十四回 不測風雲三大人入獄 無情花絮七小姐翻腔
- 第十五回 勞悶安跌翻老門檻 裘敏仁真成救命人

小說 黑暗上海

(第二集)

畢清波新著

第十一回 匣劍帷燈小姑嗔阿嫂 嘉肴旨酒弱妹作冰人
却說向作觀因新任局長武嘉和急於明日接任關係自家權利特爲坐了車子向武嘉和當面情商其初武嘉和堅執不允後來向作觀離座一揖帶了點央求的樣子要求他改在後天接任武嘉和聽了這話見他情辭懇切也不能無動於中於是喝了一聲來早有兩個帶手槍的護兵應聲而至向作觀不知他是何用意正在驚疑不定只聽見武嘉和對護兵厲聲道下去通知張師爺就說我說的改在後天接任明天因爲前任局長來不及交卸護兵忙應了兩聲是是舉起手來行了一個軍

禮。下。去。了。武。嘉。和。候。護。兵。出。去。便。對。向。作。觀。道。我。總。算。謹。遵。台。命。改。在。後。天。再。遲。那。是。萬。萬。不。行。了。向。作。觀。道。感。激。感。激。兄。弟。回。局。趕。緊。吩。咐。他。們。預。備。便。了。武。嘉。和。道。那。末。公。事。要。緊。我。也。不。留。您。耽。擱。功。夫。了。向。作。觀。興。辭。而。去。回。到。局。中。和。帳。房。先。生。一。說。帳。房。先。生。道。這。幸。虧。是。武。局。長。的。顧。念。交。情。否。則。他。竟。不。答。應。也。無。可。如。何。他。向。作。觀。道。閒。話。少。說。未。到。曉。鐘。猶。是。春。今。天。一。天。未。交。卸。我。們。還。有。權。柄。我。們。趕。緊。去。和。出。口。行。家。接。洽。今。明。兩。天。我。們。臨。時。再。跌。價。放。一。放。撈。一。個。是。一。個。帳。房。先。生。也。覺。得。是。一。刻。千。金。焉。敢。怠。慢。趕。忙。出。去。分。頭。接。洽。到。了。第。二。天。果。然。又。運。動。了。幾。引。行。家。將。貨。物。趕。運。向。作。觀。私。囊。居。然。又。收。入。一。千。多。塊。隔。了。一。天。武。嘉。和。一。清。早。便。帶。領。護。兵。人。馬。前。

來。接。任。向。作。觀。和。武。嘉。和。約。略。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將。鈴。記。交。出。便。算。交。卸。武。嘉。和。接。手。以。後。自。有。一。番。新。政。不。必。細。表。再。說。向。作。觀。交。卸。以。後。回。到。濟。南。正。在。要。另。作。打。算。忽。然。接。到。他。丈。母。從。上。海。來。了。一。封。信。向。作。觀。拆。開。看。時。原。來。是。他。岳。母。接。他。們。夫。婦。到。上。海。去。逛。一。趟。因。爲。內。姪。女。要。出。閣。邀。他。們。夫。婦。前。去。吃。喜。酒。本。來。這。種。酬。應。向。作。觀。是。不。去。的。細。看。信。的。末。尾。有。幾。句。話。一。茲。另。有。人。邀。入。銀。行。股。份。盼。堵。來。斟。酌。一。向。作。觀。一。想。自。家。在。山。東。既。然。下。台。一。時。未。必。能。上。台。樂。得。到。上。海。走。一。趟。岳。母。銀。行。股。份。如。果。能。多。附。幾。百。股。自。己。也。可。從。中。弄。一。個。銀。行。位。置。主。意。打。定。便。和。他。妻。子。商。量。他。妻。子。自。然。也。是。喜。歡。到。上。海。的。不。消。說。得。收。拾。行。囊。乘。坐。火。車。直。奔。上。海。而。來。

再表向作觀岳母的內姪女姓梁芳名叫做慧娟今年已有二十一歲生得粉嫩非常瞧上去不過只有十六七歲從小沒了父母全倚靠姑母度日向作觀的岳母非常鍾愛撫如己出這梁慧娟小姐從小跟着姑母識些書字後來在天津女學堂裏讀了兩年的書因爲天津女學堂還不甚完備於是改到上海來讀書他姑母替他再三斟酌託了靠得住的親友揀了一所教會女學堂將他送進去依着梁慧娟的心理頗不以教會學堂爲然說是堂內宗教臭味太重做禮拜做不慣可是他姑母說上海女學堂的風氣還是教會學堂好一點倘若進別種學堂便不答應梁慧娟沒奈何只得進了那所教會學堂他姑母又怕他早出晚歸別生意外危險枝節爽性將他住堂和校長

說明不是自家人來接。無論那一天不許出堂一步。他姑母却拜託了一位自家多年結拜的姊妹黃老太太照應。每月只接梁慧娟出堂一次買點零星物件。或由黃老太太親自帶着去看一次影戲。決不許他自由出入。這些情形皆是以前的話也。可見得他姑母待他思慮周密無微不至。梁慧娟進了那教會學堂以後。遵章上課。到也不甚吃力。三頓飯菜乾枯憔悴一些。油膩俱無。梁慧娟起初有些吃不來。後來漸漸的也慣了。那教會學堂裏最注重是英文。中文不過聊備一格。媽媽虎虎梁慧娟從前讀了多年的書。俱是偏重國文。一方面於國文頗有些根柢。那一天國文教員初次出題試驗。題目並不爲難。是一試述暑假中之聞見。梁慧娟便伸紙吮毫。颯颯的寫了一大

篇約摸有三百多字，毫不爲難。梁慧娟繳卷的時候，迴頭一看，同班的學生還沒有一人完滿。有的執筆攢眉點頭，播腦有的微吟低詠，聲細於蠅。梁慧娟瞧了那副情形，不覺暗暗的好笑。隔了三天，教員批改下來，梁慧娟那一本從頭一個字圈起，一直圈到末尾一字。教員又當面切實獎勵了一番。說以後的國文班你隨便上不上都可以。梁慧娟受了這一番的嘉勉，頓時聲譽鵲起。教員又交代全班學生將梁慧娟的那篇國文傳抄傳誦，作爲模範。起初教員獎勵慧娟的時候，有幾個老學生子很不服。後來教員退後，同學向梁慧娟借了那本國文作文簿來一瞧，不禁五體投地佩服之至。於是全堂的人都知道梁慧娟是學有根柢。梁慧娟再向別的同學借了作文簿來看看。

的。只。寫。了。百。數。十。字。有。的。只。寫。了。幾。十。個。字。有。的。只。寫。了。兩。三。行。每。一。個。字。要。佔。到。兩。三。個。紅。格。的。地。位。字。跡。粗。而。且。黑。盡。是。墨。團。團。梁。慧。娟。看。了。也。不。覺。心。中。暗。暗。好。笑。怪。不。得。他。們。中。文。程。度。如。此。一。天。到。晚。只。願。意。與。英。文。相。親。不。願。與。中。文。見。面。呢。梁。慧。娟。因。爲。陳。老。太。太。的。叮。囑。和。黃。老。太。太。的。監。督。平。日。既。不。出。校。心。無。二。用。只。得。安。心。在。功。課。上。用。功。加。之。他。中。文。很。好。可。以。將。預。備。國。文。的。功。夫。全。併。在。英。文。上。去。因。此。英。文。也。非。常。進。步。每。月。考。梁。慧。娟。總。考。在。第。一。第。二。不。作。第。三。人。想。學。堂。裏。也。是。最。勢。利。不。過。的。起。初。梁。慧。娟。進。校。的。時。候。口。中。不。免。有。些。天。津。口。音。大。家。拿。他。作。外。路。人。看。待。不。大。和。他。親。熱。過。了。些。時。候。見。他。試。輒。冠。曹。因。佩。服。而。引。起。敬。愛。許。多。同。學。便。和。他。熟。識。

起來。梁慧娟性情本是一個最和平圓通的大家。格外喜歡和他做朋友了。每逢禮拜六。同學中頗有邀約梁慧娟出外遊覽的。校中因陳老太太交代。非黃老太太來接。不可。黃老太太來接時。又是一逕接回黃家。不許他往別處。故此梁慧娟在學校裏。雖與同學很親密。在校外。却從無共同的嬉戲。內中單表一個同學。名叫李清篁。年紀約有二十一、二歲。上海本地人。氏和梁慧娟最稱莫逆。李清篁並不住堂。是早出晚歸。他和梁慧娟說。我在這所學校裏。已讀了三年了。同學認得很多。却從沒遇見過你。這樣才貌雙全的女子。梁慧娟聽了。這話。笑道。這般稱讚。萬當不起。李清篁道。我是個老實人。只會說老實話。決非當面恭維。以後一切。還要求姊姊指教呢。當時梁慧娟謙遜了一

番李清篁又問了一問梁慧娟的家世梁慧娟一一告訴了李清篁聞得他雙親已沒只有年邁的姑母不禁嘆息一番末後又問到梁慧娟的終身大事慧娟水嫩的臉當然是沒有嫁人的神氣問他可曾訂婚沒有梁慧娟究竟有些靦覷一時竟回答不出粉臉緋紅低頭不語李清篁笑道慧娟姊你這又太不開通了訂婚這件事也正是我們女子一件很正當的大事我們雖不能像他們新文化派的女子開口便高談闊論婚姻自由戀愛自由但是自己曾否訂婚與什麼人訂婚說說也不要緊梁慧娟仍舊低着頭搖搖頭仍是不響李清篁道難道慧娟姊於婚姻上面還有什麼不愉快的歷史嗎梁慧娟又搖搖頭道沒有李清篁見他低頭不語兩頰緋紅嬌羞之態逼人忍不

住。笑。嘻。嘻。的。走。過。去。伸。手。將。梁。慧。娟。的。臉。捧。起。來。道。姊。姊。你。回。答。我。一。沒。有。一。這。兩。個。字。太。含。糊。到。底。你。訂。婚。沒。訂。婚。別。的。話。我。決。不。問。你。了。好。姊。姊。你。告。訴。了。我。吧。我。替。你。可。以。放。心。呀。梁。慧。娟。也。聰。明。舉。起。手。來。將。李。清。篁。的。兩。手。分。開。笑。道。清。篁。姊。你。緊。着。問。我。我。也。要。問。你。了。你。到。底。訂。婚。了。沒。有。你。告。訴。了。我。我。替。你。也。可。以。放。心。呀。李。清。篁。道。我。是。不。瞞。人。你。問。我。我。便。簡。捷。的。告。訴。你。我。因。爲。身。體。不。好。時。時。多。病。醫。生。說。我。暫。時。不。能。結。婚。因。此。我。對。於。婚。姻。問。題。很。淡。薄。意。思。打。算。守。守。獨。身。主。義。了。我。告。訴。了。你。了。你。呢。梁。慧。娟。點。點。頭。道。我。也。和。你。一。樣。李。清。篁。笑。道。你。莫。騙。我。你。的。身。體。很。好。面。孔。上。有。紅。有。白。血。色。多。旺。和。我。迥。然。不。同。你。爲。什。麼。會。和。我。一。樣。呢。梁。慧。娟。道。我。身。體。雖。然。

比姊妹好。但是我對於結婚問題很淡薄。和你一樣。獨身主義。因此也很贊成……李清篁笑道。哦。明白了。你原來還沒有訂婚。早一點告訴我罷了。何必多說這許多圈子。令我悶壞了。梁慧娟道。我。很。不。願。意。談。起。自。身。的。婚。姻。所。以。和。你。相。熟。多。時。從沒談起婚姻。倘是今天。你不提起。我也不來問你了。李清篁道。好極了。你也和我是同志了。不過……像你這樣。有才有貌的人。果真抱了獨身主義。未免可惜啊。梁慧娟道。奇了。有什麼可惜。李清篁嘆口氣道。照如今中國女界現狀。瞧起來。姊妹這樣人材。真不容易找呢。現在許多未婚的男子。求婚求來求去。十對夫婦。有八對是不美滿的。像你這樣的人。竟抱個獨身主義。豈不使中國少了一個賢母良妻嗎。怎麼不可惜。梁慧娟搖搖。

手道罷了罷了。今天爲何這般的恭維我起來呢？我是當不起恭維的。李清篁又仔仔細細看了梁慧娟幾眼道：「姊姊，我向不說假話的。我是基督教徒，你是曉得的。我不能撒謊的。你還不相信麼？」梁慧娟道：「你又抬出基督來了。我更不敢往下多談了。其實你說我可惜，我說你更可惜呢。」李清篁道：「我這人活一天算一天，談不到可惜上面去。」梁慧娟聽了這話，不覺詫異道：「清篁，你爲何這般頹喪？好似心中有什麼委屈的事，怎麼表面上倒瞧不出你一天到晚只見你是活潑潑的？」李清篁不等他說完道：「姊姊一言難盡。家庭之間真正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惱呢。說着好似又要流下淚來。起初兩人在課堂外邊迴廊上談天，這時候有幾個同學拿着網球的拍板走了過來，見他

們兩人齊齊切切的談個不了。大家俱停住了。脚瞧瞧李清篁。面有淚痕。恐怕被人瞧見。不好忙掏出手帕。擦了一擦。眼淚拉着。梁慧娟道。談得很悶的。我們到那邊操場草地上走走罷。梁慧娟道。也好。讓我將書籍送進自修室裏。再來省得拿着怪重的。李清篁道。不必了。你嫌重。我替你拿着罷。說罷。便伸手將梁慧娟的幾本書取過來。替他夾着。挽着梁慧娟的手。出了迴廊。踱到操場草地上去了。梁慧娟和李清篁一路走着。不知不覺。走過了衆同學拍球的地方。李清篁見左右沒有什麼人。又微微的歎口氣道。慧娟姊。你說我每天活潑潑地。好似多麼快活。似的。你那裏知道我的苦惱。梁慧娟道。我上次聽你說過你的。家庭很簡單。有什麼不快活的事呢。李清篁道。要不快活也不。

在。乎。人。多。只。要。有。一。兩。個。壞。人。夾。在。裏。面。就。鬧。得。六。國。不。安。了。
梁。慧。娟。笑。道。你。這。話。越。說。越。奇。了。府。上。怎。麼。會。有。了。壞。人。呢。李。
清。篁。道。壞。不。人。是。外。人。就。是。我。們。那。位。阿。嫂。梁。慧。娟。道。嫂。嫂。怎。
麼。樣。李。清。篁。道。嫂。嫂。說。他。有。什。麼。大。毛。病。也。沒。有。可。是。到。處。討。
厭。待。我。們。姆。媽。固。然。不。孝。順。待。我。家。哥。哥。更。是。隨。隨。便。便。好。像。
我。家。哥。哥。不。是。他。的。男。人。似。的。我。家。哥。哥。真。有。良。心。待。他。千。般。
好。萬。般。好。他。總。是。和。我。家。哥。哥。面。和。心。不。和。常。常。回。娘。家。一。住。
三。禮。拜。一。個。月。哥。哥。去。接。接。他。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老。不。
肯。回。來。哥。哥。起。初。還。當。他。是。好。人。現。在。我。家。哥。哥。也。覺。得。他。不。
對。了。……說。到。這。裏。對。梁。慧。娟。臉。上。望。了。一。望。梁。慧。娟。因。爲。他。
這。一。番。話。全。是。述。他。的。家。事。漫。聽。漫。應。絲。毫。不。會。留。心。還。只。願。

一路走着。一路應着李清篁。見梁慧娟並不注意，便停住了脚。又重新說道：「現在我家哥哥也覺得我那嫂嫂不對了。」梁慧娟聽他重說一遍，不覺怔了一怔，隨口應道：「不對怎樣呢？」李清篁道：「我家哥哥要和他離婚，另外討一個……」梁慧娟笑道：「哥哥要另討嫂嫂，與你什麼相干？你一定和你現在的嫂嫂要好，捨不得他去嗎？」因此不快活嗎？李清篁聽了，着急用皮鞋在草地上蹬了一下，道：「慧娟姊，你怎麼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和我這嫂嫂是頂不對的了。」梁慧娟又順口問道：「爲什麼不對呢？」李清篁歎一口氣道：「我和那嫂嫂不對也一言難盡，別樣不必說。第一他就是夾嘴舌，他對母親挑撥是非，無非要母親不歡喜我，偏偏母親只生了我和哥哥，兩人母親一

向歡喜我的他那詭計用不着你想他一天到晚在家裏挑是非還能算是好人嗎所以我家哥哥倘然和他離婚了我到很贊成李清篁說到這裏又望了一望梁慧娟的臉梁慧娟答應了一聲道你贊成也沒用嫂子的事情應該你家哥哥作主呀李清篁道慧娟姊你真糊塗了怎麼沒聽見我早已告訴你我家哥哥早有和他離婚的意思了你看好不好梁慧娟聽了不禁笑起來道你家府上的事我怎麼好亂出主意呢李清篁道不是這麼說我因爲同學當中最佩服你又最和你親愛簡直將你作自家人看待因此將我們家裏的事告訴你梁慧娟搖搖頭道我總不好議論你家的家事……正說到這裏一陣鈴聲草場拍球的人大家一窩蜂的全到飯堂裏去了李清篁道吃

飯了。你去罷。我也回家去了。不瞞你。說我。今天。真怕轉去。我
那。嫂子。今天。又回來了。梁慧娟道。我來勸勸你。耐心。點不要和
人家。爭長。爭短。就免掉許多煩惱了。去罷。我不送你。了。說罷。梁
慧娟。便三脚兩步。趕到飯堂。吃飯。因為。教會。學堂。裏。吃飯。規矩
未吃。以前。先要做。禱告。然後。方能。舉箸。倘若。在做。禱告。以後。到
了。校長。看見了。難免。要記。過扣。分。說他。不依。規矩。因此。梁慧娟
不得。不趕。到飯。堂。飯罷。以後。接着。夜課。溫習。一宿。無話。到了。第
二天。便是。星期六。下半。天。照例。無課。上半。天。只有。國文。一班。這
一次。梁慧娟。所作的。國文。又經。教員。批改。下來。仍是。第一。李清
篁。將。梁慧娟。拉到。無人之。處。道。慧娟。姊。我。和你。商量。一件事。體
不知道。你。肯。不肯。梁慧娟。道。什麼。事。儘管。說。李清篁。道。我在。堂。

裏沒有空工夫。我想將你的國文課本借回去抄一抄。不知你肯不肯。梁慧娟笑道：這有什麼不肯。不過今天不成功。李清篁道：怎樣。梁慧娟道：今天禮拜六，我們親戚黃老太太必定來接我回去。他一定要問起我這課本，一定要帶回去給他看的。並且他還要逼牢了我抄一份寄到北邊去給我們姑母看呢。你要抄時，下禮拜一帶給你好了。李清篁道：也好。梁慧娟道：我的作文實在幼稚，得很你借了去，千萬不要給外人瞧見。徒然被人家恥笑。李清篁道：你放心，我家裏也沒有外人。阿嫂是不懂得文墨的，母親更不管這些事。除非只有我家哥哥。我家哥哥你也不必怕他。梁慧娟道：好不好。給令兄瞧見了，一定要笑煞了。李清篁道：我家哥哥人最好，他決不會笑你的。我猜他倘

然瞧見了你的文章必定要非常的佩服呢。梁慧娟搖搖頭道：「不好不好，我不借給你了。」李清篁道：「你不必着急，我不給我家哥哥看便了。」梁慧娟搖搖頭，還不肯答應。這時候有一個同學叫陶毓秀的走過來，向梁慧娟招招手。梁慧娟問什麼事。陶毓秀道：「你家的人派車子來接你了。」梁慧娟道：「謝謝你，通知我。」遂回轉頭與李清篁道：「了一聲。明天會蹬蹬向宿舍裏去檢點物件預備回家。」李清篁追着他到宿舍裏道：「慧娟姊，我又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了。不知你答應不答應。」梁慧娟一面收拾換下來的衫褲包好預備帶回去洗，一面向李清篁道：「你又有什麼事問我？」答應不答應。李清篁吞吞吐吐道：「我要……梁慧娟道：「清篁姊，你今天怎麼變了不爽快的人？有什麼話儘管對我。」

說李清篁道沒有什麼我想幾時請你到我家裏去坐一坐梁
慧娟道那有什麼不肯不過平常日子是不成功一定要等禮
拜六今天禮拜六又不成功只好下一個禮拜六吧李清篁道
只要你肯賞光到舍間去我已經非常高興了早點遲點到不
要緊這時候梁慧娟已將物件包紮好了共總結束一個包袱
包袱上面打了一個結提在手中對李清篁道你和我一同到
校長那裏去說一聲罷李清篁道也好兩人到校長那裏說明
校長點頭對慧娟道黃家已有信來接你你去罷梁慧娟出了
校長室和李清篁說了一聲明天見上了黃家包車去了學校
裏學生逢着禮拜六覺得比平日格外容易過去隔了一天便
是禮拜日梁慧娟雖不崇奉耶教但是既在這耶教學堂讀書

不能不恪遵命令。一清早便到堂做禮拜。那李清篁是個教徒。當然如期而至。這一天梁慧娟却在清篁之先到堂。李清篁特爲從後面一排。趕到前面和慧娟坐在一起舉行禮拜的儀式。堂內肅靜無譁。梁李二人自不能談天。等到退出來以後。李清篁伸手向梁慧娟討國文課本。李清篁道：你莫急吃中飯的時候。我給你帶回去便了。李清篁道：你真糊塗了。今天是禮拜也。不上課。我就要回去呢。梁慧娟道：要回去也不必這麼急。我們住堂的人。禮拜日子頂難過。既不能出去。又不許看書寫字。真是悶煞你。今天在堂裏陪陪我吧。李清篁道：其實你有親戚在上海。樂得不住堂在家裏寫意一些。梁慧娟道：我那親戚家裏離此地太遠。還是住堂的便當。李清篁道：我家裏離此不遠。可

惜你家親戚不放心。你否則住在。我家裏。到很便當呢。梁慧娟
笑笑道。那是我最歡喜的。不過我家姑母的意思。只許我住堂
沒有法子。李清篁道。我也是說說笑話罷。我昨天和你說明。請
你到我家裏去的話。你可會同你家親戚黃老太太說過。梁慧
娟道。說過了。李清篁道。答應不答應。梁慧娟道。答應是答應。可
是黃老太太說。必須請你先到他家裏去。一次問一問。明白他
方纔允許呢。他恐怕我假了同學的名。到別地方去。李清篁道。
哎呀。這位老太太也太當心了。既然如此。我明天到黃老太太
家去。一躉便了。這一日禮拜日。李清篁是被梁慧娟留在校中
陪伴了。半天光陰。易過一瞥眼。又是禮拜六到了。李清篁在禮
拜五已經到黃老太太家說妥了。要了黃老太太寫給校長的

一封信帶在身邊。禮拜六這一天一早到堂，便和梁慧娟道：「今天我總可以請到你的大駕了。」說罷，從懷中將黃老太太那封信遞給梁慧娟看。梁慧娟道：「那末今天黃家不派人來接了嗎？」李清篁道：「那自然不來了。到我那裏去很近。老實不客氣到了我那裏也決不能一到就去。總要吃吃點心，白相相吃飽了夜飯，再回堂。再到黃老太太那裏去是來不及了。因此黃老太太便不派人來接。今天一天你這個人，黃老太太完全交給我負責任了。」梁慧娟笑了一笑道：「你這神氣好似保姆對付小孩子似的……說話之間，大家聞鈴上堂。一會兒課畢下來，李清篁催着梁慧娟和他同去。梁慧娟道：「你身邊的信還沒給校長呢。忙什麼？」李清篁道：「那容易得很。你換好了衣服，同出去便了。」

慧娟道：「你家裏今天有別的客人嗎？」李清篁搖搖頭道：「沒有。」梁慧慧道：「既沒有，也不必換什麼衣服。」李清篁道：「你換一套漂亮一點的好。」今天我還打算和你拍一個照相作紀念呢。」梁慧娟道：「算了罷，我也沒有什麼漂亮的衣服。」李清篁道：「那末換一雙鞋子罷。」這樣操體操的鞋子，究竟不雅觀。」梁慧娟低頭一看，果然那雙鞋子前面已有了小孔，忙換了一雙高跟漆皮鞋。李清篁又親自替他，用絹頭擦了一擦，頓時光可鑒人。」梁李二人便到校長室內，遞了黃老太太的信。校長允許了。李清篁非常高興，遂挽着梁慧娟的手，出了校門。梁慧娟問：「府上離此地遠近？」李清篁道：「不遠，可是，不遠。」馬路上很泥濘，不好走。我們還是合坐一輛車子去吧。」李清篁招招手，喚了一輛黃包車，講好了，到老。

西門祿興里兩人上了車不一會到了李清篁搶着付了車錢。梁慧娟一瞧祿興里弄當不大却甚乾淨弄內只有三五家人家李清篁引着梁慧娟到了一家門口站住了。梁慧娟問道到了嗎李清篁道正是梁慧娟子細一看見是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屋門面甚爲軒敞高大門口兩扇黑漆大門上釘着銅鑲擦得雪亮門上釘着一塊小小銅牌牌上是「太原王」三個小字橫寫着牌上面裝有電鈴梁慧娟舉起手來撇一撇電鈴只聽見裏面有女人的聲音接着道來哉不一會裏面有人開門。清篁讓梁慧娟先進門梁慧娟踏進門去一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圓臉赤腳娘姨開門立着接着清篁跟着進來娘姨道大。小姐轉來哉李清篁點了一點頭梁慧娟對梁慧娟道我們上。

樓去罷。梁慧娟道：「我沒來過，還是你先請。」於是李清篁在前面走，梁慧娟在後面跟着。兩人一直上樓。李清篁道：「還是先請到我房裏去罷。」走上扶梯，便推門到亭子間。梁慧娟一看那間亭子間，雖不甚大，收拾得可十分乾淨，靠牆直擺着一張沒帳子的柚木床，一張玻璃梳妝台，台上盡是照片，橫一張，豎一張，大大小小的擺滿了。梁慧娟見擺了這許多照片，忙要走過去，瞧李清篁道：「這些照片全是舊的，難看煞格。」梁慧娟道：「照片是舊的最寶貴。」說着走過來，瞧只見各種照片，李清篁自己居多，男人照片一張沒有。梁慧娟道：「清篁，你的照片真不少啊。」李清篁道：「我家哥哥有一隻照相架子，他沒有事，代我拍來拍去，因此拍得不少。倘若到照相館裏去拍，真沒有這些功夫呢。」正說到

這裏一個小丫頭約摸有十二三歲，雙手捧了一只盤，盤裏擺着四盆糖果餅乾，口中說道：「請小姐用點。」李清篁道：「房間裏太小，擺不下，還是擺到少爺房間裏去罷。」小丫頭答應，又捧着盆子去了。李清篁道：「慧娟姊，我們到我哥哥那間裏去坐罷。」梁慧娟道：「還是你這裏坐罷。」令兄的房間怎麼好去？李清篁道：「不要緊，我家哥哥不在家，阿嫂又回娘家去了，他那房裏沒有人，還是那裏去寬敞一點。」說罷，攙着梁慧娟就走。轉過客堂樓，開了進去，便是統廂房。梁慧娟子細一瞧，見李清篁阿哥的房間布置得與清篁臥室兩樣，一律全是紅木傢伙，擺列的方法純是舊式。上面是紅木玻璃床，床上繡帳錦被，甚爲華麗。梳妝台上幾件小銀玩具和香水瓶，疏疏落落的擺着衣櫥上的玻璃擦。

得。明。淨。無。疵。下。面。靠。窗。設。着。一。張。方。桌。方。桌。左。右。擺。着。靠。背。椅。
方。桌。上。面。早。已。擺。好。了。剛。纔。那。小。丫。頭。送。到。亭。子。間。裏。四。盆。糖。
果。餅。乾。李。清。篁。忙。對。梁。慧。娟。道。慧。娟。姊。怎。麼。儘。立。着。請。坐。瞧。一。
面。將。糖。果。抓。了。些。送。到。梁。慧。娟。面。前。請。慧。娟。吃。慧。娟。見。他。雅。意。
殷。殷。情。不。可。却。遂。取。了。一。粒。咖。啡。糖。將。錫。紙。包。剝。去。正。要。送。到。
嘴。裏。忽。然。樓。下。門。外。一。陣。電。鈴。響。李。清。篁。聽。得。鈴。響。三。脚。兩。步。
走。到。窗。前。推。窗。下。望。梁。慧。娟。問。道。有。客。人。來。了。嗎。李。清。篁。道。不。
是。李。清。篁。話。猶。未。了。李。清。篁。聽。得。樓。下。有。男。人。聲。音。問。道。大。小。
姐。回。來。了。嗎。接。着。樓。下。娘。姨。答。應。道。回。來。了。梁。慧。娟。低。低。的。問。
李。清。篁。可。是。有。客。人。來。尋。你。嗎。李。清。篁。道。不。是。是。我。家。哥。哥。回。
來。了。梁。慧。娟。道。那。末。我。到。你。房。裏。去。坐。罷。李。清。篁。笑。笑。道。不。要。

緊我家哥哥人最開通最和氣的了。我來替你們介紹介紹罷。梁慧娟還未回答，只聽得一陣皮鞋聲音上樓。梁慧娟雖然是。一個女學生，一向被他姑母拘束在家中，慣了的不大與男子接觸。如今聽見一個陌生的男子上來了，不覺心中小鹿兒直撞。說時遲，那時快，那皮鞋聲音愈走愈近。李清篁忙走出客堂樓，高聲道：「阿哥請裏面來。」這裏有一位我的同學朋友，我來介紹。介紹這時候，梁慧娟欲逃也無從逃，起欲避也無從避。起那門外的男子早已趁着這一片介紹介紹的聲浪當中走了。進來。梁慧娟不敢抬頭，只覺得一個穿洋裝的人立在他面前。一雙黃色皮鞋擦得光彩如玉。這時候又陡的一陣奇香觸鼻，非蘭非馥，不消說得一定是穿洋裝的身上發出來的香水芬芳。

李清篁接着進來笑吟吟的道慧娟姊這是家兄李仲英梁慧娟被他這一句說了倒不能不抬起頭來對穿洋裝的人臉上望一望只見那人生得很爲眉清目秀皮膚潔白兩頰上微微有些紅潤之色也不知是他的氣色好也不知是搽了玫瑰霜的作用那李仲英見李清篁瞧他忙除下帽子深深的對梁慧娟鞠了一躬梁慧娟也忙還禮不迭李清篁這時候又向李仲英道這是我的同學梁慧娟李仲英接着道哦是慧娟女士常常聽見舍妹說起眞使人佩服得了不得今日怎麼肯竟臨寒舍……說着瞧着眼珠裏筆直射出兩道光芒來緊對着梁慧娟的粉靨說也奇怪梁慧娟的臉上頓時不知不覺的紅了起來梁慧娟臉上紅了以後自己也覺得臉上發熱簡直的說不

出話來只好對着李仲英微微的笑了一笑。梁慧娟的那一笑不過是一種逼出來的一種敬禮，並不含有什麼意思。可是李仲英見他這一笑，媚嬌柔，真覺得神魂飄蕩。一霎時心上不知打什麼主意纔好也。倒也呆了一半，手裏擱着一頂帽子，儘管不放，還是李清篁清楚點，笑道：「慧娟姊坐，家兄也不是外人。一句話提醒了李仲英，仲英方纔將那頂脫下來的帽子走了幾步，舉手掛在衣架上。自家對着玻璃櫥鏡子裏照了一照，將領結整了一整，又從懷裏掏出一塊二尺見方的花絲巾，將臉上微微的擦了一擦，又從鏡子裏斜轉來望一望。梁慧娟但是只瞧見慧娟的背影，苗條婀娜，別具丰神。李仲英不覺暗暗的點頭。這時候小大姐早又從外面捧進三碗茶來。李清篁一

面邀慧娟坐在臨窗的方桌旁邊。一面對仲英道：「阿哥這裏坐罷。」李仲英忙答應着坐了。過來方桌左右擺着兩張椅子。仲英和慧娟兩人恰恰各據其一對面坐下。李清篁只得坐到靠牆的那張圓凳子上面去。慧娟這時候與仲英緊對面坐着，很覺得不自然。見有茶來，只顧舉起杯子低着頭吃茶。平常慧娟不大吃茶的。這時候不知不覺的一口氣將茶飲了大半。鍾李清篁道：「哦，今天天氣很熱，怪不得慧娟姊渴了呢。」梁慧娟被他這一說，又不好意思再喝茶了。放下杯子，抬起頭來對清篁笑了。一笑。清篁接着道：「我今天接你到舍間來，隨便白相相。你來了，倒客氣起來。我反有些抱歉了。」李仲英接着道：「我讀了女士的文章，見識高超，志趣開展，很不像一個拘泥的人……」梁慧娟

謙遜道。李先生過獎了。在學堂裏做的東西。敷衍繳卷。那裏算得來。文章見笑了。李清篁從旁插嘴道。慧娟姊不必謙虛。這裏是老房子。多年沒修了。被你這一牽。要牽坍了。這話也引得梁慧娟笑了起來。這時候小大姐又走進來。問清篁道。大小姐飯阿。要開上來。李清篁點點頭。梁慧娟聽了。這話心中躊躇道。他約我來吃飯。白相相橫堵裏。怎麼又弄出他哥哥來。陌陌生生。的叫。人坐立不安。又加他哥哥的眼光。一閃一閃的。向我週身的亂射。更覺討厭。但是既來了。也不便就走。也不便說。不願意和他哥哥一桌吃飯。心中忐忑。正兀自沒有辦法。說時遲。那時快。樓下小大姐和一個燒飯娘姨。捧了四隻盆子。四樣小菜。上來擺滿了一桌。可是只備了兩份碗筷。那燒飯娘姨問李。

仲英道：「少爺阿是一淘吃這一句話。」一問李仲英，到僵了。一時回答不出口，中吞吞吐吐的，似乎說隨便二字，可是梁慧娟也沒聽得清楚。李清篁接着道：「下底也沒有人自然一桌吃，說這句話時，那辭色有些嚴厲，好似申斥娘姨。」剛纔這一問是多事。娘姨答應着，下去趕忙添了一份碗筷上來。慧娟、仲英二人本來對坐着不動，李清篁自家掇了一張櫬子過來，三人便舉筷聚餐。梁慧娟社交未慣，碰着陌生男子，便覺舉措皆僵。草草的吃了一碗飯，便停箸了。李清篁還欲勸他添飯，他執意不肯。李清篁道：「你在學堂裏不是要吃到兩碗一餐呢？怎麼今天減半，只吃一碗，累你餓肚皮，我更不安了。」梁慧娟推說胃口不好，李清篁也猜着他，因為仲英在座拘束，非凡遂也不再勉強。飯罷，以

後。梁。慧。娟。忽。想。了。脫。身。之。計。便。對。清。篁。道。清。篁。姊。你。不。是。說。要。和。我。拍。一。個。照。相。做。紀。念。嗎。我。們。一。同。出。去。罷。李。清。篁。搖。搖。頭。道。拍。照。何。必。出。去。我。家。哥。哥。有。照。相。鏡。子。隨。便。拍。幾。張。比。外。邊。照。相。店。裏。來。得。清。楚。來。得。自。然。李。仲。英。接。着。道。不。瞞。梁。女。士。說。我。對。於。照。相。上。很。有。幾。分。研。究。呢。李。清。篁。搖。搖。手。道。阿。哥。你。不。必。自。誇。了。前。一。次。到。半。淞。園。去。白。相。你。拍。的。那。兩。張。那。裏。有。我。拍。的。兩。張。好。李。仲。英。道。你。不。懂。我。拍。的。是。反。光。照。頂。難。了。今。天。我。來。替。梁。女。士。拍。兩。張。試。試。看。說。着。立。起。來。去。開。了。玻。璃。櫥。取。了。照。相。機。出。來。一。只。手。捧。着。照。相。機。對。緊。了。梁。慧。娟。對。光。借。着。對。光。爽。性。緊。對。着。梁。慧。娟。不。轉。睛。的。細。看。梁。慧。娟。連。忙。立。起。來。道。慢。點。拍。慢。點。拍。我。要。和。清。篁。姊。同。拍。呢。李。仲。英。道。先。拍。一。張。

一個人的兩個人的再拍便了多拍幾張也不要緊梁慧娟只是不依躲在李清篁的身後道要拍我們還是一同拍罷李仲英見梁慧娟執意不肯也只得罷了微微的嘆口氣道可惜可惜剛剛梁女士靠窗的那一種姿勢最自然拍出來一定很好死板板的照相一點沒有精神……正說到這裏忽然大小姐走來對仲英道少爺對門的黃家少爺請你就過去到江灣的汽車已經來了仲英點了一點頭臉上却有很捨不得去的樣子李清篁問他道可是去看跑馬仲英道正是李清篁道不要再黑心買馬票買一兩張香檳試試手氣罷仲英點頭那大姐仍舊立着不走李仲英道你爲什麼還立在這裏小大姐道黃家裏的娘姨等着討回信呢仲英被他逼得沒法只得取了

帽子又照了一照鏡子。和梁慧娟說了一聲再會。匆匆下樓。走到門邊。又對他妹子清篁道。妹妹。你留梁女士多白相。一歇。清篁道。今天本來留他白相。一天你早點轉來。慧娟姊也許還沒。有走呢。仲英道。曉得便下樓出門去了。仲英去後。李清篁對慧娟道。我家哥哥人頂好。你瞧怎麼樣。梁慧娟被他這一問。到呆着說不出話來。只得陪他一笑。清篁又道。他待客人頂至誠了。他和你雖然初次見面。好像很親熱的呢。梁慧娟也無可回答。李清篁又接着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家哥哥這樣好。可惜命運不好。討不着好嫂子。使得他心裏不舒眼。倘使他能毅……梁慧娟究竟是個聰明人。怎麼聽不出李清篁的口氣。恐怕他接了下文。落到自己身上。忙岔開道。看來大概令兄和令嫂意見。

上。有。些。不。和。那。也。是。家。庭。常。有。的。事。李。清。篁。道。這。個。不。和。不。是。小。不。和。是。大。不。和。呢。現。在。我。家。哥。哥。頗。想。和。他。離。：。婚。梁。慧。娟。道。這。種。大。問。題。旁。人。真。不。好。插。嘴。了。清。篁。姊。你。說。會。拍。照。替。我。趕。快。拍。一。張。嚙。李。清。篁。道。我。要。和。你。說。話。你。偏。要。拍。照。剛。纔。我。家。哥。哥。要。替。你。拍。你。怎。麼。又。不。肯。呢。梁。慧。娟。道。和。令。兄。很。陌。生。的。他。將。鏡。頭。緊。對。着。我。拍。怪。不。好。意。思。的。李。清。篁。道。那。末。我。來。替。你。拍。吧。說。罷。提。起。照。相。機。對。了。一。對。光。叫。慧。娟。立。在。有。陽。光。的。那。扇。窗。口。正。要。拍。時。李。清。篁。道。慧。娟。姊。我。看。你。這。一。身。衣。服。拍。出。來。不。大。鮮。明。並。且。袖。子。太。小。了。拍。出。來。很。有。損。你。的。姿。勢。呢。我。的。衣。服。你。又。大。小。不。合。式。我。想。我。家。嫂。子。的。衣。服。不。少。你。取。一。件。穿。着。拍。一。拍。你。看。好。嗎。說。罷。不。由。分。說。放。下。照。相。機。拉。

着。梁。慧。娟。走。到。玻。璃。櫥。前。開。了。櫥。門。梁。慧。娟。一。疊。連。聲。道。隨。便。拍。拍。便。了。何。必。換。什。麼。衣。服。呢。無。奈。李。清。篁。拉。着。他。不。放。叫。慧。娟。在。衣。櫥。內。揀。一。件。梁。慧。娟。搖。頭。道。不。要。不。要。令。嫂。不。在。家。我。們。開。他。的。櫥。門。似。乎。也。不。好。李。清。篁。道。沒。關。係。沒。關。係。你。瞧。這。一。櫥。的。時。鮮。花。樣。的。衣。服。全。是。我。家。哥。哥。代。他。做。的。唉。他。要。漸。漸。的。沒。福。消。受。了。梁。慧。娟。聽。了。他。這。些。嘮。嘮。叨。叨。節。外。生。枝。的。話。真。有。些。莫。明。其。妙。李。清。篁。仍。舊。逼。着。梁。慧。娟。揀。一。件。衣。服。穿。着。拍。照。梁。慧。娟。執。意。不。肯。三。脚。兩。步。走。到。窗。前。坐。着。李。清。篁。無。奈。只。得。從。櫥。內。揀。了。一。件。元。色。卍。字。紋。緞。子。的。馬。夾。出。來。請。慧。娟。罩。在。衣。上。他。說。你。這。面。孔。白。襯。上。這。一。件。衣。服。格。外。好。看。咧。梁。慧。娟。見。李。清。篁。儘。管。拿。着。馬。夾。立。着。要。待。不。穿。未。免。過。拂。其。

意只得依了。李清篁將馬夾罩上，靠着窗口，拍了一張照。梁慧娟又恐怕光頭不好，叫梁慧娟坐在寫字檯邊，鬚髯執筆欲書的神氣，又拍了一張。清篁還要再替梁慧娟拍，慧娟道：「不必了。改一天再拍，豈不好如今橫一張，豎一張，拍來還是一樣。」那又何必？李清篁也覺不錯。對梁慧娟道：「可惜我只會拍，不會沖洗。否則立刻可以洗出來了。」梁慧娟一面脫下那件馬夾，還了清篁，道：「一面改一天，照相洗出來，你帶到學堂裏來給我，便了。」李清篁道：「我家哥哥倘若回家，他會沖洗一會兒，便有了。你能等他回來嗎？」梁慧娟道：「學堂裏是關門關得很早的，遲了，關出大門外，那真是笑話呢。」李清篁道：「那有什麼要緊？你索性在我這裏住一夜。」慧娟笑道：「那更打攪了。」李清篁道：「慧娟姊，你別樣總。」

好。就是太客氣。我真有些。不慣。梁慧娟道。我也算得不客氣了。果真客氣的。坐一坐。就告辭了。李清篁道。你不客氣。最好。以後。每逢禮拜六。到我這裏來。白相相。你看。阿好。梁慧娟點點頭。這時候。李清篁將那件。馬夾。送歸衣櫥內。順手。又抽開了。櫥內的。抽斗。取出了。兩捲紙頭。笑吟吟的。走到窗前。遞給梁慧娟。道。慧娟。姊。你。瞧。梁慧娟當是什麼。美術畫片呢。忙展開。一看。原來是。兩張畢業文憑。子細一看。俱是。清篁的。哥哥。李仲英的一張。是。北京燕北大學的。預科。修業文憑。一張。是。上海求實商業學校。畢業文憑。上面。許多。校長。教員的。簽字。和。大小。方圓。幾顆。校印。圖章。蓋滿了。半張。文憑。紅紅綠綠。煞是好看。李清篁對梁慧娟。道。我家。哥哥。可惜。相差。一年。因為。父親。死了。後來。不能。在大學。

畢業也。一身很以爲憾呢。可是他雖沒畢業。他的學問比畢業的並不推扳。你偷然和他多談兩次。一定曉得他學有根柢了。梁慧娟道。令兄學有根柢。一望而知。也不必多談。自然令人欽佩。李清篁又歎口氣道。家兄真是可惜。以他的壯志。本來想大學畢業以後。出洋留學。無如先父故世家裏財產全靠他處理。因此不能遠游。現在只在保險公司裏擔任了職務。每月進項。倒有三百多兩銀子。家裏的錢。他却絲毫不用。年年積聚起來。這幾年西門一帶。略添了一點房屋。所以家母很喜歡他。說他是一個克家的子弟。李清篁只管嘮嘮叨叨的說。梁慧娟心中暗暗好笑。你家哥哥怎樣好。你家財產怎樣多。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心中這麼想。只得呆呆的望着李清篁。李清篁以爲梁慧

娟聽得入神爽性。又接下去說道：「我家哥哥生性是很省儉的，從不肯浪費。只有在嫂子面上很肯用錢。他說一個女人既嫁了男人，男人應該使女人心滿意足，不要使女人有一些不滿意。不高興的地方，曉得嫂子喜歡穿衣服什麼好的料，作剪了來給他做。瞧見洋貨鋪裏到了什麼時式的花邊，他也又買了來給嫂子。這還是衣服一項，人人想得到的，還有許多零零碎碎小事體。小吃局他猜出嫂子喜歡什麼，他買什麼給他。慧娟姊，你不信，你來瞧瞧。」拉着梁慧娟的手，走到梳妝台前，抽開抽斗裏面，全是外國來路貨，花花綠綠的咖啡糖，大一盒，小一盒，每一盒上面俱是有五顏六色的緞帶，縛着煞是好看。李濟篋指指道：「這全是我家哥哥替嫂子買來消閒吃吃的。那櫥裏。」

還有中國的糖菓皆是揀。嫂。子。喜。歡。吃。的。買。了。來。慧。娟。姊。你。想。想。看。我。家。哥。哥。待。嫂。子。算。得。好。了。吧。梁。慧。娟。只。得。笑。了。一。笑。點。一。點。頭。李。清。篁。道。像。這。樣。的。男。人。待。女。人。也。算。很。難。得。的。了。梁。慧。娟。也。只。得。笑。一。笑。點。一。點。頭。李。清。篁。接。着。長。歎。一。聲。道。唉。誰。知。我。那。嫂。子。可。對。不。住。我。家。哥。哥。辜。負。了。我。家。哥。哥。待。他。的。一。番。好。意。因。此。我。家。母。親。也。不。喜。歡。嫂。子。哥。哥。日。久。見。人。心。也。覺。得。嫂。子。不。對。了。我。曾。經。和。母。親。說。過。哥。哥。既。然。和。嫂。子。不。對。了。我。們。家。裏。只。靠。哥。哥。一。人。怎。麼。能。够。使。得。哥。哥。一。日。到。夜。心。裏。不。舒。齊。必。得。另。行。設。法。母。親。搖。搖。頭。道。法。子。很。難。想。因。爲。哥。哥。是。一。個。新。派。人。物。納。妾。這。件。事。決。不。肯。幹。的。要。去。掉。這。個。嫂。子。除。非。只。有。離。婚。離。婚。也。不。難。頂。多。化。兩。三。千。塊。錢。給。嫂。子。做。養。

膳費他也不見得不答應。不過離婚以後，這後來的嫂嫂很不容易尋從前呢。定親做親是老式的訪問，不清鬧到這個局面。這一次我做娘的再也不作主了。總得你哥哥親自揀中的好預備好了。新嫂嫂再退舊嫂嫂不遲……這一番話是母親和我說的。我當時便對母親道：要新嫂嫂有什麼難？好小姐外邊多着呢。不必說別的地方，就是我們學堂裏同學淘裏就有人。材要面孔好的，也有要才學好的，也有要有家當的，也有要做人省儉的，也有……我母親道：你的話不成功，必得你哥哥看中了，方纔算數。我道：哥哥的脾氣，我還不知道嗎？我看中的哥哥也一定不會十分反對的。母親說笑話道：那末你替你哥哥介紹介紹。李清篁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對着梁慧娟臉上儘

管。瞧。梁。慧。娟。心。中。宛。如。小。鹿。撞。個。不。住。不。知。李。清。篁。又。說。出。些。什麼。話。來。嚇。得。兩。隻。眼。睛。定。了。神。不。敢。斜。視。李。清。篁。道。慧。娟。姊。你。想。好。笑。不。好。笑。我。家。母。親。竟。輕。輕。的。將。揀。嫂。子。的。責。任。卸。在。我。身。上。了。我。到。負。了。一。個。媒。人。伯。伯。的。責。任。可。是。學。堂。裏。人。雖。多。究。竟。面。孔。好。文。才。好。人。品。好。性。情。好。尋。起。來。也。着。實。不。容。易。啊。慧。娟。姊。：。：。我。瞧。你。梁。慧。娟。一。聽。暗。道。不。好。他。竟。直。接。說。到。我。頭。上。來。了。不。等。李。清。篁。說。完。便。忙。接。着。說。道。清。篁。姊。你。的。話。却。很。不。錯。人。品。好。面。貌。好。性。情。好。的。人。不。多。但。是。依。我。看。來。包。繡。月。陳。漱。清。張。毓。芬。辛。玉。瑛。這。幾。個。人。總。不。錯。辛。玉。瑛。的。面。孔。最。好。英。文。也。很。有。功。夫。有。一。天。他。邀。我。去。拍。球。我。道。我。還。有。一。段。書。沒。抄。好。呢。他。忙。將。我。一。推。用。鉛。筆。颼。颼。的。代。我。抄。了。字。迹。

又秀勁。又不錯。你不信。明天到學校去。我尋出他抄的那一段書。給你。看你便知道我的話。不是胡說的了。李清篁道。這幾個。人自然也是同學當中的翹楚。不知怎樣。我和他們總沒和你。這樣說得攏。這大概是。有緣沒緣的分別了。朋友當中。也講究。一點緣分。從前我不相信。這一句話。現在我明白了。緣分是中國的舊話。照新學說。比起來。就是電氣。譬如我和你。電氣相合。便是有緣分。電氣完了。便是緣分滿了。不過我自己覺得。和你的電氣。很合。不知你和我。怎樣。梁慧娟笑道。倘然我和你。不要好投契。我也不到你府上來。打擾了。李清篁聽到這句話。忙伸手。過去。拍拍梁慧娟的肩膀。道。你既和我投契。要好。那末。你能常常和我在一起嗎。梁慧娟道。那是我極願意和你常在一起。

做朋友的李清篁道：你肯和我常在一起，我真歡喜得睡不着。不過朋友總難免有分離的一日，想到那時不免要意懶心灰。我今天索性和你說照了吧，我是想不嫁的了。母親哥哥總願意我永遠在家裏，梁慧娟得着了這一句話，突然的對李清篁點了兩點頭道：清篁姊，我也和你一樣，是不願意嫁人的了。李清篁聽了這話，陡然的如兜頭澆的一盆冷水，半句話也說不出。正在這當兒，猛聽得扶梯上砰的一聲，接着有人大哭的聲音。李清篁和梁慧娟兩人嚇了一跳，不知何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汽鞏鈎魂委身成密約 鋼刀簽字流血作收條
話說李清篁特爲備了酒肴，邀了他同學梁慧娟到他家中，小

聚中間李清篁的哥哥李仲英。又從外面回來。鬼混了半日。日灼灼有光。只對着梁慧娟。身旁亂射。梁慧娟好生難受。如坐針氈。幸喜李仲英被鄰居黃家少爺邀了。出去乘汽車赴江灣去。看賽馬。只剩下李清篁和梁慧娟兩人對談。梁慧娟方始心中放下一塊大石。不料李清篁不談別樣。專說他嫂子如何不好。如何和他哥哥李仲英不對。如何要離婚。李仲英待女人如何。如何的有良心善體貼。嘮嘮叨叨說個不了。緊接着又說了許多。稱贊梁慧娟的話。差不多簡直要說明。白他哥哥願意退掉了。舊嫂嫂娶梁慧娟做新嫂嫂。無奈梁慧娟假癡假呆。幾次三番將言語宕了開去。李清篁始終不敢冒昧。吐出舌底的一句話。非常着急。末後聽梁慧娟表明他。也是不嫁的一句話。不覺怔

了。一。怔。忽。的。扶。梯。邊。碎。的。一。聲。接。着。有。人。大。哭。李。清。篁。趕。忙。的。走。至。扶。梯。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小。大。姐。提。了。一。壺。開。水。上。來。沖。茶。不。想。走。到。半。扶。梯。失。脚。跌。下。樓。去。開。水。壺。經。這。一。跌。不。知。滾。到。那。裏。幸。喜。並。未。燙。着。小。大。姐。不。過。十。三。四。歲。的。人。經。不。起。這。一。跌。一。嚇。早。哇。的。哭。了。清。篁。見。了。這。情。形。便。罵。了。小。大。姐。幾。句。自。不。小。心。的。話。早。有。樓。下。娘。姨。將。小。大。姐。扶。到。廚。房。間。內。去。了。李。清。篁。心。中。更。有。說。不。出。的。忿。恨。心。想。我。剛。剛。說。得。有。些。眉。目。正。是。要。緊。關。頭。被。這。小。丫。頭。一。跌。打。斷。了。話。頭。這。時。候。要。重。新。兜。大。圈。子。說。過。來。很。覺。有。些。吃。力。心。中。兀。自。躊。躇。誰。知。那。梁。慧。娟。笑。吟。吟。的。對。李。清。篁。道。清。篁。姊。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去。了。李。清。篁。瞧。了。一。瞧。壁。上。的。鐘。道。早。呢。這。時。候。剛。三。點。敲。過。

何必着急再歇一兩個鐘頭候我家哥哥回來洗好了照片你看何如倘若我拍的不好可換上五百枝燭光電燈在燈下替你重新拍一張你看阿好梁慧娟道改一天再拍罷我每次回校很早這一次到你這裏來倘然回去太晚下次要來時反多周折校長那副外國脾氣不好說話你是明白的李清篁一想也不錯這一次讓他早些回去下一次容易接出來萬一太遲了被梁慧娟的親戚曉得了下次禁止往來那倒討厭於是也不再堅留梁慧娟於是李清篁便一直送了梁慧娟出門歸校如今暫且按下梁慧娟李清篁二人不提再說李清篁的哥哥李仲英到了弄口一看他那朋友黃子材已在汽車門前候着黃子材見李仲英出來皺一皺眉頭道仲英你怎麼橫一蹙

豎一蹻請你你還是不來你瞧瞧什麼時候了仲英陪笑道不要性急我因爲家中來了一個客人因此遲了一步子材道你家裏向來沒有什麼客人今天是禮拜六大概又是你妹子引了兩隻學堂裏的黃毛寡老李仲英道不要瞎說說罷推着黃子材上車李仲英也跟着上去黃子材上了車以後吩咐車夫開到大馬路沙利文車夫點頭黃子材對李仲英道他們兩個人要等得心焦了李仲英笑笑說不會的這時候不定到沒有到呢他們向來是睡晚起晏的人怎麼能和我們比子材道約好了去看跑馬想來不致於過遲的再說一句老實話我們約了他總應該我們先到萬一他們到了瞧不見我們的踪影必定不耐煩的走了那到沒趣仲英點頭道不錯說完了這兩句

之後又接着微微的嘆道我全是陪你湊湊趣其實那個大塊頭又黑又壯眉毛又濃兩只膀又粗我真鼓不起什麼興致子材道少嘆氣你不看金面看佛面他那面孔上雖黑一點壯一點他那皮包裹很不瘦呢仲英道謝謝皮包是他的不見得今天就交給我就是交給我銅錢銀子啥稀奇你既覺得大塊頭好爲什麼你不歡迎却倒送給我呢子材道大塊頭的學問不錯外國話不錯畫點畫也很好不推扳仲英搖搖頭道謝謝學問好的女人最難纏一個不得法我們還要上他的當外國話我也懂也不要他做我的教習畫兩只雞兩只貓就算本領嗎謝謝你不抬舉他我看他那副遠遠裏來的那點風頭還可以媽媽虎虎做一個朋友你一保舉他我格外有些討厭子材道

咦。你。今。日。碰。着。什。麼。天。仙。美。女。了。嗎。要。不。然。怎。樣。說。得。那。大。塊。頭。一。錢。不。值。仲。英。還。未。回。答。車。子。已。到。沙。利。文。黃。子。材。和。李。仲。英。下。了。車。推。門。進。去。四。邊。一。望。見。裏。面。疏。疏。落。落。的。沒。有。幾。桌。客。人。俱。是。外。國。男。女。不。見。中。國。人。黃。子。材。道。咦。怎。麼。這。兩。擋。碼。子。還。沒。有。來。李。仲。英。道。我。不。是。和。你。說。時。候。太。早。嗎。他。們。一。定。沒。有。來。你。還。性。急。煞。催。死。催。活。黃。子。材。道。且。慢。你。瞧。那。緊。靠。裏。面。的。那。兩。個。廂。座。不。是。有。人。嗎。我。們。走。過。去。瞧。一。瞧。李。仲。英。道。你。走。進。去。瞧。一。瞧。子。材。依。言。走。進。去。一。瞧。也。是。兩。座。外。國。吃。咖。啡。的。客。人。並。非。昨。天。所。預。約。之。人。黃。子。材。搖。了。兩。搖。頭。走。到。李。仲。英。身。邊。一。面。口。中。囁。哩。咕。嚕。道。他。們。來。是。必。定。來。的。我。們。等。他。一。會。兒。吧。李。仲。英。也。以。爲。然。於。是。兩。人。揀。了。靠。門。的。廂。座。坐。

下西崽問吃什麼黃子材要了一客冰其淋李仲英搖搖頭道太冷黃子材道美國終年吃冰其淋不算事你究竟沒有出過洋一過八月便不敢吃冰其淋了阿曲阿曲李仲英道小心爲是我不吃吩咐西崽來一杯咖啡黃子材搖搖頭伸伸舌頭道苦得來李仲英道你歡喜冷我歡喜苦各人各歡喜一會兒冰其淋咖啡相繼上來兩人吃了一大半目不轉睛的瞧着門外走進來的人雖有幾個中國女客同着男人走進來却始終不見那所約之人的蹤跡等到冰其淋吃完咖啡喝乾仍舊渺無消息黃子材這時候不覺有些焦灼起來對李仲英道難道有什麼變卦了嗎李仲英冷冷的道難說從前上海灘上專門男人騙女人女人上男人的當現在不比從前了常常女人騙男

人一個。越頭一搭。第二天。害得男人上吊。尋不着繩呢……話猶未了。黃子材拉拉仲英道。來了。來了。李仲英忙定睛看時。果然走進一個女人。正是昨天預約的人。黃子材低低的道。觸眉頭。觸眉頭。還是你這個先來。話猶未了。那走進來的。那人早已一眼瞥見了黃李二人。那人到也大大方方。走到李仲英等廂座裏來。點了一點頭。李黃二人也只得起來相迎。那女人也便挨了進來。坐下。李仲英子細看時。見那女人似乎還不及昨天在影戲館來的。綽約多姿。因爲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瞧得子細。只見那女人的皮膚很爲粗糙。雪花粉雖然堆着。可是白能補救。粗難掩飾。兩道濃眉底下。突出兩隻圓而且大的眼球。球內閃閃作光。這種強烈的眼光。在公衆的場所射了出來。很能

見效很能吸收其餘男子的眼光很能籠罩其餘女人的眼光。到了咫尺相對觀面瞧來又覺得光芒太足只見其暴不覺其媚。這一層李仲英心中先暗暗的搖頭再考察眼以下的部分。又發見兩頰上有幾點黑斑比芝蔴還大一隻巨鼻高懸中央。鼻孔時時的顫動隱隱露出鼻孔內濃厚的鼻毛。李仲英心中暗想外國書上說人體上的毛是一種增加人體美的補助品。但是這位 GERTI 鼻孔的黑毛如何能起人美感。又不禁暗暗的搖了兩搖頭再往底下考察下去。又發見她的嘴脣皮很厚。脣的四邊雖是紅嫩鮮明。然而脣不包齒露出裏面的門齒。一說話時連牙床肉全顯露出來。幸喜牙齒還整齊潔白。還不十分討厭。脣以下又不對了。只爲那人身體肥胖頰下又生出一

重肉來不覺有些擁腫的氣象。李仲英貫注全神拚命的在最短的時間當中，帶細考察黃子材和那人說什麼話。全茫然不解。那女人被李仲英看得出神，自然也有些覺得以爲李仲英是特別垂青呢。向仲英嫣然一笑道：「密司忒……李昨天回去可晚。」李仲英見那女人和他說話只得勉強答道：「還好不算晚。」那女人道：「密司忒李，你們各近還覺得我和密司何昨天回去真不早了。」話還未完，黃子材搶着問道：「密司何怎麼沒有同來？」那女人道：「我去約他，他說家中來一位親戚，略等一等就出來。」叫我先來，恐怕你們等不及走了。」他撲一個空，倒無趣。黃子材笑道：「我們既然約定了，在這裏等，決不會先走。」那女人笑着道：「約好了，人人不來，等得心焦，要我也要不耐煩走了。」黃子

材趁勢和那女人開頑笑道：「嚶呀！照這樣講起來，密司……你
是常常約會別人的了。那女人將眼風向黃子材和李仲英兩
人面上一閃，似乎帶着有幾分薄怒。密司忒黃不要尋開心
我是一向不出來的。昨天恰恰和密司何到卡爾登看影戲會
碰着你們。今天我有些頭痛，想不出來的。我到密司何那裏去
想託他寄個信給你們。說到這裏，目光直注李仲英，又道：「不
他不能先出來，反叫我做寄信的人了。信也寄到了，我頭痛有
些熬不住，我要先走一步。說着，盈盈起立，提了手囊，好像真要
走的模樣。李仲英心中在留與不留之間，還是黃子材熱心忙
立起來，伸過一隻手擋住那女人去路，道：「不要去，不要去，難得
碰着禮拜日，多白相一歇。橫豎密司何就要來了。那女人道：「白

相一歇到嚙。啥不過頭痛。怎樣呢。說着兩隻手緊緊的捏着太陽穴。深深的皺着眉頭。似真是痛不可耐。李仲英明曉得他是裝腔作勢。順口道。頭痛不要緊。大概是昨天睏晚了一刻。此刻吃一杯荷蘭水。醒一醒罷。那女人搖搖手道。不要不要。正說之間。外邊走進一個麗人。年紀二十未滿。十八已過。一張鵝蛋臉。白得如煮熟了。剛剛剝出來。雞蛋白一般。額上幾根稀而且短的前劉海。覆在額上。兩鬢捲了兩個空空鬆鬆的。桃子覆在兩耳。愈顯得那一張鵝蛋臉有趣。眉清目秀。鼻正脣紅。搭配得如畫出來一般。穿一件銀線衫。閃閃作光。下擺和袖口却用藍絲絨闊鑲。有三寸寬衣服甚長。下面繫着一條整花頭元色。印度綢裙。裙下絲襪皮鞋皮鞋。是一種最新式的鞋幫甚淺。鞋尖甚

銳鞋跟甚高。鞋面只用幾根漆皮帶緊緊縛住。空鬆之中。具美術之意。看上去那一雙腳好似外國衣飾公司玻璃窗裏陳設的模型一般。李仲英眼快早已瞧見那人就是大家引領而待的密司何忙推一推黃子材道。密司何來了。黃子材被他提醒。不知不覺的立了起來。搶出去一步向密司何招呼。密司何態度安詳不驚不忙的先嫣然報以一笑。隨後緩步走到他們的廂座裏來。和衆人招呼了一過。瞥見那先到的女人提着錢囊立着。密司何笑道。冰梅姊爲什麼還提着錢囊是剛來嗎。冰梅道。我早來了。我打算要走。密司何道。那不行。我也剛剛來。你怎麼好走。你走我也走了。黃子材搶着道。我們早已留了半天了。不。放。他。走。他。說。頭。痛。呢。密。司。何。笑。道。你。們。不。要。信。他。密。司。徐。的。

頭痛向來有名的是假頭痛他別樣話句句可以相信只有他
說頭痛是一黃陸一格從前我和他同在一个學堂裏讀書校
長是一個外國的女人他最怕學生生病懶惰一點的人只要
推說頭痛什麼功課全不要你做了准許你睡覺冰梅姊常常
不願意做體操的常常推頭痛所以他的頭痛是最靠不住的
你們莫信他冰梅搖手道蕙霞姊你莫談從前的話今天的頭
痛是真的啊說着又舉起手來捏太陽穴何蕙霞伸手過去將
冰梅的手往下一拉道不要裝腔了坐下罷說着又使勁的將
冰梅往下一揪果然蕙霞的氣力比冰梅大早將冰梅揪了坐
下黃子材這時候問蕙霞道密司何吃點什麼蕙霞搖搖頭道
吃弗落剛剛起來不多一歇呢並且此地盡是些甜蜜蜜的東

西。我。不。大。要。吃。說。着。皺。了。一。皺。眉。頭。別。人。皺。眉。頭。總。不。免。現。出。幾。分。苦。相。使。見。者。不。歡。獨。有。這。位。何。蕙。霞。淡。淡。的。眉。毛。秀。嫩。如。初。春。柳。葉。一。般。微。微。一。皺。似。怨。含。顰。愈。形。其。媚。漫。說。黃。子。材。李。仲。英。兩。個。急。色。的。男。子。見。了。暗。暗。的。傾。倒。便。是。同。座。的。那。冰。梅。女。士。也。覺。得。自。愧。不。及。暗。暗。想。道。無。怪。歡。迎。他。的。人。比。我。來。得。多。比。歡。迎。我。來。得。誠。懇。心。中。恨。煞。閻。羅。王。爲。什。麼。不。給。我。一。張。特。別。照。會。他。兀。自。在。那。裏。目。不。轉。睛。瞧。着。何。蕙。霞。癡。望。呆。想。何。蕙。霞。笑。道。冰。梅。姊。爲。什。麼。對。我。發。癡。冰。梅。被。他。這。一。問。急。切。到。回。答。不。出。楞。了。一。楞。道。你。說。不。吃。甜。蜜。蜜。的。這。句。話。我。想。也。是。「黃。陸」的。昨。天。在。寶。利。爲。什。麼。吃。一。客。香。蕉。夾。餅。呢。何。蕙。霞。道。昨。天。是。昨。天。的。話。今。天。真。吃。不。落。我。知。道。了。你。報。我。剛。剛。戳。

穿你假頭痛的仇。因此也說我不吃甜東西。是假的。李仲英插嘴道：這裏要吃鹹點心，也有何蕙霞搖搖頭道：謝謝你鹹的也不要吃。昨天晚上你們不是說到江灣去嗎？怎麼還不動脚。黃子材、李仲英齊聲道：正是因為等你。何蕙霞道：那末快些去罷。再晚一刻，大香櫓要開過了，有什麼趣味。黃子材聽得他催着到江灣，陡然精神百倍，忙招一招手，叫西崽過來算清了賬。一共是兩塊二角錢。黃子材隨手付了他一張五元鈔票。西崽拿去，找了二塊八角錢，放在盆子裏遞給子材。子材因為當着蕙霞、冰梅的面，似乎收回這找來的零頭，太不漂亮，便擺一擺手。西崽會意道：了一聲謝謝你收了去了。於是黃子材、李仲英和蕙霞、冰梅四人出了沙利文。黃子材向自己那部汽車招一招。

手。汽。車。忙。開。了。過。來。何。蕙。霞。拉。着。冰。梅。道。我。們。走。過。街。去。罷。省。得。車。子。調。頭。了。黃。子。材。方。纔。明。白。蕙。霞。自。己。也。另。坐。了。汽。車。來。的。心。中。又。喜。又。懊。惱。喜。的。是。蕙。霞。這。人。果。然。闊。綽。自。家。還。備。有。汽。車。與。他。接。近。將。來。豔。福。無。窮。惱。的。是。本。想。今。日。到。江。灣。去。沿途。在。車。上。可。以。和。蕙。霞。搭。搭。趲。頭。兩。下。裏。愈。混。愈。熟。如。今。各。自。一。車。未。免。失。望。可。是。也。不。便。邀。蕙。霞。和。自。己。坐。一。車。又。不。便。自。己。擠。到。蕙。霞。那。部。車。子。裏。去。一。時。心。上。搖。搖。不。定。不。知。如。何。是好。何。蕙。霞。却。大。大。方。方。對。黃。子。材。和。李。仲。英。道。我。們。各。人。上。車。罷。可。是。一。直。向。江。灣。去。黃。子。材。點。一。點。道。恰。恰。這。時。候。黃。子。材。那。輛。車。子。開。了。過。來。黃。子。材。順。口。道。密。司。何。不。必。跑。過。去。了。我。們。擠。在。一。車。熱。鬧。點。吧。何。蕙。霞。搖。搖。頭。道。江。灣。路。太。遠。太。擠。了。

未免吃力。又低低的道：「一路上人多碰着，熟人到不好回來的時候，再說黃子材會意，明明是允許他回來的時候，再行同車。」黃子材這一喜非同小可，便對蕙霞道：「那末，既不同車，我來替你招呼你那車子過來吧。可是那輛蜜色的轎車嗎？」何蕙霞點頭，黃子材這時候也顧不得馬路上來往的車馬危險，三腳兩步便衝過馬路，叫那車子開過來。於是四人分乘兩車，男女分座，一路風馳電掣，直達江灣跑馬場。黃子材身邊本有許多入場券，便對收票的人一照，四人雅步入場。剛剛這時候第五次賽畢，大看台上一陣歡聲，許多男男女女如潮水一般擁了下來。黃子材見衆人蠢擁而下，惟恐挨擠了，何蕙霞左左右右實行擁護，那面貌不佳的冰梅女士，却交給李仲英、李仲英。

雖是。老大的。不願意。無奈。冰梅。却和他。說長說短。那副。情形。簡直。是承認。李仲英。是他的。臨時。保護人。跑馬。場內。一陣。人擠。之後。接着。第六。次的。馬名。號碼。一一。的懸。掛起來。許多人。擲着。鉛筆。拿着。簿子。瞧着。馬名。號碼。墊起了。脚。伸長了。頸子。在那裏。斟酌。那一。匹馬。好。那一。匹馬。壞。那一個。騎手。好。那一個。騎手。不靈。何蕙霞。問黃子。材道。密司。脫黃。你向。來是。買馬。票的。內行。嗎。黃子。材陪。笑道。內行。呢。這句。話不。敢說。不過。大概。曉得。一點。其實。內行。也是。輸錢。外行。也是。輸錢。結果。還是一。樣。何蕙霞。道。那不見。得吧。如果。盡是。輸錢。的人。一次。輸的。二次。還來。嗎。不說。別人。便是。我一年。當中。我總。要在。跑馬。的上。頭收。進幾。千塊。錢。黃子。材道。咦。那末。密司。何你。到是。內行了。爲什麼。還要。問我。內行。不。

內行的話何蕙霞道因此我奇怪你剛纔那句內行外行全是輸錢的話是不確的了我自己相信我的確是外行我向來買冷馬可是每一次跑馬總有幾次冷馬出現被我買着了買一張抵得買幾十張熱馬呢黃子材笑道哦我們正是同志了我雖曉得一點馬的內容可是也不相信買熱馬也不願意買熱馬專喜歡冷馬不過我的目力和運氣迥然不如你好了每一次在冷馬上頭我總要送掉幾百塊錢所以我現在每一次來頂多身上只帶三五百塊錢錢愈多送脫愈加容易兩人一路說着被許多買馬票的人擠在一叢黃子材深恐人家擠壞了何蕙霞極力伸臂擁護着蕙霞的腰蕙霞半個身體差不多睡在黃子材的懷裏何蕙霞對黃子材道我們擠出去買兩張吧

時候遲了，恐怕買不着了。黃子材道：「也好，兩人使勁的擠出人叢，可是一回頭，瞧不見李仲英和冰梅兩人。」何蕙霞道：「咦，怎麼密司脫李和冰梅兩人不見了呢？」黃子材道：「大概他們也是擠進去買馬票去了。」何蕙霞道：「不錯，冰梅向來歡喜買香檳的，這時候許夾進去買香檳。」黃子材道：「橫豎在這一場裏停一停兒，總可以碰見我們各行。」其是罷，蕙霞點點頭，於是黃何二人擠到買馬票的櫃前，一看那三號五號的櫃前，人已擠滿大家，俱在人頭上伸出手來買票。何蕙霞笑對黃子材道：「這種擠法，便是得着一百八十一，我也不敢願意。」黃子材道：「這種熱馬頂，多分着五塊七角半，爲了七角半，擠得一身臭汗，性命交關，真是不合算呢。」何蕙霞指指那邊道：「你瞧十三號那隻角上，竟沒

一個人我們趕緊去。吧。黃子材點點頭。兩人又擠過了人叢。到了十三號櫃前。一看那十三號的馬票。只賣脫三張。何蕙霞道：「好好。我最喜歡這種冷冰冰的馬。那賣票的人笑了一笑。露出口中金牙齒。對何蕙霞似點頭。非點頭的道：『這隻馬。偷然跑得着。位置至少一票。有一二千塊錢。好分真寫意呀。』何蕙霞被他這一句話。一說。格外高興。忙舉起錢囊。要挖出鈔票。黃子材忙攔住道：『不必不必。我這裏有。』說着。從袋內取出一捲鈔票。問蕙霞道：『你要買幾張？』蕙霞道：『隨便你作主吧。』那賣票的人道：『自然多買的好。』正說到這裏。走過兩個廣東女人。一老一少。兩人各人掏出兩張十元鈔票。一共買了八張。欣欣然而去。何蕙霞催着子材道：『快點。』可惜。可惜。已經賣去十一張了。黃子材被他

這一催更慌了。主意忙問道：你說你說，買幾張？何蕙霞道：十張吧。你看阿好？黃子材楞了一楞，道：也好。正在數鈔票的時候，噹啣啣一陣鈴響，一個外國人已拿着鉛筆一路抄賣出的號碼，停止賣票了。何蕙霞催着道：快點噯，快點噯，就要不賣了，再遲來不及了。黃子材便趕忙的取了五六張鈔票往賣票的人手中一塞。賣票的人也匆匆忙忙的數了一數，道：可是廿五塊？黃子材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廿五塊，只得點了一點頭。賣票人忙撕了五張票子給黃子材。黃子材接過票子便要交給何蕙霞。何蕙霞道：還是你藏在袋袋內好。停一會取起錢來，我是沒有氣力和他們擠的。黃子材笑一笑，道：這十三號不得則已，跑着了。領起錢來不到三四個人呢。何蕙霞笑道：不必管領。

彩的事我們到大看台上去吧。一會兒就要跑了。兩人說說笑笑走上大看台。剛剛立定。那二十一匹馬早已煙塵滾滾跑了過來。只聽見大看台上的看客有的大呼。有的狂喊。有的拍手。有的頓足。一時衆聲並作。和跑馬場內一陣馬蹄聲音相應。何蕙霞與黃子材在這大呼狂喊的聲中也辨不及那一匹馬。第一說時遲。那時快。馬已過了決賽線。勝負已分。衆看客又如潮水一般的擁下看台。何蕙霞與黃子材在看台上也立腳不住。只得也走下台來。何蕙霞道：「不知道我們那一匹十三號怎樣。」黃子材道：「十三號的鞍布是五號。我來看時已瞧不見。或者跑了。」第一先過去了。也未可知。何蕙霞道：「沒有這般巧。」運氣沒有這般好吧。黃子材道：「難說我的運氣不靈。密司何你的運氣蠻。」

好。我。要。靠。靠。你。的。鴻。運。呢。兩。人。一。路。走。着。一。路。還。是。唧。唧。噥。噥。跑。馬。場。上。的。人。瞧。着。也。有。些。奇。怪。但。是。大。家。各。人。顧。着。買。馬。票。對。號。頭。領。彩。洋。忙。個。不。了。也。不。甚。理。會。黃。何。二。人。的。事。那。何。蕙。霞。一。出。看。台。抬。頭。一。看。忽。然。使。勁。拉。着。黃。子。材。的。肩。膀。大。叫。一。聲。道。你。：。看。看。黃。子。材。不。覺。陡。然。嚇。了。一。跳。黃。子。材。向。何。蕙。霞。道。什。麼。事。瞧。什。麼。何。蕙。霞。忙。指。着。那。馬。位。號。碼。牌。道。你。怎。麼。瞧。不。見。黃。子。材。定。睛。看。去。只。見。那。黑。地。白。字。牌。一。連。掛。了。三。塊。第。一。塊。號。碼。是。8。第。二。是。2。第。三。是。13。黃。子。材。看。了。也。不。覺。大。喊。起。來。道。果。然。跑。着。了。三。馬。了。何。蕙。霞。道。我。們。快。去。領。彩。噯。賣。出。去。號。頭。不。多。分。起。來。一。定。很。不。少。呢。黃。子。材。道。我。們。先。去。瞧。一。瞧。黑。板。上。究。竟。宣。佈。出。來。每。人。得。着。多。少。何。蕙。霞。點。點。頭。道。

也好。於是兩人便擠進人叢。何蕙霞忙拉着黃子材道：「且慢。那五張票子呢？」你摸一摸，看不要失掉了。這一句話提醒了黃子材。黃子材趕忙伸手到插袋內一摸，不覺喊了一聲：「哎呀！道不好，不好，沒有了。」何蕙霞道：「你莫急，我瞧見你鬚髯是放在左邊那隻袋內，你再試試看。」黃子材趕忙伸手進去一摸，隨手掏出許多零零碎碎紙頭出來，也有幾張鈔票，也有兩張名片，也有兩張堂子裏的請客票，翻了一翻，那五張十三號的馬票，邀天之倖，居然夾在當中。何蕙霞道：「還好，還好。」黃子材一面將那五張馬票交給蕙霞，道：「你替我拿一拿，待我將這種零零碎碎的破紙頭收好。」正在這當兒，只聽見一陣譁噪的聲音，道：「九百五十八九百五十八，奇怪，奇怪，寫意，寫意，何蕙霞聽得明白，忙對

黃子材道：你聽見嗎？每票得着九百五十八。黃子材道：不見得。有這許多吧？何蕙霞道：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你不信？去看黃子材道：那末你呢？何蕙霞道：我麼？不進去了。你去看了來。再說。我在這裏等着。你黃子材道：你不要動脚。一走散了我尋不着你。何蕙霞道：我不走開。你怕我帶了你的馬票逃走嗎？黃子材道：笑話。笑話說完了，便擠進人叢，挨到黑板邊去。看果然三馬是十三號。每票分着九百五十八元。黃子材這一喜非同小可。忙又擠了出來，尋何蕙霞。可是蕙霞已不在那老地方。黃子材心裏想：不好。怎麼不見了呢？四面尋找，急得滿頭是汗。幸喜蕙霞穿的那件銀絲衣服，光彩特別，尙容易辨認。剛剛走過咖啡室，只見何蕙霞坐在裏面一張小方桌上。對子材招手。子材忙走過。

咖啡室問蕙霞道你爲什麼跑到這裏來累得我尋你不着何
 蕙霞道你別急坐下來我對你講黃子材只得依着他的話坐
 下西崽走過來問要吃什麼黃子材一心只在那馬票上但搖
 了兩搖頭西崽走了開去以後何蕙霞低低的對黃子材道險
 極了險極了黃子材問什麼何蕙霞道剛纔你不是將那五張
 十三號的馬票交給我嗎旁邊就有人瞧見了當時你我全不
 留神你去了我只瞧見兩個穿黑華絲長衫戴打鳥帽的人向
 我身旁子細打量那種目光見了煞是害怕我一想你又不
 旁邊我一人立在那裏袋內票子雖然只有五張數目併算起
 來到有四千多塊倘然有意外銅鈿銀子是小事體一場空歡
 喜豈不無趣嗎因此我心生一計到咖啡室內坐着候你究竟

在屋子裏面我獨據一張桌子屋子裏有這許多西崽和吃客可以不必怕他剛坐定了呷了杯紅茶牛奶你倒來了黃子材道哦原來如此我一瞧你不在原處我真一急何蕙霞微笑道大概你又疑心我是拐了你的馬票跑了黃子材道你是拐票子的人嗎你真錯疑心我了你快點喝掉這杯牛奶去領彩去吧遲了又要跑第二次了何蕙霞聽了便又呷了一口牛奶還有半杯不吃了付了一塊錢給西崽和黃子材直向領彩處而來那頭馬二馬領彩處還是擁擠了許多人何蕙霞一看對黃子材道你看頭馬只有五元七角二馬也只有六元一角怪不得有這許多人呢這是我們買冷馬的上算了黃子材也笑了

一笑兩人走進那三馬領彩處只見裏面立着兩個人原來正

是剛纔在黃子材先一步買票的那兩個廣東女人那廣東女人也認識黃何二人這時候廣東女人認黃何爲同志不由的點了一點頭笑了一笑便向何蕙霞道你們買了幾張何蕙霞道豎了一豎五個指頭那廣東女人道好運氣好運氣說時那另外一個年長的廣東女人已將鈔票點好用手巾包了和年輕的道我們走罷廣東人走了以後接着何蕙霞走到櫃前珍重的將五張馬票取出交與付彩人那付彩的人將五張馬票逐張的看了一看又數了一數一面用算盤壓好滴瀝搭落算了一算說道共總是四千七百九十塊何蕙霞一時回答不出忙迴過頭來問黃子材道可是四千七百九十塊嗎黃子材也回答不出因爲心裏喜歡極了一時竟不會合算那付彩的人

道。一。張。九。百。五。十。八。元。你。一。共。五。張。五。九。四。千。五。五。二。百。五。五。八。得。四。十。共。總。合。起。來。不。是。四。千。七。百。九。十。塊。嗎。黃。子。材。點。點。頭。道。是。的。是。的。那。發。彩。的。人。微。笑。道。對。不。對。當。場。算。明。上。下。幾。千。塊。推。扳。不。起。欸。一。面。說。着。一。面。從。裏。面。抽。斗。內。將。一。紮。一。紮。的。鈔。票。交。給。何。蕙。霞。何。蕙。霞。一。數。一。紮。是。十。疊。一。疊。是。一。百。塊。共。總。先。交。了。四。紮。另。外。將。一。紮。解。開。取。了。兩。疊。和。十。元。下。來。其。餘。七。百。九。十。元。又。一。一。交。給。了。蕙。霞。蕙。霞。是。買。馬。票。的。老。手。不。憚。須。勞。一。紮。一。紮。一。疊。一。疊。的。數。過。一。些。不。錯。蕙。霞。數。完。了。皺。一。皺。眉。頭。道。這。些。鈔。票。拿。起。來。真。討。厭。黃。子。材。道。還。是。分。開。來。罷。各。人。身。邊。放。一。點。何。蕙。霞。道。不。好。還。是。紮。在。一。起。你。緊。緊。的。拿。着。好。了。黃。子。材。點。點。頭。於。是。蕙。霞。檢。出。他。一。塊。印。度。綢。大。

手帕攤開來，將四千七百九十元鈔票一股腦兒包好，交給黃子材。拿着黃子材笑道：「買馬票原爲想得彩，得着了，拿起來又很不便當，倒反沒有從前那樣自由了。」兩人說着，一路踱出領彩的地方。何蕙霞道：「依我說，今天還是早一點轉，你想提着這一大包鈔票在人叢中擠來擠去，很不妥當，還是早點走罷。」天理良心，今天出了二十五塊錢，得着四千七百多塊，還要怎樣呢？不必貪心不足了，你還想得香檳嗎？」黃子材一想，他這話不錯，便道：「那末我們走吧。」蕙霞道：「要走快走，遲一刻人又要擁擠起來了。」黃子材點點頭，兩人便雅步而出。走過咖啡室，黃子材忽然想起徐冰梅和李仲英二人，笑着對何蕙霞道：「我們贏銅錢，贏得發昏了。」李仲英和那位密司：：何蕙霞道：「是徐冰梅。」

嗎。黃子材道。那位密司原來姓徐。我昨天問了。一問沒有在意。今天忘了。何蕙霞道。到了明天恐怕連我姓什麼。你也要忘了。黃子材聽說用手拉了一拉。何蕙霞的皓腕道。那是萬萬不會忘記的。恐怕今生今世也忘記不了的。何蕙霞道。你不提冰梅。連我也忘了。他們兩人真是奇怪。怎麼進了跑馬場一回頭便丟了。他們黃子材道。我們去尋他一尋。既是同來。還是同去。何蕙霞向黃子材笑了一笑。道。難道不許他們先走一步嗎。我們癡呆呆的等他。那真無趣了。橫豎有兩部車子。我和你出去看一看。如果那部車子還在那裏。便招呼他留在這裏等候着。他們你便同我坐了。我的車子先去。豈不省事嗎。黃子材一想。此計甚妙。並且自己。和何蕙霞同車。而回。正中下懷。求之不得。

呢。於是黃何兩人一同出了跑馬場。何蕙霞四面一望道：「我的車子在那裏呢？」兩人便走到車旁。何蕙霞的車夫忙開了車門。何蕙霞道：「且慢。」同來的那部車子呢？車夫用手一指正，停在何蕙霞的車子對面。何蕙霞便對黃子材道：「那末你走過去招呼他一聲吧。」我先上車，等你黃子材點頭走過去，交代自己坐來那輛車。車夫道：「我另外坐車子回去了。」你在這裏候着吧。李先生出來的時候，請他坐了這車子回去。便了。車夫點頭。黃子材交代明白以後，趕忙走過去，上了何蕙霞的車子。車夫關了車門，開機直往上海方面，而回車過靶子場。何蕙霞問黃子材道：「我們此刻到那裏去呢？」黃子材道：「我橫豎今天沒有什麼事，隨你的便。」便了。何蕙霞道：「你坐我的車子，我應該問你要到那裏，我便。」

送你到那裏黃子材微笑道不瞞你說自從昨天看見你以後我的魂靈身體一齊全失了權柄交給你了你叫我到東我便到東你叫我到西我便到西怎麼你問我呢何蕙霞笑道你真有這般好說話嗎果然如此我便將你販到外國去賣作豬仔你肯嗎黃子材道只要你也去做豬仔我便跟着你去你不去我也不去何蕙霞笑道豬仔我是不做的黃子材道你不做豬仔叫我做豬仔你的良心未免待我不好何蕙霞道這是一句笑話老實說男人和女人夾在一起總是女人上男人的圈套女人總是吃虧的黃子材道照這麼一說你和我在一起你要上我的圈套了快點快點停一停車子讓我下去你當心不要上了我的圈套何蕙霞聽到這一句話忽的將身體斜轉緊靠

在黃子材身上道你叫我放你下去我偏不放你下去看你怎樣黃子材想不到何蕙霞這樣忽然的縱體入懷真是出乎意外便也趁勢低下頭來緊緊的和蕙霞的耳朵靠着說道你叫我下車我也不下車了何蕙霞星眸一轉頓時萬種深情全從兩個眼球傳電傳到黃子材的眼球裏去這時候黃子材也不知是喜也不知是懼也不知是酥也不知是酸昏沉沉的不知身在那裏不過明白自己懷裏擁着一個新知何蕙霞罷了兩人相偎相倚了好一會黃子材道不好車子不知開到那裏去了何蕙霞微笑道放心點我早已交代他了等到你這時候來問已是來不及了你頭伸出車外瞧瞧到了那裏了黃子材一看只見一邊是蔓草荒煙一面長江浩蕩車子正在煤屑路中

疾馳定一定神道。哎呀。這不是到吳淞去的那條軍工路嗎。何蕙霞道。正是黃子材道。我們到吳淞去嗎。何蕙霞道。我也不一定路遠一點。只有吳淞了。黃子材這時候心中陡的一清楚。暗想。不好。這何蕙霞我昨天纔見面。根底不甚摸得靈清。看他的神氣。却是儀態萬方。很像一個名門巨閥。怎麼車中忽的這般輕狂起來。於大人家的身分不合。那也不去管他。也許是和我特別要好。怎麼又到這吳淞荒深寂寞之區。來天色又漸漸的黑了。不要我黃子材做了蓮英。何蕙霞做了閻瑞生。那到是一件奇事呢。再一瞧自己。那一大包鈔票。端端正正放在車墊的角上。格外胆寒。自家相信。倘使沒有這一大包鈔票。或者還不至於有意外的危險。如今深恐他們有見財起意的舉動。我做

了蓮英的替死鬼那真冤枉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的車子戛然而止那汽車夫敲了一敲玻璃門道大小姐請下來黃子材嚇得魂不附體心想一定是動手了那何蕙霞不慌不忙的問道啥事體汽車夫道車子出點小毛病要修一修修理的小傢伙在車墊底下要請立起來拿一拿黃子材聽了這話方纔放心一半於是同何蕙霞下車何蕙霞却很細心早將那印度綢包紮的一包鈔票隨手帶下來對黃子材道車子修理起來總有一刻我們坐在車內豈不氣悶隨便沿着江岸踱踱黃子材道也好這個地方一面長江一面荒田正是人跡不到之區軍工路上除掉幾條車轍什麼也沒有何蕙霞當然也無所避忌和黃子材並肩徐步一隻手還挨在黃子材的臂內兩人說說

笑笑一路走走不覺已走到江邊。這時候剛剛一隻雙煙鹵大輪船航過。一陣回浪正沖刷得江岸浩浩有聲。何蕙霞道：「輪船走過回浪竟如此的厲害。如果有人跳下去，浪頭一捲，一定要一命嗚呼了。」黃子材道：「平常的人跳下水去，漫說有浪的大江，便是小河小池也很爲危險。至於會泅水的人，在海裏還要游泳，莫說是荒岸的淺灘，決不要緊的。」何蕙霞道：「密司忒黃，你呢會游泳嗎？」黃子材道：「我在青島讀書，讀了五年學問，自家相信得着的。有限游水一門，倒很有些獨得之秘。像這一點點黃浦灘，真不算稀奇。我還嫌這水齷齪呢。倘然水乾淨一點，我便跳下去游泳。一刻給你看，何蕙霞聽了他這一番話，頗有些詫異的樣子。目不轉睛的對着黃子材，上下打量黃子材，也乖巧笑。

道密司何你不相信。可要試驗試驗。我便做一個小游泳。給你
看。何如說着。好似要脫去衣服的樣子。何蕙霞忙拉住他道。不
必不必。天氣這樣冷。跳下去。生出病來。那是何苦。黃子材道。不
要緊。不要緊。說着。真個要解衣鈕了。何蕙霞道。改一天氣候和
暖一些。我再來看你游泳罷。今天不必了。時候又不早。趕緊走
罷。在這荒煙蔓草人跡不到之處。有什麼趣味呢。黃子材露出
怏怏不快之狀。道。我已有兩個月不游泳了。正動了游泳的興
致。被你攔住了。週身覺得不大舒服。好像長遠沒有沐浴似的。
何蕙霞道。你提起沐浴。倒引起我的沐浴。一件事來。今天跑馬
場裏一跑灰沙。吃得不少。我想此刻到那裏去。沐浴清爽。清
爽。恣好了。再吃飯。黃子材道。上海這樣一個文明地方。太不開

通一個女浴堂也沒有女人真不便當何蕙霞道女浴堂從前
三馬路相近外灘的地方四層樓上開過一所是德國女人開
的後來德國人打仗回國那女浴堂也關了新近法租界朱葆
三路新開了一所據說也是一個外人開的可是我沒有去過
黃子材道那末我便同你到那裏去何蕙霞搖搖手道聽說那
裏不招待男子你去幹什麼黃子材道那末我送你到門口你
進去沐浴我坐在車子裏等你便了何蕙霞道那末免太對不
起你了並且還這種陌生的地方一個人去怪沒有意思的還
是到別地方去罷黃子材問道密司何你會說東洋話嗎何蕙
霞搖搖頭道不會黃子材道可惜你不會不然我同你一同到
虹口東洋浴堂裏去男女在一個浴堂裏彼此可以瞧得見那

不。很。有。趣。嗎。何。蕙。霞。忙。將。頭。一。低。臉。上。不。禁。紅。了。起。來。道。那。萬。萬。使。不。得。的。真。要。難。為。情。煞。了。兩。人。一。路。走。着。一。路。說。着。忽。的。後。面。有。人。喊。道。喂。不。要。走。黃。子。材。倒。不。覺。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原。來。是。汽。車。夫。在。那。裏。招。手。何。蕙。霞。道。大。約。是。車。子。修。好。了。我。們。快。點。走。過。去。上。車。罷。黃。子。材。道。這。時。候。還。趕。到。吳。淞。去。嗎。何。蕙。霞。道。吳。淞。那。裏。人。少。點。清。靜。些。黃。子。材。道。你。這。部。車。子。已。經。出。了。一。次。毛。病。了。萬。一。再。出。毛。病。來。不。得。去。不。得。半。路。上。拋。錨。很。討。厭。了。何。蕙。霞。道。那。末。還。是。回。轉。去。吧。黃。子。材。道。你。要。遛。浴。淵。東。太。東。亞。東。皆。有。遛。浴。間。也。很。便。當。呀。何。蕙。霞。道。那。些。地。方。難。免。要。碰。見。熟。人。其。實。我。們。客。客。氣。氣。夾。夾。朋。友。原。不。要。緊。外。人。嘴。臭。造。些。謠。言。讓。我。家。哥。哥。知。道。反。為。不。妙。我。家。哥。哥。我。原。

不怕他不過總是少一句閑話的好此時兩人一路行來已經將及汽車旁邊黃子材催着向蕙霞道那末到那裏去呢坐着汽車在麥田裏兜圈子總不是一件事啊何蕙霞低着頭不響停了一會斜轉秋波對黃子材一瞬道我還是隨你便黃子材細味他這一句話又不覺筋酥骨軟忙道近安路滄海旅館很清靜那邊全是外國人沒有什麼閑人你可以去嗎何蕙霞凝了一凝神似乎考慮了一會臉上微微一紅道也好那也好兩個字聲音很低說得含糊不清到是黃子材聽了非常心滿意足催着何蕙霞上車兩人上了車車夫不明白他們倆已經改變方針仍舊望吳淞前進何蕙霞對車夫道吳淞不去了開回大馬路車夫依言撥轉車頭黃子材問何蕙霞道何不一逕叫

他開到滄海旅館。豈不省事。何蕙霞輕輕的用臂膀碰了一碰。黃子材道：「好不好？還是要到沙利文轉一轉，打發車子回去。」那末家裏可以不知道了。黃子材道：「此計甚妙。」車行片刻，早過楊樹浦百老匯路，轉過白大橋，黃浦灘回到大馬路。沙利文下車以後，何蕙霞對黃子材道：「你先進去，待我來交代車夫幾句話。」黃子材也知趣，曉得他與車夫掉搶花子材在旁，自不便說。於是子材提了一包鈔票，先進沙利文。何蕙霞不知與車夫如何如何說了半日，約摸有五分鐘模樣。何蕙霞方進沙利文。黃子材道：「怎麼和車夫談了這半天？」何蕙霞道：「這個車夫有些阿木林，怎樣掉鎗花，他還不懂，必得一句一句的交代明白了他。」方敢回去。黃子材道：「現在車子回去了，我們何必在這裏呆坐。」

一會兒吃夜飯的客人擠滿了。非常沒趣。我們還是一逕到滄海旅館裏去罷。何蕙霞略點了一點頭。兩人便立着喝了半杯可可茶。由黃子材掏了一塊錢給西崽。出了沙利文。喊了兩輛黃包車。直向滄海旅館而來。他們兩人剛剛從汽車上跳下來。改坐黃包車。自然覺得格外慢。加了黃子材一團高興。恨不得立刻到了滄海旅館。如此這般。達其目的。因此在黃包車上。連頓足不住嘴的大罵豬糞。快點快點。到是何蕙霞在車上。態度安閑。並不十分着急。兩輛車子一前一後走了好一陣。方到滄海旅館。自有西崽接應。開好了一間樓上僻靜一點的。七十二號房間。那滄海旅館一切悉照西洋人的組織。西崽非常恭順。真是不召不敢入。黃子材和何蕙霞進了七十三號房間。以

後子材到也不客氣輕輕將門一關括的一聲隨手將門鎖上。何蕙霞聽得鑰匙聲響迴轉頭來對黃子材一瞧道鎖他作甚。黃子材這時候已是止不住的心頭突突的一陣跳喉嚨說話的聲音也變得似啞非啞的答道自然是鎖了的好鎖門以後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燈一榻亦足以暢叙幽情那也不必細表約摸過了兩個鐘頭黃子材喚進西崽預備了兩客大餐他和何蕙霞對坐飽餐一頓依着黃子材的意思還要留住何蕙霞在滄海旅館權宿一宵何蕙霞執意不肯道整夜的不回去。家庭之間十分交代不落看一看看手表已是將近十點鐘黃子材道早得很呢忙什麼何蕙霞道我敲過十點鐘一定要走因爲我還要到別的小姊妹那裏轉一轉我預先交代車子在那。

裏等候一不接頭便要鬧出岔子反爲不美黃子材這時候對何蕙霞憐惜備至便也不忍十分的相強彼此又坐談片刻何蕙霞見到了十點鐘便央着子材送他出去他說這一帶路上冷靜得很常常有酒醉的外國人偷然被他無理糾纏真要嚇煞人黃子材道那末我叫我的車子來送你回去吧何蕙霞搖手道那更不妥容易被人瞧出破綻將來後會爲難還是一路走出去僱一輛黃包車分途走散爲妙黃子材也覺得他思慮周密便釘着問蕙霞後會之期蕙霞躊躇一下道今天是不見得再見了明天卡爾登換新片子我們還在那裏碰頭先到先等你道阿好黃子材點了一點頭道我恨不得馬上捱過今天這一夜再捱過明天這一天一霎眼就是明天夜裏那纔快

活呢。何蕙霞一面對着壁上掛鏡梳掠雲鬢。一面微笑道。你也太性急了。說完。這句話催着子材付了滄海旅館的錢。又更多的賞了西崽二十塊錢。西崽自是稱謝者。再兩人正要出門。黃子材天良發現。忽然停住了脚。重新將門關上。指指手中那一包鈔票。對何蕙霞道。今天你幫我贏來這一筆錢。我還沒有分給你呢。你要多少。說着。要解開手帕數點鈔票。何蕙霞忙攔住道。不要。你買着的馬票。何必分給我。下次我買着了。也不分給你。黃子材道。橫豎意外之財。你隨便拿點去買點白相傢私。何蕙霞突然面孔一板。道。密司忒黃。你不要錯認了人呀。黃子材見何蕙霞忽的面孔一板。不覺吃了一驚。又聽得何蕙霞說出斬釘截鐵的話來。心中不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何蕙霞

又。接。着。道。銅。錢。銀。子。算。什。麼。這。三。五。千。塊。錢。漫。說。你。分。給。我。一。些。便。是。全。送。給。我。我。也。不。稀。罕。你。莫。會。錯。意。將。我。當。作。一。種。金。錢。主。義。的。女。人。黃。子。材。聽。他。說。了。這。一。番。話。心。中。異。常。欽。佩。曉。得。何。蕙。霞。是。一。個。大。來。頭。決。非。見。錢。眼。紅。的。人。不。覺。深。悔。剛。纔。動。之。以。利。的。孟。浪。連。忙。向。何。蕙。霞。陪。笑。道。不。要。動。氣。不。要。動。氣。我。也。不。是。送。錢。給。你。不。過。打。着。了。馬。票。大。家。得。一。個。彩。頭。高。興。高。興。你。既。不。肯。賞。收。那。末。我。明。天。到。先。施。公。司。去。買。一。件。好。白。相。的。紀。念。品。送。給。你。吧。何。蕙。霞。道。你。送。我。的。禮。我。當。然。收。的。預。先。說。明。一。聲。我。送。你。的。禮。你。也。要。收。不。收。我。不。答。應。黃。子。材。笑。着。點。點。頭。於。是。黃。子。材。只。得。提。着。綢。帕。包。裏。的。鈔。票。和。何。蕙。霞。走。出。滄。海。旅。館。這。時。候。雖。未。深。夜。但。是。滄。海。旅。館。那。一。帶。馬。路。

却很冷靜除了嗚嗚幾輛汽車而外黃包車和路旁行人竟不多見黃何兩人却聯臂走着走過兩條馬路恰巧前面有一輛空的黃包車停着黃子材道只有一輛車子你坐上呢還是同走一程再說何蕙霞看了一看手表躊躇了片晌道橫豎我們倆不同路我先走一步遲了便要誤了小姊妹那裏的約會了黃子材道也好便喚住了黃包車何蕙霞和黃子材說一聲明天會也不講價錢坐了上手往前面指一指車夫飛奔而去黃子材立着呆看何蕙霞在車上還回過頭來對黃子材瞧了兩瞧可惜那車夫跑得飛快電燈黯淡當中頃刻之間早已瞧不見何蕙霞的倩影了黃子材沒精打采的四面一望見沒有空車正要往前走忽的馬路轉角上顯出兩個黑影晃了一晃

說時遲那時快。兩個黑影當中忽的晃出一個人來。却是矮矮的身材。穿着一套黑色短衣。搶先一步掠過黃子材的身旁。故意和黃子材一碰。黃子材此時一心一意。在何蕙霞身上。見何蕙霞走了。正自一肚皮的不高興。如今見人碰他一碰。不由得怒從心上起。開口便罵了一聲。眼睛在那裏一言未了。那黑色短衣的人也立住了脚。回聲道。你罵什麼。黃子材正要回罵。第二聲時不提防。右手提着的那包鈔票。好似猛的被人一奪。這時候黃子材注意。罵那黑衣的矮人自己。右手提着的東西。沒有留神。一鬆手。間那包鈔票。早已被後邊那人搶着。黃子材這時明白了。有人搶他的鈔票。忙撇開了那碰他的黑衣人。伸手過去。將搶鈔票的人衣角拉着。不放口中喊道。你你你搶物事。

嗎。那。搶。鈔。票。的。人。戴。着。一。頂。打。鳥。帽。穿。了。一。件。長。衫。見。黃。子。材。拉。着。他。不。放。回。頭。惡。很。很。的。對。他。道。識。相。點。黃。子。材。那。裏。肯。依。仍。就。死。命。的。揪。住。他。不。放。搶。鈔。票。的。人。只。顧。護。着。那。一。包。鈔。票。不。肯。伸。手。和。黃。子。材。對。抗。此。時。那。先。前。碰。他。一。下。的。那。黑。衣。人。走。過。來。攔。住。黃。子。材。道。放。下。黃。子。材。那。裏。肯。依。那。黑。衣。人。道。你。不。放。嗎。是。要。等。收。條。麼。說。着。便。暗。暗。的。舉。起。手。來。提。起。一。把。不。滿。三。寸。長。的。尖。刀。對。黃。子。材。的。手。臂。上。劃。了。兩。劃。口。中。譏。道。簽。字。的。收。條。在。這。裏。黃。子。材。猛。的。覺。得。手。臂。上。冰。涼。的。一。刺。知。道。不。妙。忙。縮。轉。手。來。那。搶。鈔。票。的。人。飛。也。似。的。跑。了。黃。子。材。再。一。迴。頭。那。持。刀。刺。他。手。臂。的。人。也。不。見。了。再。一。凝。神。見。手。臂。上。兩。條。傷。痕。鮮。血。流。個。不。住。黃。子。材。這。時。候。又。驚。又。痛。追。又。不。是。喊。

又不敢正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只見前面來了一個。人欲知那人來者是誰。黃子材是否。追回鈔票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老妾挾黃金招人入彀 新知謀企業協約收功

話說黃子材同何蕙霞在江灣跑馬場裏買着一張十三號的冷馬得着四千七百九十塊洋錢。當時喜極欲狂。遂攜着鈔票也來不及等同去的李仲英徐冰梅兩人便同着何蕙霞乘車回到上海。在沙利文下車轉了一轉。由何蕙霞掉了一個槍花。將汽車打發回去。兩人一直向滄海旅館中開了一間房間。暢叙片時。臨行之際。黃子材良心發現。覺得萍水相逢。怎好打攪。便要分點鈔票與何蕙霞。蕙霞執意不要。黃子材心中格外佩服。何蕙霞人品高尚。不是可以動之以利的一路送他出了滄。

海。旅。館。眼。見。他。上。車。走。了。以。後。沒。精。打。彩。正。想。回。去。不。提。防。馬。路。轉。角。上。轉。出。兩。個。強。徒。竟。輕。輕。的。將。他。手。中。一。包。四。千。七。百。多。塊。錢。的。鈔。票。搶。去。手。臂。上。還。被。刀。尖。劃。了。兩。條。傷。痕。血。流。不。止。正。在。又。驚。又。恨。進。退。維。谷。的。時。候。果。然。前。面。走。過。一。個。人。黃。子。材。眼。快。遠。遠。的。瞧。着。好。似。一。同。到。江。灣。去。的。好。朋。友。李。仲。英。但。是。心。中。想。着。仲。英。是。夜。裏。喜。歡。熱。鬧。的。人。決。不。會。這。時。候。到。這。冷。靜。地。方。來。或。者。不。是。李。仲。英。正。在。猜。疑。之。際。那。人。已。走。至。黃。子。材。面。前。黃。子。材。借。着。路。燈。燈。光。子。細。一。瞧。果。然。正。是。李。仲。野。那。李。仲。英。却。興。匆。匆。的。直。往。前。走。並。沒。留。神。路。旁。受。傷。的。黃。子。材。子。材。便。喊。道。仲。英。你。到。那。裏。去。仲。英。忽。然。聽。見。有。人。喊。他。吃。了。一。驚。迴。頭。看。時。見。是。子。材。不。覺。連。呼。奇。怪。問。道。你。你。你。怎。

麼在這裏等誰黃子材道我不等誰你瞧瞧你瞧瞧說罷持着那隻鮮血滿臂的手給李仲英瞧李仲英道怎麼出血了是車子上跌下來碰傷的嗎黃子材歎口氣道不是不是我遇着強盜了被刺……李仲英這一嚇非同小可顫着聲音道你中槍了嗎我快點送你到醫院去黃子材搖搖頭道不必不必不是中槍是被匪徒劃了兩刀李仲英道刀傷也很要緊現在趕緊到醫院罷左右還沒有醫院呢這便怎麼好黃子材道最好先尋到一個巡捕來追賊追賊要緊我手臂上的傷我覺得不甚要緊李仲英道賊是早已走了你瞧四面連人也沒有別說賊了你到那裏去追賊有什麼你的金表給他們搶了去嗎黃子材道金表還在身上李仲英道那末沒有搶去什麼東西呀黃

子材發急道：「你你不知，道我有一大包鈔票被他搶去了。」李仲英道：「多少？」黃子材道：「有四五千塊錢呢。」李仲英道：「你出來那裏帶這許多呢？」黃子材道：「不是是買馬票贏來的。」李仲英笑了。一笑道：「怪不得你贏着了錢，怕我拆你的梢趕不及的。」同着那密司何先溜了呢。唉，報應報應。黃子材道：「你不必再笑我了。」李仲英道：「全搶去了嗎？」黃子材道：「可憐，我在江灣包好了一塊錢，還沒有用呢。」李仲英笑道：「譬如做了一場夢，總算還好，留下兩條傷痕做個紀念品。」黃子材道：「不要取笑了，好不好？」起先不覺得，這時候，手臂上的傷痕一陣一陣痛得緊起來了。李仲英道：「別忙，出血過多人，很吃虧的。」趕緊先用一塊絹頭將傷口紮好了。要緊說着，李仲英便將自己那一塊香氣撲人，真麻紗的。

絹頭替黃子材紮好。黃子材道：紮好了。我們可以去尋巡捕去。李仲英道：恕不奉陪。你一個人去罷。我還有要緊的事呢。黃子材道：你有什么要緊事？李仲英微笑道：那密司徐還約好了。我這時候恐怕他要在那裏等我呢。黃子材道：寫意寫意約在什麼地方？李仲英指指前面道：在滄海旅館。我不是因爲到滄海旅館來也走不到這裏呢。黃子材忙舉起那隻帶傷的手搖了兩搖道：滄海旅館萬萬去不得。萬萬去不得。李仲英道：爲什麼去不得？黃子材道：我剛纔不瞞你說，也是從滄海旅館出來走了這幾步路，便闖了這禍，蹣着強盜將鈔票搶去，自己還受了傷。李仲英笑道：你是馬票打着了，害了你。我身邊沒有你那末闊怕什麼？你不知道嗎？上海灘上越是有銅錢的人越不敢走。

路。黃。子。材。道。不。我。還。疑。心。何。蕙。霞。和。徐。冰。梅。兩。個。女。人。不。是。好。路。道。不。然。我。怎。麼。會。在。這。裏。遇。劫。呢。李。仲。英。聽。了。他。這。話。到。也。怔。了。一。怔。心。想。這。到。言。之。有。理。我。不。要。再。陷。入。虎。阱。鬧。出。些。別。的。笑。話。來。李。仲。英。便。對。黃。子。材。道。依。你。之。見。怎。樣。黃。子。材。道。依。我。之。見。你。滄。海。旅。館。簡。直。打。斷。念。頭。不。必。去。你。同。我。到。醫。院。裏。去。敷。一。點。藥。定。一。定。神。再。作。計。較。李。仲。英。道。不。去。呢。原。不。要。緊。不。過。虛。約。了。他。累。得。他。久。候。明。天。如。何。見。他。黃。子。材。道。上。海。灘。上。尋。女。人。不。知。要。幾。千。幾。萬。攆。掉。一。兩。個。算。什。麼。稀。奇。我。總。覺。得。昨。天。遇。見。這。兩。個。女。人。總。不。是。好。東。西。你。去。兇。多。吉。少。李。仲。英。點。點。頭。道。那。末。再。商。量。我。先。同。你。到。醫。院。裏。去。兩。人。要。喊。黃。包。車。時。一。輛。也。沒。有。只。得。慢。慢。的。走。着。走。過。馬。霍。路。便。有。了。黃。

包車兩人各自坐上一輛黃子材道還是到濟仁醫院去吧剛上了車拉不多遠李仲英忽然喊住了黃子材的車子他說道我想你這手上一點不要緊的傷也不必大驚小怪到醫院並且醫院也太遠多耽擱了時候出血過多反爲不美你瞧這裏不是朱筱田的醫室嗎小田是一個德國醫生他和我很要好我們下車進去請他替你敷一點藥紮上繃布只要止痛生肉便行了這種頑意兒還不是西醫的拿手戲嗎黃子材一想也不錯便吩咐車子靠着朱筱田那門口停下來李仲英一面付了車錢一面敲門進去問朱醫生可在家開門的是一個小學徒面孔生得雪白乾淨點點頭道在家可有什麼事李仲英道我的朋友手上受了傷請他來看一看小學徒認識李仲英是

來○過○的○熟○人○便○引○入○會○客○室○坐○下○上○樓○通○報○不○一○刻○朱○醫○生○下○
來○了○身○上○穿○一○套○洋○裝○脚○下○却○拖○着○一○雙○拖○鞋○見○了○仲○英○道○哦○
原○來○是○你○好○久○不○見○了○仲○英○道○閒○話○少○說○我○無○事○不○登○三○寶○殿○
我○這○朋○友○密○司○忒○黃○他○手○臂○上○被○人○用○刀○割○了○兩○下○請○你○給○他○
一○些○藥○紮○一○紮○好○朱○筱○田○點○了○一○點○頭○伸○手○過○來○拉○着○黃○子○材○
的○手○先○替○他○解○開○那○條○麻○紗○手○巾○這○時○候○麻○紗○手○巾○上○面○已○經○
有○血○斑○沁○出○朱○筱○田○隨○手○將○手○巾○擲○在○地○上○先○將○黃○子○材○的○創○
痕○子○細○看○了○一○看○問○道○什○麼○時○候○被○割○開○的○黃○子○材○道○剛○剛○割○
開○的○不○到○一○點○鐘○呢○朱○筱○田○道○痛○嗎○黃○子○材○皺○皺○眉○頭○道○痛○是○
很○痛○不○過○還○可○以○熬○得○住○朱○筱○田○道○割○開○以○後○出○血○多○不○多○黃○
子○材○道○還○好○李○仲○英○問○朱○筱○田○道○你○子○細○瞧○他○的○傷○痕○深○不○深○

要緊不要緊。朱筱田道：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上了藥，紮上繃布，一兩天創口使好了。說着，便開了櫥門，取出應用的藥品，紗布，給黃子材敷紮。停當，朱筱田隨口問道：這兩條刀傷很奇怪，劃得很直，一點不灣曲，好似用密達尺比例着劃的。李仲英道：我們這朋友已經受了傷了，你還要說笑話。朱筱田道：我猜這兩條傷痕是什麼鋒利的釘頭上劃的，不是被人刀傷，萬一刀傷，似乎沒有這般輕。李仲英道：本來劃他的人，也不一定要吃苦志。在搶他的東西。朱筱田道：哎呀，原來是搶東西被搶去了。沒有李仲英道：搶去了。朱筱田道：什麼東西。李仲英正欲說時，却被黃子材攔住道：有限得很，一點不值錢的東西。搶的人還當作什麼寶貝呢。朱筱田道：那總算運氣。上海灘上，簡直住不得盜。

賊滿地危機。四伏從前不過是有身家的人不致出門。近來連沒有身家的人對外稍有冤仇小忿走出門來也防不勝防。昨天晚上有一件奇怪的事約摸也是這個時候也是門外砰砰碎一陣敲門。學生開了門走進門來只聽見那人喊朱筱田先生在家嗎。朱筱田先生在家嗎。聲音甚急我在樓上聽那聲音也很熟。走下樓來一看剛走到半扶梯忽聞一陣臭氣觸鼻。我也很奇怪我家廁所馬桶非常注意清潔決不致有這種奇臭。隣近也沒有糞窖臭坑何來木樨香味。我一面用手帕掩住鼻觀。下樓那敲門的客人已立在扶梯口。我還未開口那人便先招呼我道。筱田兄。筱田兄。我忙看那人時只見那人滿臉是糞黃。汗淋漓竟分不出嘴鼻更瞧不出那人是誰。一股一股臭氣噴。

出令人不可嚮邇。我也只得倒退了幾步，掩着鼻觀問他道：「是誰？」那人道：「我是欒慕仁，你不認識我嗎？」我聽了這一句話，方纔明白。我便問他道：「慕仁先生，你怎麼弄得這副情形？」是失足掉下廁所裏去嗎？」欒慕仁搖搖那臭頭道：「不，我爲小人暗算。剛剛走過新馬路的那條黑暗弄堂，倏的從我身後走出一個梢長大漢，一舉手便將一包穢物從我頰下由下而上的一塗，以致弄得我滿嘴滿鼻滿眼滿臉的糞。等我伸手將眼睛上有的糞揩去看時，那梢長大漢早已不知去向。我定神一想，還只有你這個地方頂近。故此跑到你這裏來討一點水淨一淨臉。」李仲英聽到這裏，便問朱筱田道：「這是什麼頑意兒？」從前只聽見下等流氓常有這種擲糞的行爲，怎麼你的朋友也嘗着這

種滋味。到底有什麼原故。朱筱田道。我也很奇怪。待我細細對你講來。當時我便對欒慕仁道。慕兄。你這副情形。非一盆面湯。兩盆面湯所能洗滌。還是走到浴堂裏去。物一個浴罷。欒慕仁道。不行。不行。我這副骯髒面孔。到浴堂裏去。浴堂裏一定不許我走進去。非在你府上先行洗一洗。不能見人。慕仁一面說着。一面再三對我作揖打恭。我也見他情實可憐。便指引他到自來水龍頭邊去。先將兩手洗淨。又借了一隻娘姨的面盆手巾。肥皂之類給他。他放了冷水一盆。一盆的洗滌。足足洗了十五六盆。水臉上的糞跡。總算沒有了。但是餘臭猶存。我道。慕兄。這一下子。你已經乾淨了一大半。可以趕緊到浴堂裏去。物一個浴。換一套衣服。欒慕仁道。筱田兄。索性你做人情。做到底。我家

裏沒有電話請你派一個人到我家裏取一套衣服來那末我方可到浴室裏去澈底清爽一下我也只得答應了他幸喜樂慕仁的家離我這裏不甚過遠我便派人去替他拿衣服在這當兒我便問樂慕仁如何會吃這污穢的苦頭究竟是什麼冤家樂慕仁歎口氣搖搖頭道不必談了不必談了我吃着了這一個苦頭方始明白前幾天的確確有朋友來對我說叫我早晚出入留心點有人要請我吃厨我不相信誰知今天真吃着了……李仲英和黃子材齊聲道照這麼一說你這朋友樂慕仁當然曉得給他吃厨的人了何不報巡捕房去捉他一捉辦他一辦呢朱筱田道我也是這麼說誰知那吃厨的朋友搖搖頭道沒用沒用因為什麼呢與我有仇恨的又是一個人這拋

擲穢物的。又是一個。人。我雖。明。知。道。拋。擲。穢。物。的。這。人。定。是。那。
和。我。有。仇。恨。的。人。買。囑。指。使。出。來。但。是。當。時。沒。將。那。人。捉。牢。也。
無。從。指。認。便。是。去。控。告。他。他。不。承。認。也。是。枉。然。只。好。歎。了。一。聲。
晦。氣。心。中。明。白。罷。了。李。仲。英。插。嘴。問。朱。筱。田。道。那。末。這。位。欒。先。
生。究。竟。有。什。麼。仇。恨。吃。這。不。痛。不。癢。的。苦。頭。朱。筱。田。道。我。也。是。
這。樣。問。他。欒。慕。仁。却。只。管。搖。頭。不。語。連。連。說。我。心。中。明。白。這。時。
候。也。不。必。宣。布。格。外。結。怨。於。人。當。時。我。也。不。便。再。去。追。問。他。也。
許。他。暗。中。設。法。恐。怕。說。出。來。走。漏。風。聲。這。一。件。事。體。與。自。己。無。
干。以。少。管。少。問。爲。是。因。此。我。便。不。再。多。問。停。了。一。刻。欒。慕。仁。家。
裏。果。然。送。了。衣。服。來。了。欒。慕。仁。對。我。再。三。稱。謝。而。去。臨。行。之。時。
還。賞。了。我。們。娘。姨。兩。塊。錢。算。是。陪。他。的。手。巾。面。盆。之。用。你。想。上。

海灘上。真是無奇不有。一方面想起來也真可怕。你想小仇小怨一糞了事。稍重一點便打上前來再厲害一點手槍匕首也。在意中糞既。可以擲得別樣東西。還有什麼做不到。同是一舉。手之勞。可怕。可怕。真是舉步荆棘。令人寒心。所以剛剛黃子材兄。伸出血手來給我。看我不由得吃了一驚。當是又出了什麼險事。好在是搶掉點東西。受點小傷。還是運氣。黃子材道。照此說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朱筱田道。怎麼不是上海灘上吃小虧的。便是佔大便宜。黃子材和李仲英不禁連連點頭。朱筱田道。像我們這種掛牌子行醫的人格。外不敢得罪人。和人結冤家。沒有事。除掉規規矩矩在家看病。不敢動一動。李仲英道。筱田兄。你真是江湖越老越寒心了。黃子材這時候雖然覺得臂

上的小傷痕。搽了藥。紮好了。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但經此一嚇。究竟有些心神不寧。便和李仲英道。我們走罷。在此已打攪了。彼田兄好久了。朱筱田一面說着客氣話。道。不要緊。不要緊。一面已立起來。有送客之勢。於是李黃二人別了。彼田出門。黃子材問李仲英道。可要送一點藥資給朱筱田。李仲英搖搖頭道。可以不必。筱田也很愛交朋友。明後天候。你手好了。請他吃一頓大菜便了。子材點點頭。仲英道。那末你丟了四千多塊錢。可要報一報。巡捕房黃子材想了一想。道。算了罷。萬一巡捕房裏嚴追起來。居然將人贓拿獲。我豈不是格外結怨小人嗎。將來後患無窮。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完了事。我只當跑馬場沒有買着馬票也就完了。仲英點點頭道。這也是息事寧人的辦法。

況。且。現。鈔。票。搶。了。去。也。不。容。易。破。獲。那。末。你。既。不。到。巡。捕。房。我。却。要。到。滄。海。旅。館。裏。去。了。黃。子。材。忙。拉。住。他。道。算。了。罷。辰。光。已。過。了。好。半。天。那。位。冰。梅。女。士。也。不。見。得。老。老。實。實。癡。癡。狀。狀。的。等。着。你。你。還。是。安。穩。點。送。我。回。去。罷。橫。豎。明。天。我。約。好。了。何。蕙。霞。仍。舊。在。卡。爾。登。碰。頭。冰。梅。一。定。也。在。那。裏。你。說。明。白。了。我。遇。險。的。一。段。事。是。送。我。回。來。因。此。爽。約。他。似。乎。也。不。致。於。怪。你。李。仲。英。一。想。也。不。錯。依。着。子。材。的。話。打。銷。了。到。滄。海。旅。館。的。念。頭。和。子。材。一。同。回。家。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子。材。好。容。易。捱。到。黃。昏。時。分。約。了。仲。英。出。來。吃。飯。吃。完。了。飯。趕。不。及。的。到。卡。爾。登。影。戲。館。裏。去。尋。何。蕙。霞。到。了。那。裏。時。候。還。早。只。疏。疏。落。落。的。幾。個。看。客。並。不。見。何。蕙。霞。的。芳。蹤。豔。跡。黃。子。材。不。免。焦。急。起。來。忙。問。

李仲英道：「怎麼沒有來？」李仲英道：「大概時候還早呢。你耐心一點吧。」黃子材道：「或許他們今天改在樓上呢。待我上去看一看。」李仲英道：「你不必這般大起疑雲。前天在那裏碰見的，今天會改地方嗎？」黃子材一想，也不錯。這時候陸陸續續來的看客漸漸的多了。黃子材目不轉睛的只對着的進門那地方注意。何蕙霞來沒有來。這時候已將九點半。那台下奏樂的外國人已經叮噠啣呀奏起西樂開映影片。就在頃刻了。正在這當兒只見劇場的門一啓，走進三四個人當先一個便是黃子材。望眼欲穿的何蕙霞。黃子材這一喜非同小可。正要起立招呼。只見何蕙霞身後還同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叟。那老叟却戴着一頂西瓜皮帽子。帽上載着一個猩紅的帽結。身上穿着的是藍

緞袍子罩着黑團花庫緞馬褂非常敦樸那老叟的鬚鬢已將花白不過精神還好眼睛上戴着一副舊式墨晶玳瑁眼鏡已估去五分之二的面孔氣概却甚高華後面還有兩個婦人陪着黃子材起初還以爲何蕙霞與那老叟是兩起誰知這時候何蕙霞却站在門口伸出纖纖玉手去攙了那老叟一把口中不知喊老叟是什麼黃子材因爲隔遠了沒有聽見可見何蕙霞與那老叟是同來而又有密切關係是一望而知不用說的了黃子材摸不着那老叟是何蕙霞的什麼人那敢造次過去招呼心中真是忐忑不甯心想看他坐定了那裏候開了電影再走過去湊着機會說幾句罷正在這當兒條的滿院電燈齊滅台上的繡幕已徐徐上升露出銀幕影戲已經開始映演了

因此一來何蕙霞和那老叟坐在什麼地方黑魃魃的竟瞧不清楚黃子材不覺暗暗叫苦好不容易挨了半天將影戲挨了一大半銀幕上宣告休息片刻黃子材方纔覺得眼前雪亮四面一瞧只見何蕙霞同着那老叟並兩個半老徐娘在後面三四排並肩坐着何蕙霞緊靠着那老叟坐着不住的還和老叟問長問短黃子材一時竟想不出那老叟是蕙霞的什麼人似乎是蕙霞的父親吧昨天聽得蕙霞說他的父親早故了似乎是他的公公吧翁媳之間也不應該如此親熱似乎蕙霞是那老叟的姨太太吧但是蕙霞這樣一個學貫中西風流倜儻的人決不會甘心作妾一時疑雲疊起竟解決不下黃子材只管迴轉頭來向蕙霞看蕙霞偶然抬起頭來眼光與黃子材相遇也

趁空微微點頭示意。又連忙將眼光對那同座的老叟一瞧。鬚招呼黃子材。今天因爲有這老者在座不能說話的樣子。可是黃子材那裏肯死心低低的和李仲英說了一遍。李仲英迴頭望了一望對黃子材道。今天局面不對了。黃子材道。我不管。我想趁這當口走到他那一排座位去。揀有空的位置坐下來。究竟和他接近一點。總有方法。可想萬一今天將機會錯過。明天天涯地角再也不能相逢了。說罷忙立起來。要走過去。李仲英急忙拉住道。不必不必。停一會兒。在門前候着他。便了。黃子材那裏肯依。仍舊立起來。鼓着一股勇氣。遶到何蕙霞那排座位上去。側着身子。正要挨了進去。恰巧那坐在邊口的是四五位男男女女的外國人。對黃子材臉上瞧了一瞧。見他不是這。

一。排。座。位。裏。的。看。客。理。也。不。理。黃。子。材。仍。舊。蹣。跚。着。腿。坐。着。不。動。
黃。子。材。也。不。敢。從。外。國。人。身。上。跨。過。去。真。覺。進。退。維。谷。沒。奈。何。
說。一。句。話。道。謝。謝。你。意。思。想。要。求。外。國。人。讓。他。擠。進。去。不。提。防。
話。猶。未。了。眼。前。一。黑。電。燈。熄。滅。影。戲。又。開。場。了。黃。子。材。再。要。擠。
進。去。時。外。國。人。因。爲。他。立。在。面。前。障。礙。視。線。早。噓。了。一。聲。黃。子。
材。不。能。立。脚。只。得。仍。舊。退。回。原。處。和。李。仲。英。坐。下。李。仲。英。低。低。
的。埋。怨。他。道。何。如。我。叫。你。不。要。過。去。你。一。定。要。過。去。是。不。是。一。
無。結。果。罷。黃。子。材。道。我。想。不。到。邊。口。那。兩。個。外。國。人。如。此。戇。法。
竟。一。些。不。肯。通。融。說。罷。不。免。有。些。氣。憤。李。仲。英。推。推。他。道。耐。性。
點。看。完。了。電。影。再。說。罷。黃。子。材。沒。法。只。得。靜。悄。悄。的。坐。着。悶。看。
影。戲。等。到。電。影。既。畢。忙。立。起。來。回。頭。看。時。已。不。見。了。何。蕙。霞。和。

那老叟黃子材對李仲英道：糟了，糟了，人已走了。李仲英子細代子材四邊一看，果然沒有何蕙霞的蹤跡，也不覺叫了一聲奇怪。黃子材道：影戲剛剛完，他們走得沒有如此快法，必是趁影戲未完先溜走了。李仲英道：你不必怪他，他一定有不能不先走的緣故呢。黃子材道：別樣不打緊，今天不能碰頭，明天更難了。李仲英道：不也許今天他爲家屬或親戚逼牢了，走脫不得，不便和你招呼。明天或可恢復自由。黃子材道：那末我們明天再來罷。李仲英道：那當然要來的。橫豎我們沒有目的，的時候還要常來溜溜。何況是有目的呢？不過等人的事，不應該着急的。黃子材也覺得仲英的話不錯，於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連走了一個禮拜。天天早到遲散，滿心

想遇着何蕙霞。或者是徐冰梅。誰知他兩人的倩影。竟像石沉大海。杳無消息。黃子材仍舊不死心。第七天晚上。還要去仲英笑道。謝謝你一個人去吧。不必再拖我了。這樣一看。四五天不換片子的影戲。看了十分氣悶。有這功夫。葬送在卡爾登。何如到別人家去另覓新鮮趣味呢。緣木求魚的事。做下去豈不太笨。黃子材道。我手背上的刀傷已好了。我告訴了蕙霞。他還一定不相信。我被刦受傷呢。李仲英笑道。恐怕他老早曉得。比你還要清楚呢。黃子材聽了這話。詫異道。你這話真奇怪了。難道你還以為我被刦受傷這一件事。是何蕙霞的主謀嗎。李仲英道。難說你想一想。看你在江灣得着馬票。有誰知道。怎麼這般巧法。到滄海旅館的時候。也不搶出滄海旅館的時候。也不

搶。恰。恰。在。既。送。何。蕙。霞。以。後。你。一。個。人。走。路。的。時。候。出。亂。子。呢。
這。不。是。打。劫。的。人。早。已。在。你。和。密。司。何。曲。盡。綢。繆。的。時。候。埋。伏。
好。了。只。等。你。一。個。人。走。的。時。候。動。手。況。且。密。司。何。的。汽。車。既。然。
將。你。由。江。灣。載。回。爲。什。麼。不。送。你。們。到。滄。海。旅。館。這。其。中。一。定。
有。毛。病。了。黃。子。材。聽。了。不。覺。將。信。將。疑。道。不。是。這。般。說。法。他。打。
發。汽。車。回。去。是。恐。怕。家。庭。中。生。疑。李。仲。英。道。他。的。家。庭。真。實。內。
容。怎。樣。你。知。道。嗎。黃。子。材。搖。搖。頭。道。不。知。道。李。仲。英。道。你。既。然。
不。知。道。保。不。住。他。這。一。句。話。就。是。掉。你。的。搶。花。安。排。一。切。動。你。
的。手。子。材。又。搖。搖。頭。道。看。那。密。司。何。舉。止。大。方。手。頭。闊。綽。決。不。
是。圖。謀。搶。劫。幾。千。塊。錢。的。人。啊。李。仲。英。道。上。海。灘。上。的。事。難。說。
越。是。舉。止。大。方。的。人。強。盜。的。心。腸。更。越。厲。害。越。是。手。頭。闊。綽。的。

人他做强盜的手段越老辣平日口口聲聲彼此好朋友的人到了銀錢上面就要放出強盜面孔來了何況你和密司何萍水相逢彼此實況一點全不知道他不用強盜法子對付你他也太迂了你再想一想你自己所作所爲你在影戲館裏看看戲第二天就鬼鬼崇崇的拉他到滄海旅館裏去幹那不正當的事面子上呢是他願意陪你的其實你還不是一種改良的強奸嗎強奸也算得是強盜了你既是強盜那也不能怪人家做强盜收拾你我覺得他們只劃你兩刀還是密司何愛惜你呢要不然碎的一槍你還有命嗎黃子材道哎呀照此說來真是險極了李仲英道怎麼不險當時糊裏糊塗還不覺得後來替你前後子細一想這搶劫的人一定與密司何有些關係黃

子材道：「不過有一樣事，也很可疑。他既是貪財，那末我在滄海旅館預備給他些鈔票時候，他何以不肯收呢？」李仲英笑道：「他想要全部鈔票已在掌他握之中，這分一點的花頭，他樂得大方大方。繃繃場面，不要了。黃子材道：「既然這樣爲什麼？」第二天卡爾登也居然來呢，搶到了錢，還不趕快避開嗎？」李仲英道：「你又儂了，他越是做下惹人疑心的事，越要做出使人不疑的樣子。故此第二天卡爾登照常來看影戲，他又恐怕見了你面以後，你和他重續舊歡，糾纏不清，一個不留心，被你盤駁了，露出馬脚，反爲不美，所以他另外帶了兩個老頭子，老太太來，正正派派的來看影戲，使得你可望而不可及，不敢近身。他那計劃真一些不錯呢。至於他避開一層，他更可不必要。你想他這種行頭。」

功架。只有在上海。可以騙人。到了內地。有誰上他圈套。他做了你這一票生意之後。還要另作打算。別尋戶頭。何必避開呢。黃子材聽他如此。這般一說。頗有些明白。沈吟了一會。道有遭一日。無論在什麼地方。遇着他。我再問他一個明白。李仲英吐吐舌頭。道你這又慫了。這是萬萬使不得的。你若冒昧問時。便宜一點。吃兩紀耳光。抱頭鼠竄而去。再厲害一點。他扭交巡捕那官司。你更吃不銷呢。黃子材道。那末。就算了嗎。李仲英道。不算了。又怎麼樣。老實說。你出四千幾百塊錢。意外之財。和密司何歡。娛片刻。也算值得了。可是牽得我跟着你。東跑西跑。鬧了七八天。失掉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真不合算。算得來。我最吃虧了。黃子材道。吃虧就是這一次。下一次。決不牽累你了。李仲英。

道。下。次。我。也。決。不。奉。陪。不。瞞。你。說。我。有。一。個。親。戚。轉。瞬。要。辦。一。個。銀。公。司。他。預。備。派。我。做。公。司。裏。的。總。文。牘。員。我。倘。若。就。了。這。件。事。白。天。辛。苦。了。一。天。晚。上。也。沒。有。許。多。精。神。東。鑽。西。撞。了。黃。子。材。問。道。什。麼。銀。公。司。可。是。銀。行。李。仲。英。道。不。銀。公。司。和。銀。行。不。同。銀。行。的。手。續。繁。開。支。大。所。做。的。生。意。太。板。範。圍。太。小。銀。公。司。比。錢。莊。靠。得。住。開。支。省。做。起。生。意。來。可。大。可。小。賺。起。錢。來。真。沒。有。底。生。意。當。中。要。算。這。一。行。最。爲。事。半。功。倍。了。黃。子。材。道。令。親。這。銀。公。司。預。備。開。在。什。麼。地。方。呢。李。仲。英。道。這。銀。公。司。不。比。銀。行。不。必。十。分。的。場。面。裝。修。只。要。有。兩。間。精。緻。的。寫。字。間。便。行。了。橫。豎。銅。錢。銀。子。進。出。全。有。銀。行。錢。莊。劃。出。劃。進。我。們。公。司。裏。只。要。預。備。幾。隻。寫。字。檯。幾。本。賬。簿。門。口。一。塊。大。銅。牌。就。完。了。在。

後馬路四川路江西路一帶租一點房間便已敷用黃子材道
幾時開幕我也可以常到公司來瞧你李仲英笑道那是無任
歡迎好在我們這位親戚非常相信我倘使開辦了名義上雖
是派我做總文牘員實質上差不多將一切的事體全交給我
了你來可以儘管多坐坐不過我的責任甚重不能常常陪你
白天白相也是一件憾事黃子材道禮拜六禮拜日也是一樣
可以聚聚的李仲英搖搖頭道中國行家禮拜六是不放假的
還要照常做的黃子材道那未免太苦了李仲英道親戚面上
不好推辭黃子材道你想在這上面發財只好吃點辛苦了兩
個人正說到這裏李仲英忽的掏出表來一看道噫呀不好時
候到了我們閒話幾乎誤了大事黃子材道什麼大事李仲英

道我那舍親昨天約我今天下午三點鐘到他那裏去接洽事體呢恕不多談我要去了黃子材道你有正經事體我不便耽擱你明天見罷李仲英遂與黃子材分途而散急急忙忙的便去尋他的親戚再提仲英的那親戚正是浙江海寧人氏姓金表字白完擁有百萬家財但是尙在他老太爺金守愚手裏金白完曾經出洋留學留學回來他老太爺撥給他十幾萬銀子叫他附在上海一家紗廠裏做股本博得一個副經理名目聊以自娛借此在社會上活動活動前幾年紗廠的生意好紅利可優厚還作罷了這兩年紗業一落千丈廠中沒有什麼紅利可圖金白完漸漸兒有些不耐煩起來想另外獨立組織一點新鮮事業做做海寧地方離上海甚近海寧金家是個殷實鉅紳

上海社會上的人無人不知。因此上海社會上便有許多人很願意和金白完做朋友。可是金白完少年老成，嫖也不來，賭也不來看戲，吃館子這些無聊的事也不大起勁。這麼一來，許多要和他軋朋友的竟無機可乘。所以上海社會上知道金白完的人很多，認識金白完的人很少。恰恰這一天，金白完的汽車被外國人的汽車無心一撞，金白完從車墊上撞到車毯上面。雖未受傷，腰部却微微有些酸痛。他認識一個專治腰部的德醫彭紫江，他便趕緊去託他檢查腰部是否受着重傷。彭紫江悉心替他檢查，又用愛克司光鏡替他子細瞧了一瞧。說他內部確未受傷，用了些些電氣摩挲，金白完果然好了。本來金白完受了一震，生出疑心，並非別故。經此檢查，自然安心。他見彭

紫江如此細心診察，非常佩服。彭紫江向來曉得他是一個有實力的人物，也分外巴結。病好以後，常常約金白完吃飯。在這吃飯當中，彭紫江却替白完介紹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姓宋，號子平，湖南人氏。據彭紫江替他介紹時對金白完說：子平是前清的江寧候補道，疊充闕差，光復以後，跟着張大帥混了幾年。張大帥失敗了，他也不願意再去伺候別人，因此賦閒在上海。手裏略有點宦囊，預備做點生意活動。金白完見宋子平氣宇深沉，談吐馴雅，非常仰慕，說也奇怪，宋子平與金白完也是一見如故。金白完說什麼，宋子平所說的也都能迎合他的意思。有時宋子平獨發議論，往往就是白完平素要說而未說的話，因此白完格外與子平契合。子平不時的到白完的住

宅裏來閒談清談半日。娓娓不倦。過了些時候。宋子平又替白完介紹了一位朋友。叫游履青。乃是湖南鹽商。年紀已近六十歲。生了一部花白鬚鬢。道貌儼然。言笑不苟。所說的話無一句不是老於經驗之談。金白完少壯游學。腦筋中俱存些新思想。對於舊經驗。因年齡的關係。當然很缺乏。聽了人家老經驗的話。異常佩服。這正是他虛心之處。也是處世的美德。因此一來。信仰游履青。比信仰宋子平。還要厲害。那游履青在上海沒有家眷。却寄居在滄海旅館。取其清潔。金白完不時到他旅館裏談談。白完是住慣歐洲的。那滄海旅館布置得完全與西洋大旅館彷彿。起居飲食純然歐化。白完到那裏更覺得處處適宜。樂而忘返。有一天白完到了滄海旅館。訪游履青。剛剛坐不多。

時。宋。子。平。到。了。子。平。對。履。青。道。那。件。事。體。不。能。報。命。出。入。太。大。
了。我。擔。不。了。這。個。干。係。你。還。是。另。請。高。明。設。法。罷。游。履。青。聽。罷。
皺。了。一。皺。眉。頭。道。那。真。討。厭。極。了。游。履。青。又。不。住。的。搖。了。幾。搖。
頭。起。初。宋。子。平。和。游。履。青。談。天。金。白。完。在。旁。聽。着。不。便。插。嘴。這。
時。候。正。想。要。動。問。游。履。青。對。金。白。完。道。白。完。兄。上。海。灘。上。的。事。
體。真。難。說。沒。有。銅。錢。和。人。借。錢。固。然。困。難。了。有。了。銀。子。沒。處。存。
放。也。是。一。件。困。難。事。啊。金。白。完。點。點。頭。道。對。啊。上。海。這。許。多。大。
大。小。小。銀。行。錢。莊。靠。得。住。的。利。錢。又。小。利。錢。大。的。又。恐。怕。靠。不。
住。存。銀。子。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宋。子。平。道。白。完。兄。這。兩。句。話。
對。極。了。履。青。有。一。筆。款。子。叫。我。替。他。介。紹。一。另。靠。得。住。的。地。方。
銀。行。他。又。嫌。手。續。太。繁。利。錢。太。小。錢。莊。可。是。熟。得。很。少。我。不。敢。

替他作主說到這裏游履青轉過臉來對金白完道白完兄這筆款子也不是我的是我一個舍親的舍親又是女眷上海不熟他託了我我只得託子平誰知子平替我辦不到金白完楞了一楞道有多少款子呢游履青道現在有限得很不過七八萬兩銀子七八萬兩銀子到容易安頓他還有第二票呢白完兄你有什么麼靠得住的熟識錢莊麼橫豎這件事只存不欠介紹人沒有什麼風險金白完道錢莊呢我到有兩三月是熟的最便利的便是舍間有股份的永昌擋手是多年的決無意外令親倫若要存項儘管送得去便了至於利息怎樣履青兄去直接交涉提起兄弟大概總不致吃虧游履青聽了這句話忙立起來對金白完拱了兩拱手道好極了好極了永昌是府

上的我還不知道呢。你早一點說。我省得託子平多跑了。宋子平道：白完兄一向不提。起永昌是他府上的寶莊。大概恐怕我們託他活動款子吧。說罷哈哈一笑。金白完道：笑話笑話。儘管去用。恐怕你們不缺銀子呢。金白完說這兩句話。猛然的想起自家尚另有約會。便不能久坐。起身告辭。游履青宋子平忙拉住道：白完兄何必如此急急。何妨稍坐片刻。我們還有話和你商量呢。白完道：今天下午三點鐘美國的輪船進口。我有兩個極要好的同學回國。我已經約好了幾個朋友到外灘碼頭上去接。這時候已將近兩點半。我不能不去。宋子平道：那末接了貴友以後。你再來罷。橫豎我和履青這時候不出去。金白完道：恐怕還要陪我那朋友去覓旅館替他安頓行李回來。一定狠

遲了。你們二公也不必等。我明天再會罷。游履青道其實貴友。來了。何不就拉他來住在滄海旅館。大家熱鬧熱鬧。豈不很好。滄海旅館組織一切同外國一樣。貴友久居海外一定很贊成。的金白完道。姑且待我接着了。做同學再說罷。於是別了游宋二人。自去外灘接他。由美國回來的朋友不提游履青。見金白完走了以後。關上了房門。對宋子平指着先笑了一笑道。你別小覷了。白完這人很有些少年老成呢。你瞧他銀子出進他。不肯經一經手。這正是他老到的地方。要是初出茅廬的人。聽得有七八萬現款。託他存放。還不搶着兜攬這筆生意嗎。宋子平也點點頭。忽然皺一皺眉頭道。金白完的事。且漫作計較。到我我那老四這幾天。和我鬧得不亦樂乎。日夜沒有一刻休息。

見了面便相罵好似我和他有什麼殺父之仇似的這便如何是好游履青道子平你依我一句話在女人面上耐心一點讓他一步我們自己做正經事體要緊天天和女人搗亂那很不值得宋子平發急道我何曾和他搗亂每天回去總是他尋着我我還敢尋着他嗎正說到這裏忽然門外輕輕的敲了兩下走進了一個西崽道外邊有一個女客來尋宋先生子平聽了不覺吃了一驚一時竟嚇得說不出話來游履青問西崽道女客我們這裏沒有女客來往呀西崽道他說得明明白白一些不錯並且說還有要緊的話說呢宋子平道不好一定是老四游履青道你家老四不會尋到這裏來呢宋子平道難說西崽在旁催着問道究竟領他進來不領他進來游履青道你去回

報一聲就說宋先生出去了裏面是另外一個客人問女客姓什麼西崽點頭而出宋子平屏息立在門後細聽那門外的女人聲音究竟是誰剛聽了一半那西崽又含笑着進來道宋先生那女客一定要進來他說他是宋先生的……話猶未了宋子平對游履青道不好一定是老四臉上露出慌張的樣子畢竟游履青有主意忙丟了一個眼色與子平笑着道子平我看儘管讓你們老四在門外立着也不好還是請他進來他無非不放心你因爲你這幾天白相得回去晏了一點大不了你今天外面應酬早一點回去也沒有什麼要緊宋子平也會意接着道女人吃醋瞎疑心真沒有法子可想說完了這兩句話吩咐西崽道你去請他進來西崽出去開直了門讓宋子平的老

四進來老四已是一個四十徐娘既老且瘦望上去差不多去
五十不遠了一雙小脚却穿了一雙白色絲襪走進來登登登
幾聲很討厭的履聲臉上滿面秋霜畫的兩條濃眉蓋着一雙
鼠目格外威棱可畏那時候不但宋子平見了胆寒便是游履
青也有些害怕心中盤算道不好今天老四真是和子平大算
賬了。幸喜西崽知趣老四進來以後隨卽退出將門關上游履
青正欲想出一句話來敷衍老四老四先開口問宋子平道好
好好你用得着人家的時候叫你喊媽媽喊親娘也來用不着
時攢在一旁連一口熱氣也不呵一呵我尋你這人尋了一禮
拜了。今天讓我釘着好良心還要叫西崽攔阻我進來虧得我
不是那種阿木林胆小一點的人早已嚇退了。好好好別的話

也。不。說。你。將。我。從。前。從。錢。家。帶。出。來。的。那。一。票。東。西。還。了。我。各。
 人。走。各。人。的。路。說。罷。走。上。前。一。步。攤。開。那。一。隻。露。筋。露。骨。的。瘦。
 手。向。宋。子。平。胸。口。一。揚。宋。子。平。不。由。得。往。後。倒。退。兩。步。睜。着。兩。
 隻。眼。睛。只。有。對。着。老。四。的。臉。上。瞧。着。游。履。青。這。時。候。插。上。來。道。
 宋。大。嫂。有。話。好。說。息。一。息。怒。氣。請。坐。一。坐。請。坐。一。坐。老。四。迴。轉。
 頭。來。對。游。履。青。道。別。人。不。知。道。游。履。青。是。自。家。人。瞞。你。不。住。的。
 他。近。來。這。樣。還。對。得。起。人。嗎。游。履。青。道。近。來。子。平。手。頭。不。寬。是。
 有。的。別。樣。歪。念。頭。却。沒。有。嫂。嫂。儘。管。放。心。老。四。道。游。履。青。不。
 必。替。他。瞞。了。吉。生。里。他。新。近。做。的。那。一。個。小。先。生。叫。什。麼。薔。薇。
 花。的。他。們。倆。還。要。熱。到。什。麼。樣。子。游。履。青。道。薔。薇。花。你。既。知。道。
 是。小。先。生。更。不。必。動。氣。了。老。四。哼。了。一。聲。道。小。先。生。堂。子。裏。真。

有。小。先。生。嗎。堂。子。裏。有。小。先。生。野。雞。窠。裏。還。要。豎。貞。節。牌。坊。呢。
這。些。大。咧。小。咧。我。全。不。管。我。只。要。他。還。我。的。東。西。說。罷。仍。是。滿。
面。怒。容。宋。子。平。臉。上。雖。然。一。陣。紅。一。陣。白。有。些。按。捺。不。住。的。火。
氣。但。是。也。不。敢。發。作。只。有。對。游。履。青。丟。眼。色。意。思。是。求。他。快。發。
救。兵。度。此。難。關。游。履。青。心。生。一。計。忙。取。了。一。枝。香。烟。親。手。遞。給。
老。四。隨。手。又。劃。了。一。根。火。柴。替。老。四。點。着。了。口。中。帶。說。帶。笑。道。
薔。薇。花。這。件。事。我。約。略。有。些。曉。得。嫂。嫂。要。聽。嗎。待。我。來。說。一。說。
本。來。我。也。要。來。告。訴。你。呢。老。四。搖。搖。手。道。薔。薇。花。月。季。花。的。事。
我。不。要。聽。游。先。生。你。說。出。來。無。非。是。替。他。說。好。話。我。現。在。看。穿。
了。男。人。十。個。有。十。一。個。靠。不。住。的。男。人。年。紀。越。老。越。靠。不。住。年。
輕。的。男。人。雖。然。靠。不。住。還。有。幾。分。有。趣。的。時。候。到。也。氣。得。過。像。

……他說到這裏用手指指宋子平道：「這種男人那裏認得人那裏認得良心，良心只知錢是好的，見了我有錢便來騙我，騙我到手錢用完了，還叫我同他一齊做出圈套來騙人，騙到了錢用是他一個人，用白相是他一個人，白相却將我攢在一旁，這種理性隨便告訴什麼人問我，老四錯不錯，我如今千句話萬句話不說，總算我從前瞎了眼珠，不認得人，當時不會好好的看中一個人，却看中了一個赤老將，錢家帶出的東西連人帶馬送進黑海，現在我陪了身體，不算賬，只要他還了我的東西，各散游履，青道且慢，且慢這些話不必多說了，你們老夫老妻常常吵鬧，不算一回事，老四睜圓了兩個眼睛道：「誰和他是夫妻，他的花燭不是還活着嗎？」游履青也只當沒聽見，緊

接着往下說道：以前事不談，從此以後，我來作保人。薔薇花那裏不許他再去。那末，嫂嫂也可以息氣了。老四道：前半個月，我是也這樣好言好語的和他說，他會造出一篇鬼話出來，什麼新近軋着一幫朋友，這一幫朋友是新從內地上來的，專喜歡逛堂子，偷然不和他們終日花天酒地的，白相轉不出什麼念頭，沒有法子只好和他們鬼混，預備下他們的手做一票，可以安安穩穩混三五年。我起先也相信了，不過現在暗暗打聽，他並不是陪客幫朋友，白相却老實不客氣，一個人為意聽說小房子也快租好了。游履青忙替宋子平遮掩道：沒有這回事。軋一班新朋友是有的，小房子不小，房子我可以做保人，沒有。的宋子平趁勢對老四道：我一個人的話你不相信，今天履青

兄也。在這裏。他決不會替我瞞到底的那一班朋友。現在混熟了。就在這一兩個禮拜之內。馬上成功。你萬萬不要在這要緊的關子上。拆我的洋爛痲。什麼薔薇花。水仙花。雞冠花。我真一些不動心呢。同你拆穿西洋鏡。說明了。是拉攏拉攏客幫的朋友。的你怎麼這樣不相信。你要再不相信。我發個咒給你聽聽。偷然我是假話。今天不到吃夜飯的時候。給汽車軋死。腦漿流在馬路上。和柏油滾在一堆……那末你總相信了。這幾句話說得老四也有幾分將信將疑。頓了一頓道。一兩個禮拜這句話就是鬼話。上一次還在一個月前。我問你。你也是說事體快成功了。就在兩三個禮拜怎麼到。今天還是影跡無踪。宋子平歎口氣道。你真是女流之見。不曉得外面時勢一件事好容易。

辦成不下一點水磨功夫。耐性去做那裏會成功。究竟銅錢在別人家袋袋內要從他的袋袋內挖出來跳進我的袋袋內。也不是東洋人魔術出戲法呵。一口氣便成功……游履青趁勢走去過和老四道。嫂嫂不要性急。這一票生意快好了。恐怕到要緊的時候說不定還要請嫂嫂出場做一做木頭人呢。宋子平道到那時候你便明白了。我今天的話不是騙你老四聽他們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倒也將無名之火說低了三丈。臉上氣色也漸漸的和緩下來。游履青最機警。問宋子平道。子平你身邊有錢嗎。宋子平拍拍衣袋道。昨天晚上就完了。打撲克不是還欠着彭家裏嗎。你問我要錢作甚。游履青道。你身邊倘然不便在我這裏先拿五十塊錢去給嫂嫂開銷開銷。你出門不

管家裏的事也是不好的脾氣。老四聽了這話道：「游先生，他那裏還記得有家？」宋子平道：「我忙昏了，你也不能怪我。」游履青一面從袋內掏出一只黑色軟皮夾，數了五十元鈔票，遞給子平。子平又隨手交與老四道：「那末你先收着罷。」老四伸手要接，又縮住了道：「這五十塊錢算付房錢呢？還是付伙食錢？還是付電燈錢？」宋子平道：「你收着再說。」三五天以內，我再弄出來。一時立刻，姓命逼出來也不成功。耐性點，那件事體成功可以舒服些。時候了，老四一想不去管他，先拿着再講，便將鈔票接了過來。往懷內一塞，游履青搭趲着問老四道：「嫂嫂這幾天看戲沒有？」聽說第二舞臺新到了一個小角色，叫什麼六齡童，天天唱壓臺戲，狠能殼，叫座。老四搖搖頭，歎一口氣道：「戲是長遠沒看了。」

言下若有無窮感慨。宋子平忙又丟一個眼色與履青。履青便不敢多響。假意掏出表來一看。道：「不好不好。時候到了。子平。我們要到後馬路去了。再遲一刻。錢莊擋手走了。豈不是又要耽擱一天嗎？」宋子平道：「對呀。迴轉頭來對老四道：『你先回去吧。我們要到後馬路去一蹓呢。』」今天夜裏應酬少。我回來一定不晏。老四見錢已到手。坐着也是無趣。便立起來和履青點了一點頭。走了。宋子平和履青見老四走了。出去。兩人心中好似落下一塊大石。游履青道：「險極了。偷然他在這裏囉噠的時候。金白完。或是彭家裏闖了進來。給他們瞧出破綻。那真前功盡棄了。」宋子平咬着牙齒道：「老四。這個東西。真討厭。動不動說這些一派挾制的話。我幾次三番真想和他解決了。游履青道：『解

決別人還容易解決。老四，我看不容易，或者離開上海還有辦法。上海地方我們能和人吃官司嗎？小心點，不要惹出點是非來。正說到這裏，門外輕輕一響，又走進一個人來。宋子平游履青連忙縮住不說，原來走進來不是別人，却是西崽。西崽對游履青道：「請聽電話。」游履青問是那裏來的。西崽道：「是姓金的打來的。」游履青聽是姓金的那，敢怠慢，忙走出去接。一聽正是金白完白完道：「我那外洋回來的朋友已到了，我本想拉他也住到滄海旅館，他因為和那個外國朋友同來，現在住到利克飯店。我還防他有些小事，今天恕不再來了。」游履青忙道：「今天不來，明天什麼時候見金白完。」道：「要來還是下半年來奉訪。」游履青正要說別的話時，咯的一聲電話掛上了。游履青回進房來告

訴了。宋子平。宋子平道。他既不來。我們也不必在這裏呆候。此地怪氣悶的。我們還是到薔薇花那裏去。那邊別樣不打緊。呼應也。靈鴉片煙也。便當你半天不吃。有些支撐不住了。嗎。游履青皺皺。眉頭打一個呵次。道。還好。我們不是還約了魏松鍾。魏醫生在那裏說話。嗎。還是早一點去。吧。子平點頭。兩人便穿了馬褂出門。吩咐了西崽幾句話。乘車直向吉生里薔薇花家而來。剛上扶梯。薔薇花的小大姐叫阿秀的。搶上來。說道。哎。哟。宋大人。游大人。這時候纔來。魏大人已經等了好一刻了。游宋二人笑了一笑。走進房去。只見魏松鍾耳朶上正套着兩根象皮管。將聽診器按在薔薇花的酥胸上。閉着眼睛靜聽呢。還是薔薇花先瞧見。忙招呼道。游大人。宋大人。請坐。我在這裏請魏大

人。看。病。呢。魏。松。鍾。這。時。候。迴。轉。頭。來。對。游。宋。二。人。略。點。了。一。點。
頭。仍。舊。閉。着。眼。睛。專。心。一。致。的。聽。診。宋。子。平。踱。過。去。見。薔。薇。花。
將。外。衣。解。開。露。出。貼。肉。的。淺。妃。色。小。縐。短。衫。笑。道。老。五。解。開。了。
胸。膛。你。不。怕。冷。嗎。究。竟。有。什。麼。毛。病。薔。薇。花。扭。轉。頭。去。笑。了。一。
笑。道。謝。謝。你。不。冷。魏。松。鍾。攔。住。道。不。要。響。宋。子。平。問。薔。薇。花。道。
你。果。真。有。什。麼。大。病。嗎。薔。薇。花。抿。着。嘴。微。笑。略。搖。了。一。搖。頭。道。
嚙。啥。大。毛。病。魏。松。鍾。這。時。候。將。聽。診。器。拿。開。一。面。將。耳。朵。上。的。
象。皮。管。摘。下。笑。道。不。聽。了。不。聽。了。薔。薇。花。道。聽。嚙。聽。嚙。像。煞。你。
聽。格。辰。光。我。胸。口。頭。交。關。適。意。魏。松。鍾。道。好。了。好。了。你。是。尋。我。
的。開。心。我。以。爲。你。真。有。什。麼。毛。病。子。細。來。聽。一。些。沒。有。什。麼。毛。
病。原。來。你。是。貪。徒。適。意。其。實。你。要。講。適。意。我。皮。包。裏。還。有。別。種。

叫你適意的傢伙呢。薔薇花道：魏大人你越說越不對了。這
種郎中先生有些弗規矩。一面說着，一面紐好了解開的衣服。
宋子平道：老五本來是你不好，你沒有病爲什麼煩勞魏大人。
呢。薔薇花道：病是有些病呢。夜裏有幾聲咳嗽，吃物事吃得太
多了。胸口作悶，我告訴了魏大人。魏大人便掏出橡皮管來說
替我聽聽，依着魏大人的意思，還要叫我連小短衫一齊解開。
呢。要貼肉聽，我是不肯游履。青這時候插嘴道：你想揩郎中先
生的油，難怪魏大人也要叫你解開短衫。揩你的油了，說得大
家全笑了。薔薇花又向魏松鍾道：究竟我阿有啥毛病。魏松鍾
豎起一個大拇指頭道：一點毛病也沒有。下半年還有紅蛋吃
呢。薔薇花輕輕的敲了魏松鍾肩膀一下道：又要瞎三話四了。

宋子平道：閑話少說。老五，你趕緊去替我打一個電話，請彭三大人來就說我們三缺一呢。薔薇花答應了一聲，自去打電話。魏松鍾攔住道：慢打，慢打。對宋子平道：我今天不能打牌，還有兩處出診呢。宋子平道：你出診完了，再來正好。彭老三這時候恐怕剛剛起身呢。魏松鍾道：我這兩天手氣不妙，碰和連輸了好幾場。我想歇一歇。游履青道：不要迷信，不要迷信。今天我放你幾副三百和好了。薔薇花站着問道：那末彭三大人的電話可要打不要打？游履青道：打打，請他豪燥點來。薔薇花答應着去了。宋子平問魏松鍾道：你要去出診，這時候先去一踣，怎樣？停一會坐下來，碰和你再走開，那是不行的。魏松鍾道：這時候還早呢。停一停再說吧。游履青宋子平明白他的出診那甸。

話是靠不住的。薔薇花來回信道：彭三大人還沒有起來呢。我已交代他的娘姨候三大人起來，便請一聲游履青道：他一定會來的。說罷，問了一問薔薇花道：後面亭子間有客人嗎？薔薇花搖搖頭道：沒有。接着問道：游大人阿是要吸烟履青點點頭。薔薇花道：那末請進去。噓。游履青又一把拖住魏松。鍾道：我們裏面去說着。大家全到後面亭子間來。這一間亭子間是雙亭子，非常寬敞。裏面布置也比大房間來得精緻。薔薇花早已招呼娘姨將煙盤擺好。游履青便不客氣，躺在牀上抽煙。邀魏松、鍾、在對面。宋子平却拉着薔薇花坐在沿窗的那張雙人沙發上。唧唧噥噥的說個不了。游履青一連呼呼呼吃足了五筒。以後對魏松、鍾道：喂，松鍾兄，我有一件事託你關照一些。魏松

鍾道什麼事游履青道彭老三這人疑心病很大現在我和子平預備和他合作一票生意大家已經談得十有六七了不過合同沒有簽字款子大家沒有付他不是和你很熟嗎他如果問起來你也不必怎樣特別幫忙你便老老實實將我和子平從前在前清政界上混的資格告訴了他魏松鍾也乖巧笑道那也不必你關照我們大家全在上海灘上混的人還會說出有什麼阿木林的話嗎你儘管放心不過有一樣爲難說着連連的唾嘴游履青正拿着烟籤燒煙聽了這話忙擱下煙籤問道什麼爲難魏松鍾道我近來因爲業務上略爲發達一點原來在哈達利藥房裏那裏門診未免覺得侷促一點並且只有一間診室診室以外便是藥房範圍以內……正說到這裏停

了。一。停。向。游。履。青。臉。上。瞧。了。一。瞧。只。見。游。履。青。點。了。兩。點。頭。接。着。道。對。呀。你。那。一。間。診。所。本。來。太。小。了。我。上。一。次。到。你。那。裏。去。尋。你。幸。虧。你。剛。剛。替。病。人。診。完。送。出。來。房。間。有。空。倘。若。你。房。內。有。人。我。說。一。句。老。實。話。立。在。門。外。候。着。有。些。辦。不。了。我。只。好。撥。轉。身。體。出。門。魏。松。鍾。道。因。此。我。想。另。外。自。己。獨。立。組。織。一。個。診。所。那。末。診。病。室。之。外。留。一。兩。間。退。步。餘。地。以。便。許。多。候。診。的。人。和。客。人。坐。坐。游。履。青。又。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那。是。必。不。可。少。的。魏。松。鍾。道。幸。喜。我。在。新。馬。路。的。角。子。上。尋。着。了。一。所。房。子。那。地。方。鬧。中。取。靜。很。不。錯。這。幾。天。我。正。在。那。裏。布。置。不。過。我。子。細。一。想。如。今。做。西。醫。的。倘。然。還。是。靠。着。一。隻。皮。包。兩。根。橡。皮。管。一。枝。寒。熱。針。已。經。不。能。騙。人。必。得。另。外。添。些。外。插。花。的。利。器。那。末。

可以引動人什麼電氣治療啊愛克司光啊人工太陽燈啊等等頑意兒越多越妙不瞞你說愛克司光鏡一時我的力量上還辦不到預備先備一架人工太陽燈可是算一算要……游履青忙問道要多少呢魏松鍾道極便宜的價也要五六百兩銀子游履青道五六百兩嗎這有限得很啊魏松鍾道數目是不大我因為要在布置診所上一時付出去未免吃力一點我這幾天正轉彭老三的念頭前天已經略爲的吐了一吐他那口氣很好我現在一想如果我和他提起這人工太陽燈的事要他幫五六百兩銀子的忙接連着我再說你們的話未免減色了我和他從來沒有銀子進出趁着這一點松香架子說起來一定可以給你們幫忙不少我因此躊躇爲你們計我這人

工。太。陽。燈。的。話。還。是。不。和。他。開。口。的。爲。是。游。履。青。這。時。候。正。在。吞。煙。吐。霧。聽。了。這。話。口。中。還。啣。着。煙。鎗。急。忙。連。搖。了。兩。搖。頭。魏。松。鍾。還。以。爲。不。贊。成。他。的。計。劃。不。覺。楞。了。一。楞。游。履。青。將。一。筒。烟。吸。完。丟。下。烟。鎗。道。松。鍾。你。這。辦。法。我。不。贊。成。我。想。你。不。辦。則。已。辦。起。來。規。模。要。大。一。點。診。所。第。一。要。在。大。馬。路。第。二。單。是。診。所。兩。個。字。不。好。不。若。簡。直。叫。醫。院。我。雖。是。醫。道。中。的。外。行。人。工。太。陽。燈。的。價。錢。有。限。一。定。沒。有。愛。克。司。光。鏡。來。得。時。髦。依。我。說。索。性。弄。得。大。一。點。上。海。灘。上。的。事。那。一。件。不。靠。着。虛。聲。奪。人。場。面。越。闊。越。好。魏。松。鍾。道。現。在。幾。百。兩。銀。子。一。時。還。不。湊。手。多。了。更。爲。難。了。游。履。青。霍。地。坐。起。來。用。手。使。勁。拍。了。一。拍。胸。脯。道。銀。子。的。事。體。我。來。我。來。我。多。不。敢。包。辦。三。五。千。兩。銀。子。你。問。我。來。

拿。今。天。要。便。是。今。天。明。天。要。便。是。明。天。魏。松。鍾。聽。了。這。話。直。喜。得。抓。耳。撓。腮。但。是。臉。上。還。帶。着。一。些。懷。疑。的。神。氣。心。想。游。履。青。雖。然。用。得。着。我。彼。此。也。沒。有。這。麼。大。的。交。情。呀。游。履。青。道。依。我。之。見。你。明。天。趕。緊。改。變。方。針。放。大。範。圍。不。必。在。新。馬。路。舊。馬。路。簡。直。到。大。馬。路。人。煙。稠。密。的。地。方。去。辦。魏。松。鍾。便。也。將。計。就。計。道。那。末。我。明。天。便。回。報。那。新。馬。路。的。二。房。東。情。願。退。租。罰。去。定。洋。游。履。青。道。趕。緊。退。租。另。外。組。織。要。緊。接。着。又。說。了。許。多。引。動。魏。松。鍾。的。話。魏。松。鍾。雖。然。是。一。個。老。江。湖。這。時。候。竟。被。游。履。青。說。得。五。體。投。地。本。來。他。那。新。馬。路。房。子。並。沒。有。租。好。也。沒。有。設。診。所。的。思。想。他。聽。了。同。道。中。的。計。劃。便。信。口。開。河。的。拉。在。自。己。身。上。和。游。履。青。說。意。思。想。借。端。開。口。向。游。履。青。借。三。五。百。兩。銀。

子誰知游履青要大大的借用魏松鍾便給了不少甜頭與魏松鍾吃果然松鍾入穀正在兩人談得眉飛色舞十分得意的時候忽然扶梯上一陣鈴響有客上來薔薇花一猜大半是彭三大人趕忙出去一看果然是彭三大人便笑着迎接道三大人走好彭三大人顏下留了一大部時髦長鬚年紀還是五十二不滿步履強健和二十左右的少年一般這時候登登登帶著司的克上樓見薔薇花在扶梯邊招呼他抬起頭來笑了一笑走上扶梯薔薇花早將亭子間的門帘打起說三大人請裏面坐彭三大人見游履青魏松鍾宋子平三人全在那裏笑道今天電話果然不騙我是三缺一游履青道我們從來沒有騙過你前兩天你來晚了一點人散了那不能怪我們騙你今天你

幸喜來得早。再遲一刻。魏松鍾又要走了。彭三大人這時候忙將司的克向棹角上一鈎。走過兩步。却向牀上一看。游履青非常知趣。忙問彭三大人道。起來過了癮嗎。彭三大人眉頭皺了。一皺道。我的脾氣最不好。起來那幾口煙。總要人燒給我吸。小妾今天不提防。我起得略早一些。他到先施公司去買東西去了。因此我胡亂的抽了兩筒。總覺得不得勁。我一想索性到這裏來吧。宋子平忙向薔薇花招招手道。老五你來替三大人燒兩口。噫。彭三大人道。那是不敢當的一面。說着一面整個身體已靠在枕上。躺下去了。薔薇花早聽了。宋子平的話。執籤在手。替彭三大人燒煙。游履青見彭三大人臉上沒有什麼精神。曉得他是煙癮未過足。凡是煙癮未過足的人。最怕人家和他說。

話。游。履。青。深。曉。得。這。個。苦。衷。因。此。便。不。和。彭。三。大。人。多。說。什。麼。却。有。意。無。意。的。和。魏。松。鍾。談。些。閒。話。等。到。彭。三。大。人。一。口。氣。吸。了。七。八。口。煙。臉。上。漸。漸。有。了。生。氣。以。後。游。履。青。湊。上。去。道。怎。樣。我。們。可。以。動。手。了。吧。彭。三。大。人。道。是。碰。和。嗎。游。履。青。道。四。個。人。祇。好。幹。這。個。把。戲。彭。三。大。人。這。時。候。興。致。很。好。點。點。頭。道。那。末。碰。噓。宋。子。平。向。薔。薇。花。一。努。嘴。薔。薇。花。自。然。明。白。馬。上。命。娘。姨。大。姐。七。手。八。脚。早。將。碰。和。檯。子。擺。好。宋。子。平。游。履。青。彭。三。大。人。和。魏。松。鍾。四。人。便。入。座。碰。和。碰。了。兩。圈。游。履。青。露。出。一。些。倦。意。忙。拉。薔。薇。花。道。五。小。姐。謝。謝。你。替。我。代。兩。副。讓。我。抽。兩。筒。煙。薔。薇。花。道。游。大。人。你。的。機。器。怎。樣。這。般。弗。靈。剛。剛。打。了。汽。這。時。候。又。要。打。汽。了。游。履。青。一。面。笑。着。立。起。來。一。面。說。道。這。隻。老。人。頭。

牌的汽胎不行了。常常要漏汽。薔薇花笑道：「明天早點送到公司裏去補一補吧。」游履青道：「要補的時候還要和你身上借兩塊皮呢。」薔薇花聽了這話，伸手要去打游履青。游履青時游履青早已抽身，躺在煙鋪上去了。游履青正在抽煙的時候，門帘掀處，走進一個俏麗的倌人，身軀甚矮，瘦削得不盈一抱，穿了一套綠色印度綢的衣服，衣服四邊釘了白色絲條，格外清爽而鮮豔。圓圓的一張臉，一雙漆黑眼睛，骨碌碌兀自在眼眶內翻騰。游履青子細看時，正是彭三大人。所做的倌人叫愛蒂。愛蒂走進來，眼光四面一瞧，便走到彭三大人身旁，輕輕的將彭三大人一拍。彭三大人迴頭看時，見是愛蒂，笑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愛蒂道：「你不是打電話給我的嗎？」彭三大人道：「我沒有打呀。」

宋子平呵呵一笑道：「你沒有打是我替你先打了。」彭三大人對宋子平拱拱手道：「費心費心。」愛蒂也知趣對宋子平道：「宋大人，謝謝你。不是你打電話，他還不來叫呢。」彭三大人忙搖頭道：「不，我也正想寫局票請你來代打幾副呢。」彭三大人連搖了幾搖頭，那頰下一大部鬚鬚也隨着東西飄蕩。愛蒂推推彭三大人道：「三大人，你不要動了你的馬尾巴，又要亂得像稻草一般。」了說着，伸出纖纖玉手將彭三大人的大鬚子搖了兩搖。愛蒂不由得含笑道：「三大人，你不要動氣，你格格物事那哼會實梗多。」彭三大人笑了一笑，忙推開愛蒂的手道：「你不要胡鬧，又要將我的鬚鬚和別樣東西比較了。」愛蒂診勢擠到彭三大人，的懷內撒嬌撒癡道：「弗要嘍，我喜歡你這鬚鬚，摸摸也不要緊。」

你不許我摸我偏要摸說着又伸手過去宋子平在旁道你既歡喜三大人的這個東西你爽性揪了去白相也不要緊愛蒂對彭三大人瞧了一瞧做出媚眼來道三大人我依着宋大人的話揪了說着輕輕的用勁將彭三大人的鬚鬚揪了一揪彭三大人登時就喊了起來這時候游履青在煙榻上坐起來走到彭三大人的背後用手拉一拉愛蒂道我來討個人情你要揪三大人的鬚鬚等到夜裏沒有人的時候再揪這時候當着許多朋友面上你饒了他吧一面又拍一拍彭三大人的肩膀道你不是要他替你代碰和嗎那末你立起來讓他嗑彭三大人道我正打得吃力了說着立起來便讓愛蒂坐下去碰愛蒂道三大人你快點吸煙我只能代碰兩圈就要去的彭三大人

道不行不行。我偏要你多碰一歇說罷。便也和游履青一同躺在煙榻上去了。游履青特別巴結。却燒好兩筒煙。請彭三大人過癮。這時候兩個人一燈相對。頭碰頭的談個不了。那說話的聲音很低。那碰和的薔薇花愛蒂兩人。却碰得非常起勁。獨有宋子平身子。雖在碰和局中。那全副精神。却貫注在煙榻上的彭三大人。好似提起一隻耳朵。細聽彭三大人說些什麼。不知趣的。愛蒂故意將牌拍得應天似的響。道宋大人你怎麼不拉牌。噲宋子平被愛蒂這一叫。倒吃了一驚。笑道你真要嚇煞人呢。薔薇花插嘴道誰叫你碰和的時候。心不在牌上。不知道在那裏轉什麼歪念頭。宋子平道天曉得我是一個最老實的人。那裏會轉什麼歪念頭。薔薇花披一披嘴道你是老實人當中。

揀出來的宋子平還要分辨愛蒂道你不必說了還是好好的
碰和吧他們這裏四個人碰和那煙榻上彭三大人和游履青
越談越起勁鴉片烟更是一筒一筒的燒宋子平偷眼看時只
見游履青一會兒翹起幾個指頭與彭三大人看好似算什麼
帳似的一會兒湊過去與彭三大人附耳密談好似商量什麼
軍國大事似的子平心中暗暗得意心想一定是談得很入港
了這時候愛蒂猛的回過頭去見彭游二人這副密切的神氣
笑道喂游大人你怎麼要湊過去香三大人的面孔你不怕我
打翻醋罐頭嗎衆人被她這句話提醒忙迴頭去看果然游履
青簡直要和彭三大人臉靠臉了薔薇花也不禁笑着低低的
道哎呀要好得來魏松鍾也笑了起來彭三大人在煙榻上已

經聽見愛蒂的話放下煙鎗道你真吃醋嗎走過來你來香我
兩香老面孔不在乎此愛蒂道你真叫我香我還不香呢……
話猶未了彭三大人已經立起來走到愛蒂身後猛的將愛蒂
的臉捧着自家低着頭湊過去使勁的嗅了兩嗅道你不香我
我要來香你呢嗅完以後連呼好香好香那愛蒂縮之不迭已
來不及只得讓他儘情一香等到彭三大人放手以後愛蒂連
忙掏出印度綢手帕在頰上摩挲着似怨含顰的道三大人總
是實梗沒性命的瞎俏滿嘴大鬚鬚刺得別人家面孔上又養
又痛下轉再這樣我真要剪脫你這沒用的毛了彭三大人哈
哈一笑道恐怕你沒有那麼大的本領呢要動起剪刀來你沒
剪掉我的鬚鬚我先要剪脫你的……愛蒂聽了這句話忙要

立起來敲彭三大人。宋子平拉住道：「好了，好了，要打停一會兒。」再打我們先碰好，和再說。游履青也將彭三大人拉回煙榻。躺下來重新抽煙，抽不到三筒，那愛蒂的相幫在門外喊轉局。愛蒂迴頭來對彭三大人道：「三大人，你自己來碰吧，我要轉堂。」唱去了。彭三大人道：「謝謝你再替我代一圈，候我吃好了兩筒煙，你再走不遲。」愛蒂道：「一圈太多了，堂唱要脫忒了，那末你快一點吸，我再代碰兩副吧。」彭三大人嘻皮笑臉道：「那末三副吧。」愛蒂不響，一連碰好了三副，立了起來，叫彭三大人自來。彭三大人也不便再不動手，只得親自登場。薔薇花也要立起來，請游履青自家來游履青道：「五小姐，你做好人，索性做到底，再替我碰兩副吧。」我剛剛替彭三大人燒了幾筒，我自己還沒過癮。

呢。薔薇花道。弗是呀。我已經替你輸了不少了。游履青搖手道。輸贏小事體。你儘管碰你的麻雀。還要輸我的麻雀。更要弗靈了。還是你一手替我翻本吧。薔薇花無奈只得又替游履青碰。這時候游履青吸了兩筒煙。皺了兩皺眉頭。忙走到扶梯邊去打電話。打了好半天。方纔回到亭子間。游履青一問。只剩一副牌了。游履青立在薔薇花後邊。道。一副牌了一動不如一靜。還是請你代到底。恰恰薔薇花的運氣好。手風大轉。在末一副牌自家莊上連和了三副。兩副是台頂的。結賬下來。薔薇花非但不輸。並且還贏進了七八十塊錢。游履青翹起一個大姆指。頭道。五小姐的脚氣到底不推板。彭三大人早已推牌而起。橫在煙榻上抽煙了。薔薇花最心靈手敏也忙走過來替彭三大

人燒煙魏松鍾這時候要走彭三大人道松鍾不要走我們談談魏松鍾道不我去了一去就來的因爲有兩家病人還等着我呢履青道那末你去一去趕快回來我們也預備吃飯了松鍾點頭匆匆的去了宋子平趁着彭三大人吃煙的時候偷偷的問了幾句話游履青簡單的對他道行了行了他說隨便那一天簽字總可以叫我們先擬一張合同草底宋子平道你擬了嗎游履青道這裏怎麼好動筆只得候明天再預備宋子平道還是越快越好遲了也許有不相干的人來搗亂游履青搖搖頭道不會不會我們這兩天下全力注意着他便了這時候娘姨上來問宋子平道菜已來了阿要擺上來宋子平忙去問彭三大人彭三大人皺皺眉頭道我是剛剛起來不多一會肚

皮倒還不餓。我們不是說候。魏松鍾嗎。可要略等他一等。游履青道。我也不餓。那末候一候。松鍾吧。宋子平對娘姨道。盆子先擺上來。菜慢一慢罷。彭三大人問宋子平道。子平。我們隨便聚談談天。你又備了什麼菜。宋子平還未回答。薔薇花代答道。三大人沒有什麼菜。宋大人知道你喜歡吃四川菜。特爲到美麗川去叫來的。彭三大人對宋子平道。我到隨隨便便。你真太客氣了。宋子平道。並非是客氣。老實說。堂子裏的菜。現在真不講究。檯面擺上來。簡直不能下箸。還是叫幾樣來吃吃。免得菜蔬館的嘈雜。彭三大人道。愛蒂叫我請客。我想……游履青道。那還用游疑嗎。彭三大人道。並非游疑。我也嫌他那裏菜不好。宋子平道。最好照我這個辦法。菜隨便叫。至於照例文章。我們

還是禮不可廢一舉兩得最爲得體彭三大人連連點頭道好那末我明天就去寫請客票游履青道那也何必明天停一會再叫愛蒂帶請客票來便了彭三大人道我明天恐怕沒有功夫我們從前的幾個老朋友辦了一個地皮公司我也是一個小股東明天要開會不能不去一蹺游履青道你如沒有十分大關係這種普通的開會還是不去來得省事不瞞你說這種股份公司我兄弟也有好幾處有關係開起會來我從來不去因爲這種公司開會前幾天早已將一切開會的手續選舉的人物議決的結果內幕中人預備好了等到開會不過是官樣文章掩人耳目所以我發誓不到這種會場上去並且我發誓這種大公司的股份不買你想買大公司的股份簡直是受氣

受公司裏的權柄大的屠宰那是何苦我輩有錢樂得三五同志做一個規模不大的生意那末權自我操大家志同道合還有些趣味便是我和你談的那件事也一半由於吃大公司股份份的虧而起彭三大人聽了他這一番話頗能動聽宋子平又接上道對我有一個朋友買了一家什麼煉糖公司的股份那一天開會雙方有勢力的股東全帶了流氓挾了手鎗進場主席還沒報告三五句話台底下已起鬨喊打打嚇得我朋友從後門溜出他說做股東要連帶性命入股那真不上算第二天便七折八扣的將股份賣脫彭三大人道究竟中國人程度還沒有覈得上辦大企業人多口雜意見不齊實業不興也半由於此所以履青兄辦那小公司的計劃倒很覺得不錯正說

到這裏魏松鍾來了。彭三大人道：「松鍾來了，我們可以吃飯罷。」
薔薇花接着招呼：「娘姨搬上菜來。」宋子平道：「那末請坐。」
於是彭、宋、魏、游四個人坐下。薔薇花却手中拿着一瓶葫蘆瓶薄荷
酒，向彭三大人面前小杯子斟上。道：「三大人，你不是喜歡喝薄
荷酒嗎？今天怠慢些，請多用一杯。」彭三大人笑道：「謝謝你。今天
不能多喝，少一點少一點。」薔薇花又斟到魏松鍾面前，忽然想
着道：「哎呀，魏大人是喜歡喝白蘭地的呀。」說罷忙叫娘姨取了
白蘭地來替魏松鍾斟上。松鍾謝道：「今天也不是大請客，隨便
吃飯何必這般客氣？」酒瓶放下，讓我自來罷。」薔薇花道：「候我斟
過了那邊的，再交酒瓶給你說罷。」又走過去將游履、青、宋子平
的酒斟好。彭三大人嚷道：「餓了，餓了，便舉箸大嚼。」美麗川的菜

本來很不錯。加之這一天，宋子平特別招呼，多加燴菜、錢、那菜更可口。彭三大人一口氣喝了兩杯酒，吃了一碗半飯，薔薇花道：「三大人慢慢交用飯，噫，還有小菜沒上來呢。」彭三大人道：「行了，吃了罷。」向宋子平道了一聲謝，又橫下煙榻，抽煙。游履青這時候也吃完了，忙湊過來對彭三大人道：「哎呀，我倒忙却了一件事，吃飯的時候沒有替你將愛蒂叫來，你不是要明天在那裏請客嗎？」彭三大人道：「不必再叫了，停一會我到他那裏去寫請客票罷。」在座三位我面約了明天下午五點鐘，你們千萬請早一點游。宋二人俱答應道：「必到必到。」魏松鍾道：「我明天恐怕要遲一點。」彭三大人道：「診所裏的事提早一點便了。」魏松鍾道：「晚飯必來吃。」五點鐘恰恰另外有些事，我向來喜歡老老。

實實預先說明白省得大家呆等彭三大人道明天沒有空今天晚上有空嗎魏松鍾道今天沒有什麼事了你有什麼見教彭三大人道小妾又發老毛病了此地散了請你同我到舍間診一診魏松鍾一想趁此可以代宋游二人盡一盡力忙道可以以彭三大人拱拱手道那真感激之至當時彭三大人又吸了幾口煙和衆人說笑一回彭三大人便起身要走宋子平問還有興致再碰幾圈吧彭三大人搖搖頭道今天我還要邀松鍾到舍間去替小妾診病不能不就走了宋子平道那末便不敢屈留姨太太貴體有什麼不適意的地方彭三大人皺皺眉頭道也沒有什麼大關係還是經期上的老毛病游履青道松鍾兄婦科尤爲拿手一定可以藥到病除彭三大人道上次

也是松鍾治好的。這一次當然以資熟手了。說罷謝了宋子平，遂拉着魏松鍾走了。現在且不提宋子平游履青，再商量些什麼計劃。如今且說彭三大人拉着魏松鍾出了薔薇花妓院。彭三大人是有汽車的便利，松鍾同車回去。彭三大人的住宅在虹口海甯路，雖離法租界很遠，但是汽車甚快，不一會到了彭三大人下了車，車夫捏了兩捏喇叭，管門的人早已聞聲開門。伺候彭三大人住宅是一所沿街小洋房，很爲精緻。下得車來，彭三大人招呼汽車夫車子不要開走，候送魏大人回去。車夫諾諾遵命。彭三大人和魏松鍾進門以後，彭三大人道：松哥，我們樓上坐，可以多談一刻。松鍾跟着上樓。彭三大人便邀松鍾到臥室前面那一間坐下。姑娘送上茶來，便接着將煙盤捧出。

煙燈點好。彭三大人道：「松鍾，我們躺下來談。」松鍾便也躺在彭三大人的對面。松鍾先問道：「姨太太到底有什麼毛病……話猶未了。」彭三大人眯縫着眼睛，略搖了兩搖頭道：「還是有些經痛，沒有大關係。他此刻看戲去了，還未回來。我們先談談別樣說罷。」吸了兩筒煙，放下煙鎗，問魏松鍾道：「松鍾，我們老朋友了，我有一句話要請教。請教魏松鍾聽了這句話，不覺吃了一驚。不知彭三大人有什麼重要的話質問。忙道：『什麼事？』彭三大人道：『履青，你和他認識了多少時候？』魏松鍾道：『履青也是老朋友了。好像還是前清光緒末年，我們就軋朋友了。』彭三大人道：『那時候他做什麼事？』魏松鍾沉吟了一下道：『那時候他還是三品頂戴，湖南候補知府呢。』彭三大人笑迷迷道：『松鍾，你也沒有』

到過湖南怎麼認識游履青呢。魏松鍾道說來話長。那一年正是端午帥過上海履青是午帥在湖南賞識過的人。他特爲借了一個例差名目到上海迎送午帥在那個當口。我已經畢業了。在一家醫院裏實習。晚上沒事在應酬場中由人介紹便認識他了。眨一眨眼這話已快念多年了。彭三大人道湖南知府是的確的嗎。魏松鍾點頭道的確的這一層我最記得清楚。他那手本履歷我全見過的那時候。他還當着湖南銅元局的提調呢。彭三大人道那末光復以後呢。魏松鍾頓了一頓道光復以後蹤跡稍疏……說到這裏心中暗暗一轉念頭不好履青還托我呢。不可這般說法忙換了口風道蹤跡雖疏每年總在上海見一兩次。彭三大人道聽說民國四五年的時候。他還在

徐州臧大帥那裏當過文案。有這件事嗎？魏松鍾道有的有的。那一年臧大帥還派他到上海來買一票軍火。還天天同一班軍裝洋行買辦混在一起。我也叨陪末座呢。彭三大人又凝了一凝神。道：履青近年的境況怎樣？魏松鍾道：近況……正要說下去。心中又暗暗轉念道：履青既托了我，總要說得好聽點。便接着道：近況我雖不十分清楚，大概還可以。究竟他自從前清到如今，闊差沒有脫手。宦囊也可想而知……彭三大人微笑道：松鍾，你不必替他客氣。我並不和他有什麼借貸。老實說他新近約我合夥辦一個小小的公司，合同條件大致他已和我說過。承他推重我，我十分慙愧。股份也不生問題。我打聽打聽你，我究竟和他初交，看上去這人是非常豪爽。銀錢進出沒有

共事過便中只得向你打聽一打聽我格外放心了。既然他是你的老朋友還有什麼說頭呢。不過我們今晚談的話你千萬不要告訴履青萬一履青說我不相信他那很難以爲情了。魏松鍾道曉得曉得這時候魏松鍾忽然聽壁上的掛鐘鏗鏗敲十一下。松鍾道時候是不早要回去了。彭三大人一把拉住了。道且慢我還有話說。宋子平兄也是你的老朋友嗎。魏松鍾道子平一向在北京部裏當差使我却不十分熟。上年在福建辦了一蹙烟酒局後來因爲那邊的局面變了方纔回到上海我也從履青介紹認識的。彭三大人道這一次履青和我組織的這一個公司子平也有份不過子平的股子不多他總算監察人地位權柄全在我手裏到沒有什麼十分關係。魏松鍾趁勢

問道你們這公司已定局了嗎彭三大人點點頭道差不多了。只要明後天簽一簽字各人劃一劃款子那便算成立魏松鍾道也不立案註冊嗎彭三大人搖搖頭道立案註冊有什麼用處徒然多費許多手續讓什麼部裏署裏敲一筆竹槓我們只要有資本辦事那些空把戲不必做履青也是這麼說因此我們也決意實地辦事別的不管魏松鍾暗中一想他們註冊不註冊與我何干我何必多所挑剔便也不往下再問岔開去道幾時開幕呢彭三大人道我們這公司也無所謂開幕明天股款收齊便算開幕橫豎我們是放款押款的買賣沒有門市也不必門面裝潢何必多一筆開幕開銷履青和我說上海許多公司商店開幕他們用了不少錢預備什麼茶點呢照相呢甚

至於大菜呢。無非爲報紙上製造新聞。第二天登出來。掩人耳目。起見。我們實事求是。這種浮文也免了。魏松鍾也點頭道。正是。正是。做買賣。最怕浮費消耗。省一個便。譬如賺兩個履青的。計劃很不錯呢。彭三大人道。我也覺得履青人很核實。所以肯和他合辦這件事。魏松鍾樂得順水推舟道。好極好極。將來一定很發達的。說完了。正經話。兩人又談了些閑話。彭三大人轉到自己臥室去。打了一個轉。出來對魏松鍾道。小妾今天好一點。他因爲倦極了。要睡了。明後天我帶他到你診所裏來。請你診治罷。魏松鍾道。倘若仍是經痛老毛病。只消還吃上一次的藥水。不必另外開方。彭三大人點點頭。松鍾也不久坐。便告辭了。彭三大人坐了彭家汽車回家安寐。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

下。半。天。魏。松。鍾。如。約。到。了。愛。蒂。妓。院。裏。赴。彭。三。大。人。之。約。其。時。
游。履。青。宋。子。平。未。來。彭。三。大。人。笑。嘻。嘻。和。魏。松。鍾。道。昨。天。談。的。
那。件。事。今。天。已。經。簽。字。了。說。着。拍。拍。衣。服。口。袋。道。合。同。在。身。邊。
呢。你。可。要。看。一。看。魏。松。鍾。道。公。司。的。事。我。是。外。行。合。同。更。有。許。
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彭。三。大。人。道。合。同。沒。有。幾。筆。簡。單。得。很。你。
瞧。瞧。也。不。要。緊。說。着。伸。手。插。入。口。袋。正。要。將。合。同。拿。出。給。魏。松。
鍾。看。忽。的。愛。蒂。的。房。間。裏。娘。姨。喊。了。一。聲。三。大。人。客。人。來。了。彭。
三。大。人。抬。頭。一。看。只。見。門。外。走。進。一。個。身。材。高。大。滿。口。金。鬚。的。
外。國。人。魏。松。鍾。不。覺。吃。了。一。驚。不。知。那。外。國。人。究。竟。是。什。麼。人。
後。來。魏。松。鍾。是。否。看。見。彭。三。大。人。的。合。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不測風雲三大人入獄 無情花絮七小姐翻腔
却說彭三大人。在愛蒂家請客。魏松鍾先到。彭三大人正要將
與游履青。宋子平所訂的合同。從口袋中取出。交給魏松鍾閱
看。恰恰有客人來了。彭三大人抬頭看時。却是一個外國人。彭
三大人趕忙立起來。和他招呼。魏松鍾倒很奇怪。彭三大人到
上海時候。不久。何以外國朋友正在懷疑細聽。那外國人却說
得一口很好的中國話。魏松鍾愈加疑惑。暗想這種場面的外
國人。倒很不容易得呢。彭三大人忙替松鍾介紹道。這一位是
家表兄。華則揚。又向華則揚介紹道。這是有名的醫家。魏松鍾
華則揚。連連點頭道。久仰。久仰。常常在報上瞧見廣告。和聽見
許多廣東朋友說起。很佩服呢。魏松鍾謙遜道。不敢當。不敢當。

心中也。想。尋。些。恭。維。的。話。敷衍。華。則。揚。可。是。不。知。華。則。揚。是。個。什麼。路。數。的。人。也。不。敢。造。次。正。在。這。時。候。游。履。青。從。外。面。來。了。臉上。露。出。很。高。興。的。樣。子。氣。色。也。比。昨。天。光。昌。了。不。少。進。門。以後。忙。與。各。人。招。呼。華。則。揚。他。本。來。認。得。笑。問。道。則。揚。先。生。這。幾天。居。仁。里。去。嗎。華。則。揚。也。笑。道。久。已。不。去。了。游。履。青。道。怎麼。近。來。的。興。致。推。扳。點。嗎。華。則。揚。道。這。到。不。是。那。裏。近。來。很。蹩。脚。沒有。什麼。出。色。人。物。掉。來。掉。去。全。是。這。班。人。誰。願。意。到。那。裏。去。尋。老朋友。呢。因。此。我。懶。得。去。了。游。履。青。道。你。喜。歡。掉。新。鮮。那。裏。有。呢。魏。松。鍾。在。旁。聽。他。們。這。一。問。一。答。明。白。這。位。華。則。揚。是。一。個。上海。老。白。相。說。出。來。的。話。很。覺。內。行。心。中。格。外。奇。怪。一。個。悶。葫。蘆。莫。名。其。妙。這。時。候。彭。三。大。人。歪。到。烟。榻。上。去。抽。煙。魏。松。鍾。趁。

勢走過去問個明白。魏松鍾低低的問彭三。大人道：「這一位令表兄怎麼……底下的話還未說出來。」彭三大人道：「你是因爲他有些像西洋人嗎？」魏松鍾點點頭。彭三大人道：「我們那位姑丈從前到法國的時候，夾了一個外國姘頭，生下了我們這位表兄。後來姑丈回國，那外國姘頭不肯來，就此拆散，却將家表兄帶了回國。他得母體最厚，所以很像西洋人。」魏松鍾道：「哦，原來如此，怪不得不像中國人呢。」這句話說了，又覺得不妥，要改一句話。又一時轉不過來，只好不響。恰恰游履青走過來，問彭三大人道：「你今天還約了什麼人？」彭三大人道：「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宋子平，沒有來。」正說之間，宋子平也來了。彭三大人道：「好極好極，遂尋着愛蒂。」問道：「新利的菜送來了嗎？」愛蒂道：「這時

候恐怕還早呢。怎麼你們就要吃了嗎？彭三大人道：「今天我們想換一個花樣先吃飽了再說。」愛蒂迴轉頭來問：「阿姨，你去看一看菜可曾送來？」倘若沒有送來，趕緊打個電話去催一催。就說：「客人等吃呢。」阿姨答應着去問回來道：「菜來了。」彭三大人道：「那末擺起來。」宋子平插嘴問：「彭三大人，今天的菜是那裏的？」剛剛聽你說：「是什麼？」新利是大菜嗎？彭三大人道：「正是昨天的。」我吃了你那特別叫菜很好。我一想：「今天必定要別開生面纔好。」因此想着這大菜的一個方法。客數少了，他還不肯送呢。是我再三派人交涉，多加菜錢。他方始應允。一客差不多合着三客的價錢。那菜似乎不錯。停一會，我們嘗嘗。這時候大菜館的西崽已上來，幫着阿姨安排席次，布置刀叉，須臾各人就座。這

一天各人的興致很好。每人全叫了兩三個局。霎時間絃管咿呀清歌，雋諳非常熱鬧。那中西合璧的華則揚，尤爲高興。見着別人所叫好看一點的，信人他全要轉一個。從前上海堂子裏，信人見着外國人，叫局非常害怕。總懷着一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如今也漸漸的开通了，覺得外國人也和中國人一樣，沒有什麼分別。證明一般媚外的現狀也覺得。外國人唱格外有面子。何況這位華則揚，貌雖外國，言語和中國人一般。那些信人更覺得有趣。很肯敷衍他。但是說不到幾句話，總要對則揚的臉上瞧瞧。許多懷疑的話，不便啓齒。魏松鍾緊在華則揚的座旁，瞧了非常有趣。這一檯洋式花酒，直吃到十點鐘。敲過方纔完畢。娘姨收拾了檯面。彭三大人過足了癮。正要

預備打牌。忽的彭三大人的汽車夫走上來對彭三大人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彭三大人點點頭道：「曉得了，我就回去。」汽車夫道：「在外面等着呢。」這一句話上面兩個字，汽車夫說得很含糊。游履青忙問彭三大人道：「誰等着你？」彭三大人搖搖頭道：「不相干，不相干。」游履青道：「是有朋友尋你嗎？何不請上來坐一坐？」彭三大人微笑道：「不相干，是小妾游履青道姨太太是來捉拿你的吧？」那末你快一點回去，免得淘氣。」彭三大人道：「不要緊，他原說今天去看影戲，不知怎樣去晚了，好位置沒有，他便尋到這裏來了。」游履青道：「那末你何不請他上來坐一坐？」另外一間房間便了。」彭三大人道：「使不得，使不得。」魏松鍾道：「我看還是你送你們姨太太回去。」橫豎車子快，你一去再來不遲。我們等。

着。你。便。了。彭。三。大。人。略。爲。躊。躇。一。下。道。那。末。我。送。他。回。去。再。來。也。好。請。你。們。略。候。一。候。游。履。青。道。我。們。一。定。在。這。裏。等。你。彭。三。大。人。便。穿。了。馬。褂。下。樓。果。然。見。自。家。姨。太。太。老。七。坐。在。車。內。候。着。彭。三。大。人。不。敢。怠。慢。便。鑽。進。車。內。他。那。姨。太。太。老。七。也。是。堂。子。裏。出。身。芳。名。叫。春。鴻。別。墅。雖。是。蘇。州。人。却。在。北。京。討。的。彭。三。大。人。上。車。以。後。吩。咐。車。夫。開。車。回。去。老。七。在。車。上。只。縮。在。車。角。一。聲。不。響。彭。三。大。人。曉。得。他。是。動。氣。了。忙。湊。過。去。道。怎。麼。你。今。天。影。戲。沒。有。看。得。成。麼。老。七。半。天。不。響。冷。冷。地。道。看。成。了。也。不。來。尋。你。衝。散。你。們。的。好。事。做。討。厭。人。了。彭。三。大。人。道。笑。話。笑。話。那。有。什。麼。好。事。你。千。萬。別。疑。心。老。七。微。微。一。嘆。道。疑。心。又。怎。樣。不。疑。心。又。怎。樣。大。人。老。爺。們。嫖。堂。子。誰。還。能。管。呢。彭。三。大。人。發。

急道：「這種請客也算不了。嫖老七又哼一聲道：「這還不算嫖。那末索性不回來。天天成日成夜的睡在堂子裏罷。」彭三大人分辯道：「誰睡呢？」老七道：「誰瞧見你睡不睡？」說罷一賭氣別轉臉去對窗外邊看。不理彭三大人。彭三大人心想：「不管他。候到了家裏再來下功夫敷衍橫豎他常常發脾氣的不要緊。又湊過去對老七道：「車子上我不和你爭。到得家裏再和你說。」老七怫然道：「別說了。越說越要露出馬脚來。我聽了越動氣……說到這裏掏出手帕來掩住臉。彭三大人瞧不清楚也不知道他是揩眼淚還是拭鼻涕。彭三大人知道他吵起來總免不了一哭。便也不往下說。這時候車子已到自家門首停下來。車夫開了車門。老七還是縮着不動。彭三大人推推他道：「到了下來罷。老

七道不必下來罷。我還是送你到你那心愛的愛蒂那裏去吧。免得你心裏不快活。接着吩咐車夫道：開回去。彭三大人道：你別說笑話了。倘然我愛在那裏，還肯送你回來嗎？說罷不由分說，拖了老七下車。老七的氣力本來很小，不能抵抗。現在也樂得將計就計的，下車進宅。這一夜不消說得。彭三大人在他姨太太老七面前，曲盡綢繆，百般敷衍。總算一場風雲吹散。可是愛蒂那裏，只好失約不去。累得游履青、宋子平一班人，等到一點多鐘，打電話問明彭三大人，不能脫身。因為赤脚酒沒有碰和特別替主人繃場面。每人出了十二塊錢，買了一張票。總算對於主人盡了義務。方纔掃興散去。彭三大人為姨太太老七所管束，一連三五天沒有出門游履。青和宋子平却每天到彭

三大人那裏去週旋一番。每每深談到夜裏，方肯散去。彭三大人這時候異常相信游履青和宋子平。那老七見游宋二人常常來之不已，心中有些討厭，暗想引誘彭三大人到愛蒂那裏去，一定是這兩人。倘若不叫自家老爺離開這兩人，終是禍根。有一天老七見游履青走後，對彭三大人道：「我看游家裏一副老奸巨滑的臉，一定不是好路道。你和他們少在一起，爲是彭三大人笑道：「你又瞎說了。游履青這人再老成沒有了，你怎麼說他老奸巨滑？他現在和我合辦這放款公司，我們有了銅錢銀子交涉，怎麼好不常見呢？」老七道：「啥格？你和他們一同做生意嗎？」伸伸舌頭道：「靠不住，你一定要吃虧。」彭三大人哈哈一笑道：「我做了這半輩子的事業，也沒有吃過人家一個虧。這決計。」

不。會。的。倘。是。我。不。問。明。了。別。人。摸。清。楚。了。根。抵。我。也。決。不。肯。簽。字。付。銀。子。呀。老。七。道。你。付。了。他。多。少。彭。三。大。人。道。有。限。得。很。不。過。兩。三。萬。老。七。道。兩。三。萬。還。少。嗎。彭。三。大。人。道。他。也。付。了。我。四。萬。呢。他。比。我。付。得。多。這。還。不。相。信。他。嗎。老。七。道。他。付。了。四。萬。給。你。嗎。彭。三。大。人。道。自。然。他。沒。有。現。款。給。我。見。面。我。肯。將。銀。子。鬆。手。嗎。老。七。道。那。末。做。點。啥。生。意。買。地。皮。還。是。開。店。彭。三。大。人。搖。搖。頭。道。都。不。是。買。地。皮。太。呆。開。店。成。本。太。大。我。們。所。做。的。生。意。比。買。地。皮。開。店。還。要。好。專。門。將。銀。子。洋。錢。借。給。人。家。收。利。錢。用。老。七。道。哎。呀。那。更。可。怕。借。了。出。去。不。還。怎。麼。樣。彭。三。大。人。哈。哈。一。笑。道。你。真。是。女。流。之。輩。不。懂。什。麼。銅。錢。銀。子。豈。是。隨。隨。便。便。肯。借。給。人。家。的。嗎。第。一。要。有。值。錢。抵。押。的。東。西。第。二。要。有。確。實。

可。靠。的。保。人。到。期。不。贖。我。們。可。以。拍。賣。他。的。東。西。賣。了。不。穀。可。以。向。保。人。追。補。這。是。萬。無。一。失。比。典。當。還。要。穩。賺。銅。錢。老。七。道。那。末。我。的。小。姑。妹。當。中。沒。有。銅。錢。用。拿。點。物。事。也。可。以。來。押。押。嗎。彭。三。大。人。笑。道。可。以。可。以。你。經。手。我。們。利。息。格。外。便。宜。些。老。七。披。一。披。嘴。道。你。當。我。真。替。你。們。拉。生。意。嗎。老。實。說。有。值。錢。的。東。西。還。不。敢。交。給。這。老。奸。巨。猾。的。姓。游。的。和。鬼。頭。鬼。腦。的。姓。宋。的。呢。彭。三。大。人。搖。搖。頭。道。不。公。司。裏。歸。我。作。主。我。是。經。理。姓。游。的。是。協。理。姓。宋。的。是。稽。查。他。們。兩。個。人。沒。有。權。柄。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老。七。對。彭。三。大。人。臉。上。望。一。望。道。相。信。是。相。信。你。只。怕。你。給。愛。蒂。的。米。湯。灌。昏。了。將。要。緊。的。東。西。擱。在。堂。子。裏。了。彭。三。大。人。道。公。事。公。辦。那。裏。可。以。這。樣。糊。塗。說。罷。兩。人。又。打。趣。了。

一。回。忽。的。娘。姨。進。來。說。游。大。人。來。了。彭。三。大。人。道。請。上。來。請。上。來。老。七。便。要。避。至。後。房。彭。三。大。人。道。不。要。緊。橫。豎。常。來。的。熟。人。你。坐。着。聽。聽。也。曉。得。我。們。公。司。裏。正。在。這。裏。做。生。意。呢。不。然。你。一。輩。子。不。肯。相。信。還。當。我。是。瞎。話。三。千。呢。說。罷。游。履。青。已。走。進。來。和。彭。三。大。人。招。呼。了。寒。暄。了。幾。句。又。和。老。七。周。旋。了。一。番。問。老。七。道。這。幾。天。去。看。戲。嗎。老。七。搖。搖。頭。道。餽。游。履。青。道。那。末。影。戲。去。看。嗎。聽。見。說。新。打。出。一。本。中。國。片。子。叫。什。麼。梨。花。魂。很。好。老。七。搖。搖。頭。道。看。是。看。過。了。一。次。很。好。是。不。見。得。教。書。先。生。弔。東。家。孤。孀。的。膀。子。有。啥。好。游。履。青。道。哦。是。不。好。嗎。那。末。我。不。去。看。了。老。七。道。我。是。瞎。說。瞎。作。興。喜。歡。弔。膀。子。的。男。人。看。了。高。興。也。未。可。知。彭。三。大。人。在。旁。插。嘴。道。我。和。游。先。生。全。老。了。退。火。了。

弔膀子的心思。老早攔起游履。青道對呀。我們正經事體還沒
有功夫幹。還有功夫弔膀子嗎。正說到這裏。宋子平又來了。老
七便搭越着走了。子平坐定以後。對彭三大人道。履青要動身
到北京去。一踰他和你說了嗎。履青道。我也剛剛來來了。談些
影戲的閒話。沒有談到正經事呢。彭三大人皺着眉頭道。履青
兄。你怎麼要到北邊去。現在公司裏的事。還沒有做一筆生意。
呢。你還是緩一緩再走。游履青道。我也想不去。可是那邊昨天
一連來了兩個電報。催我到不能不走。一踰說罷。從懷中掏出
兩封電報。和兩三封信。亂七八糟。一大疊。游履青翻了兩翻道。
我先將昨天早上那一封電報給你。看於是檢出了遞給彭三
大人。彭三大人抽出一看。只見上面一字一字。潦潦草草。譯着

道

滄海旅館探交游履青兄。事已妥。甚盼來一接洽。禹

彭三大人問道。這禹字便是前天所談令親江禹門嗎。游履青點點頭。又檢出第二封電報給彭三大人。瞧上面又寫道。

滄海旅館游履青兄。昨電諒達。款齊候速來面洽。運匯。

遲恐移存他行。禹。

彭三大人道。這筆款子是那筆現銀子嗎。游履青道。正是彭三大人臉上微微的笑了。一笑道。那末你到不能不趕緊去呀。游履青道。正是因此不能耽擱。彭三大人道。共總一起有多少。游履青道。確數還不知道。大約總在二三千隻以上。彭三大人伸一伸舌頭道。二三千隻合多少銀子呢……宋子平插嘴道。聽

聽看二三千隻元寶不少。其實一隻元寶只合五十二三兩庫平銀子。再合九八規元。也不過七十三四兩規元。一千隻元寶只合到七萬三千多兩規元。算他是二千隻元寶。也不過十四萬六千多兩規元。再合洋錢。也不過二十萬左右。不算什麼多。游履青道多呢。不能算多。但是前途有的是硬貨元寶。不是鈔票。不是存摺。一包一紮。就可以帶得來的。請教這二千隻元寶如何運法。所以江禹門着急。第二封電報說。面洽運匯。我不得不趕緊去跑。一蹙彭三大人道。那是以快去一蹙。爲是游履青道去呢。是當然去了。不過有一層究竟。這二千隻元寶怎樣運法。交給轉運公司。恐怕太招搖了。運費固大。還恐怕惹出別樣風波。來現在沿鐵路的許多軍閥。那一處不是如虎如狼磨牙。

切齒想吃天鵝肉萬一遭了文明路刦那真不合算我也不敢擔這重任彭三大人皺了眉頭道這也是一個困難的事宋子平也幫着躊躇了半天大家束手無策還是游履青道我有一個主意只好見事行事我想到東交民巷去和外國銀行商量倘若他答應收買我們的硬貨元寶到上海交規元最好萬一他不肯請他代我們包運多化幾個運費我們所損失也有限橫豎外國銀行家我有幾個熟人可以商量彭三大人道好好好這個辦法最妥當我們中國人的事體到了要緊的時候只有請出兩個外國人來除此便無別法當時宋子平在旁道履青你剛纔沒和我說有交民巷外國人這條路數既然有此妙策事不宜遲快去爲是彭三大人也催着道快去快去游履青

道。照。你。們。二。位。這。般。性。急。簡。直。要。叫。我。乘。着。法。國。飛。機。去。方。始。稱。心。我。現。在。打。算。兩。三。天。後。再。動。身。因。爲。上。海。還。有。一。兩。處。的。事。沒。有。清。楚。彭。三。大。人。道。橫。豎。你。不。久。就。來。的。不。要。緊。的。事。暫。且。攔。一。攔。再。說。游。履。青。這。時。候。又。從。身。邊。掏。出。一。個。小。小。的。湖。色。外。國。信。封。游。履。青。抽。出。了。那。信。封。內。的。一。張。紙。片。瞧。了。一。瞧。仍。就。套。進。去。對。彭。三。大。人。道。童。老。太。太。那。筆。股。本。今。天。我。本。說。劃。給。你。不。過。我。忽。然。有。一。筆。款。子。要。替。一。個。朋。友。墊。一。墊。刻。不。容。緩。我。先。挪。移。了。用。一。用。明。後。天。：：。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至。遲。一。個。禮。拜。我。那。朋。友。一。定。可。以。還。我。我。收。到。了。仍。舊。隨。手。劃。給。你。不。知。道。行。不。行。彭。三。大。人。坦。然。不。疑。道。笑。話。了。我。們。自。己。人。這。一。點。有。什。麼。關。係。橫。豎。這。幾。天。也。用。不。着。款。子。攔。在。

錢莊裏也是攔游履青道。不過有一層。你是已經將股單股摺付給童老太太了。你手裏豈不落空了嗎？彭三大人道：「不要緊。錢在你手裏，還不是和我手裏一般嗎？」游履青道：「這件事似乎總不妥。我想了一個法子，由我寫張期條給你，總算這筆錢是我借的那便妥當了。」彭三大人道：「期條可以不必早一點交給我，便了游履青板了一板面孔。」道我兄弟做事關係到銀錢上面，尤其要清清楚楚。手脚乾淨處，處腳踏實地。在外面南南北北混了三十年，全靠這一點信用。我如今已寫了一張期票在此，請你暫且收下，說罷將那湖色洋信封遞了過去。彭三大人，不肯接手，笑着道：「你真麻煩。這麼一來，我又要擔着保存的責任，歇兩天又要還你，未免多一番手脚。」宋子平對彭三大

人道履青這個手續却不可少的。他向來的脾氣是如此。一板一眼。你。不。收。他的。這筆據。他一定不肯罷休。游履青笑道。不收。也不要緊。我只好北京暫且遲幾天再去候這筆款子調度好了。交給你再走。彭三大人信以為真。忙道。不可。不可。大事耽擱了。那未免不合算。加此。我便收下。代你保存幾天。說罷。接過那湖色洋信封。抽出一看。匆匆的又套了進去。隨手往煙盤內一放。接着催促游履青趕緊動身。游履青道。我打算明天夜車去。彭三大人道。我和子平到車站上來送你。游履青道。我們自家人何必客氣。三人又說了些閑話。履青看一看表。覺得時候不早。對彭三大人道。我明天動身。今晚回去。還要寫幾封要緊的信呢。便不再多談。告辭了。彭三大人先走。宋子平候游履青。

走了以後又和彭三大人說了半天的閑話無非預算游履青這一次去了將童老太太這筆款子運來上海以後如何布置如何賺錢雖屬空中樓閣之談兩人說來却津津有味大概談快樂的話彼此總是越說越高興的加之彭三大人煙癮極大晚上不喜歡睡覺格外健談直到夜裏三點鐘敲過彭三大方纔放宋子平回去到了次日晚上九點模樣宋子平又如約而來和彭三大人到車站去送游履青宋子平來時彭三大人剛剛起身早癮還沒過足見宋子平來了慌着道哎呀不好送履青上車恐怕時候來不及了吧宋子平笑道不忙早呢來得及來得及此刻不過只有十點鐘夜車要十一點半才開你慢慢的過癮不遲彭三大人聽了他的話便安心過癮宋子平從旁

催促着到了十一點敲過兩人同車直向北車站而來買了月台票進去尋到臥車上果然見游履青在那裏彭三大人先看見忙拉着宋子平道履青在那裏履青在那裏履青也看見了彭三大人招招手彭宋二人過去游履青邀他們到臥車的房間內坐彭三大人見履青的行李不多只有兩隻皮包一隻藤籃彭三大人道履青你沒帶鋪蓋嗎游履青道只帶了兩條毯子一個氣枕就行了宋子平道橫豎一路火車上臥車裏總有鋪蓋很便當到了北京鋪蓋更不生問題了游履青道出門最怕多帶東西少一件好一件彭三大人道我最怕出門起門來很麻煩別樣不打緊便是那一付煙具就很費周折了不帶也不行帶又時時刻刻耽心有小妾同行什麼東西還可以往

女人身邊一塞好辦一點倘使我一個人走那簡直束手待斃了。我真佩服你你是怎麼辦的。游履青道我的癮比你小得多。一天兩天可以勉強將就吞兩顆丸藥過得去。車上只有兩天一夜不致於打饑荒到了北京更不要緊隨時隨地皆可公開。宋子平搶着道這條路上不行到津浦關起睡車的門一樣可以大抽而特抽多給點小帳給茶房便了。游履青道曉是曉得有這麼一個門檻我能不叨光還是省一件事的好……正說到這裏忽的車上西崽走着嚷道快開車了送客的人好下去。了。游履青忙立起來對彭三大人和宋子平道請下去罷。彭三大人掏出表來一看道還有五分鐘呢。宋子平道我們還是先下去的好。彭三大人對游履青拱拱手道那末不遠送了盼你。

早些回來。一到了北京，見了童老太太，有了切實辦法，請你先打一個電報給我們游履青，點點頭道：「曉得曉得，還要說別的話。」那火車已經蠕蠕而動，彭三大人大吃一驚，和宋子平道：「不好，我們來不及下去了，怎麼樣？」兩人正在驚慌之際，火車忽又停了。原來剛纔並非開車，是接後面的車子。游履青催着道：「時候也不早了，請你們下去罷。」於是彭三大人和宋子平便別了履青下車而去。彭三大人等還未走出車站，一聲汽笛，火車已載着游履青、風馳電掣，離開上海而去。如今且按下游履青到北京的事不提。且說彭三大人自從游履青走後，一眨眼已將一禮拜。宋子平仍舊是天天來鬼混，過了一禮拜，游履青不但沒有信息，連到京的電報也沒有。一封彭三大人問宋子平。

道。這。是。什。麼。原。故。難。道。出。了。什。麼。意。外。不。成。宋。子。平。搖。搖。頭。道。決。計。不。致。於。如。此。履。青。向。來。筆。底。下。懶。不。過。以。我。揣。測。他。沒。有。信。來。一。定。回。來。得。很。快。彭。三。大。人。被。他。這。一。說。到。也。放。心。了。一。半。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過。一。個。禮。拜。彭。三。大。人。仍。舊。沒。有。得。着。游。履。青。的。信。息。恰。恰。他。的。姨。太。太。老。七。這。幾。天。身。患。瘧。疾。每。天。下。午。寒。熱。直。到。夜。裏。兩。三。點。鐘。方。纔。熱。退。鬆。動。當。那。瘧。疾。發。作。的。時。候。先。寒。後。熱。老。七。睡。在。牀。上。呻。吟。不。絕。熱。極。了。且。有。譫。語。模。糊。彭。三。大。人。意。思。想。請。魏。松。鍾。診。治。老。七。不。相。信。西。醫。更。不。敢。吃。金。雞。納。霜。獨。相。信。坐。轎。子。的。舊。式。郎。中。彭。三。大。人。沒。法。只。好。依。着。病。人。的。話。可。是。吃。了。中。醫。的。藥。寒。熱。雖。漸。漸。的。減。下。來。如。此。一。拖。足。拖。了。三。個。禮。拜。彭。三。大。人。夜。以。繼。日。的。心。在。

老七身上反將游履青的事不甚注意。這一天老七已經癩止，可以吃些爛飯。彭三大人一想，怎麼這幾天宋子平也不來了呢？於是差人去到宋子平那裏去請他家人回來。說宋先生到西湖裏去游玩去了，不在那裏。彭三大人道：「幾時可以回來？」那家人搖搖頭道：「不知道。」彭三大人罵道：「渾蛋！你怎麼不問一問宋先生家裏的人？」那家人道：「宋先生家裏沒有人。」彭三大人道：「宋先生家裏沒有人，到西湖去游玩，這句話是誰說的呢？」彭三大人的家人道：「這句話是他樓下同居的一個老太婆說的。」彭三大人又問道：「你可問宋先生幾時回來呢？」那家人道：「我也這麼問，可是那老太婆回說不知道。」彭三大人搖了兩搖頭，罵了一聲道：「不會辦事，那家人嚇得一聲不響，退了出去。」彭三大人

這。時。候。一。想。游。履。青。已。是。一。去。不。返。宋。子。平。又。避。而。不。見。莫。非。其。中。生。出。什。麼。意。外。的。變。動。來。麼。正。在。狐。疑。要。命。小。丫。頭。打。一。個。電。話。給。魏。松。鍾。請。他。來。再。問。問。游。宋。兩。人。的。詳。細。情。形。恰。恰。那。剛。纔。被。彭。三。大。人。罵。了。出。去。的。那。家。人。又。探。頭。探。腦。的。走。進。來。彭。三。大。人。問。有。什。麼。事。那。家。人。道。樓。底。下。有。客。彭。三。大。人。道。有。客。是。誰。那。家。人。道。問。他。姓。名。他。說。不。清。彭。三。大。人。道。你。沒。問。他。要。名。片。嗎。家。人。道。他。說。名。片。沒。帶。見。了。你。家。老。爺。就。認。識。了。彭。三。大。人。道。這。客。人。上。階。們。這。裏。來。過。嗎。家。人。搖。搖。頭。道。沒。有。因。爲。面。生。可。疑。故。此。不。敢。領。他。上。樓。彭。三。大。人。道。這。客。人。是。什。麼。樣。子。家。人。道。一。個。有。三。四。十。歲。黑。胖。面。孔。戴。一。頂。軟。胎。白。草。帽。穿。一。件。元。色。湖。縐。長。衫。沒。有。馬。褂。彭。三。大。人。道。有。鬚。鬚。沒。有。

家人道沒有彭三大人詫異道我沒有這麼一個朋友呀家人道看那樣子也不像是老爺的朋友傍末還有一個外國人同來呢彭三大人聽了這話格外大吃一驚詫異道怎麼還有外國人我這裏向來沒有外國朋友呀哦也許是俄國叫化子闖了進來你趕快給他一毛錢兩毛錢打發他出去吧家人吞吞吐吐道那外國人神色很好衣服很講究不像叫化子更不像俄國人彭三大人想了一想道哦一定是什麼保險公司帶了翻譯上門來兜生意吩咐家人道快下去回報他就說我有公事沒有工夫見擋駕改一天再談家人道我也早回過他了他們說不行一定要見老爺有公事面談彭三大人聽了格外詫異道公事有什麼公事呢我和外國人更沒有公事的關係你

再下去回報他就說我有些不適意有什麼事改一天再來那家人便依着彭三大人的話下去這時候彭三大人的姨太太老七聽見家人這一番話很有些替三大人擔憂對彭三大人道老爺我想樓下這兩個一定不是好人你還是不要見他的好現在外邊常常鬧什麼綁票不綁票的事你給他綁去了那真不了彭三大人道曉得我本來不見他說罷歪在烟榻上出神忽的那家人又走進來道老爺那外國人一定要面見老爺只說幾句話我再三問他那裏來的他一定不肯說總說一見了老爺的面老爺自然認識彭三大人躊躇道奇怪奇怪這究竟是誰呢老七在旁搖搖手道老爺這人一定要見你一定不懷好意萬萬不要下去彭三大人沉吟了一會猛然想着道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一。定。是。游。履。青。到。北。京。已。經。將。銀。子。從。外。國。銀。行。裏。劃。來。必。須。當。面。交。給。我。呢。想。到。這。裏。喜。不。自。勝。忙。吩。咐。那。家。人。道。你。下。去。再。問。清。楚。那。外。國。人。問。他。們。可。是。利。威。銀。行。裏。的。倘。然。是。的。你。來。告。訴。我。我。馬。上。下。去。倘。若。不。是。你。還。是。推。說。我。有。寒。熱。在。身。醫。生。吩。咐。不。能。會。客。改。日。再。談。家。人。匆。匆。領。命。下。去。不。一。刻。家。人。也。笑。嘻。嘻。的。上。來。道。老。爺。那。外。國。人。果。然。是。利。威。銀。行。派。來。的。據。說。因。爲。一。筆。款。子。的。事。要。和。老。爺。面。談。呢。彭。三。大。人。點。點。頭。道。對。了。對。了。迴。過。頭。來。對。他。姨。太。太。老。七。道。居。然。讓。我。猜。着。快。叫。小。丫。頭。拿。鞋。子。和。鞋。拔。來。小。丫。頭。取。了。鞋。子。鞋。拔。應。聲。而。至。彭。三。大。人。忙。換。去。拖。鞋。穿。了。長。衫。興。匆。匆。的。下。樓。而。來。一。看。會。客。室。裏。正。坐。着。一。中。一。西。的。來。賓。那。外。

國人見彭三大人走進來先和他點了一點頭彭三大人也異常客氣鞠了半躬表示敬意那外國人先開口問了彭三大人一句嘍哩刮啦的外國話彭三大人睜着兩只眼睛一句也不懂那旁邊立着的中國客人插嘴問彭三大人道是不懂外國話嗎彭三大人點點頭那中國客人道那末我來翻譯給你聽罷彭三大人道好極好極中國客人道剛纔外國人問你貴姓是什麼彭三大人忙道我姓彭那中國客人便對外國人說了一句話那外國人點了一點頭又問了一句外國話那中國人又譯給彭三大人聽道你姓彭名字叫什麼彭三大人道我名字叫彭儀中國人又譯給外國人聽外國人又問了一句中國人譯出來道外國人問你你叫彭儀那末一個叫彭伯振你可

認。疑。彭。三。大。人。笑。道。彭。伯。振。就。是。我。因。爲。彭。儀。是。我。的。官。名。伯。振。是。我。的。號。說。罷。用。手。指。指。自。家。鼻。頭。道。彭。伯。振。就。是。我。那。中。國。客。人。連。忙。將。這。幾。句。話。照。樣。的。譯。給。外。國。人。聽。外。國。人。點。了。一。點。頭。又。重。新。鄭。重。的。問。了。一。句。譯。出。來。是「彭。伯。振。是。你。嗎。」

彭。三。大。人。道。正。是。正。是。外。國。人。聽。了。忙。從。身。邊。掏。一。張。挺。厚。的。洋。紙。在。這。洋。紙。還。未。打。開。的。時。候。彭。三。大。人。心。中。不。覺。突。的。一。跳。他。這。一。跳。並。非。害。怕。他。心。中。暗。想。這。一。張。東。西。一。定。是。游。履。青。匯。來。那。筆。鉅。款。的。匯。票。正。要。伸。手。去。接。那。張。東。西。已。經。打。開。了。原。來。上。面。有。官。印。有。硃。筆。標。的。日。子。彭。三。大。人。一。時。看。不。清。楚。外。國。人。早。已。鄭。重。的。交。與。彭。三。大。人。彭。三。大。人。子。細。一。看。那。裏。是。什。麼。銀。行。匯。票。原。來。是。法。庭。的。一。張。特。別。傳。票。被。傳。的。人。

明明白白寫着是彭伯振三個字。彭三大人看了頭頂上不覺
猛的如打了一個焦雷，不由得那隻手頓時發抖起來。這時候
外國人又交代翻譯問彭三大人道：「你瞧這是你了。」彭三大人
這時候要抵賴也來不及要承認，又不敢急得額角上爆出幾
十粒和精圓珍珠般大的汗珠。彭三大人急了忙對那外國人
道：「這……彭伯振雖然我的名字……但是我没有犯什
麼罪爲什麼要……傳我那外國人當然不懂他的話了。但睜
着蔚藍的眼睛瞧着彭三大人頭上的汗珠發呆，那翻譯笑了
一笑對彭三大人道：「彭先生，你不必急，你先看完了這張東西。
再說彭三大人被他提醒了，子細一看原來是有一個童張氏
做原告告彭伯振圖吞股款二十五萬兩規元一案。」彭三大人

發急道我……我何嘗吞他的股款他簡直是胡說說罷又是氣又是急那翻譯道公事公辦你有什麼理由儘管可以請律師和他到公堂上去伸辯不過特別傳票的效力等於拘票對不起你只好和我們一同去一踰彭三大人這時候頭上的汗也急冷了臉上也變了顏色放出戰戰兢兢的聲音道去呢我當然是要去但是我一去可能投一投案馬上出來呢那翻譯道今天是不能開審了只好交保彭三大人道交保交不着呢翻譯又笑了一笑道那也不必說只好委屈你在我們衙門裏等幾天好在你是民事一切還優待的彭三大人聽見要被拘押更急得三魂出竅忙和翻譯商量道求求你可能行一個方便就算今天沒有傳到我本人我……另外趕緊設法請好了

律師再到案。免得吃虧。翻譯搖搖頭道：「我們呢？同是中國人，行點方便原不要緊。不過我行了外國人也不行。我看事不宜遲，還是同走吧。」早一點到那裏交保還來得及。再遲了交保間裏的人散了，那更爲難。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明天早半天辦不成功，後天禮拜又要多押一天。那真不合算呢。閑言少叙，走吧。說罷，便立起身來，邀彭三大人一同出門。彭三大人這時候如鳥入樊籠，插翅也飛不出去。心中急得如做了一場噩夢，真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彭三大人這時候心生一計，支吾着道：「你們既然奉公差遣爲什麼？剛纔對我的家人說是外國銀行來呢？」那翻譯冷笑道：「老實對你說了，你早從後門溜去了。我們如何能回去銷差？你那家人問我們是銀行不是銀行，我

們自然將計就計騙你下來。難道我們已經將公文給你看了。你還不相信嗎？那翻譯說到這一句話，面孔頓時往下一沉，很不好看。接着道：「走吧，走吧。」彭三大人知道剛纔那句話又開罪於人，趕忙的陪笑道：「請不要動氣，是我一時急昏了。算我的話說錯。如今我想商量一商量，可否通融。今天不必進去。二位明天再去銷差。我明天一定同去。倘若二位不相信，我有什麼逃走之虞。二位自己住在舍間，監視着我。或則派人看守着我的前後門。那總可以放心。了一面，我可以趁這當兒請律師籌款。項布置安排一切，不致手忙腳亂。那翻譯搖搖頭道：「不行，不行。倘若見了特別傳票，還可以放你過門。以後特別傳票也沒有。絲毫效力了。同去同去。少說閑話。」彭三大人又央求道：「那末讓

我到樓上去和家眷交代幾句話再走說罷便往門外走意欲上樓翻譯還未說話那外國人老實不客氣早從橫堵裏伸一隻又粗又紅生滿了黃毫毛的手將彭三大人擋住嘴裏吉列括拉說了兩句話翻譯道他不許你走彭三大人道我並非逃走是上樓走一蹺說罷伸手往天花板上指着表明是上樓去那翻譯道上去也不行那末你喊你們的家眷下來談兩句話算是我們格外通融了彭三大人這時候已失去了自由只得撇了一撇叫人鈴那家人應聲推門進來彭三大人道你去請奶奶下來那家人莫明其妙心想外國人何必見奶奶呆立一旁還不動彭三大人發急道快去請奶奶下來有要緊的事和他說呢家人見彭三大人發急趕忙上樓去請姨太太這時候

老七剛剛梳頭用外國鉗子燒熱了燙頭髮一邊已經燙好一邊還沒有動手忽的見家人慌慌張張上來立在門外喊道奶奶奶奶老爺請你下去呢老七道啥事體那家人道不知道請你就就下去老七待我燙好了頭髮再下來家人道下面有一個中國客人一個外國客人等着呢老七道哎呀有外國人嗎我頭沒梳好更不能下去只好請他等一等一面吩咐梳頭娘姨阿彩道快點梳一梳罷家人沒法只得下來回報彭三大人說奶奶頭梳好就下來彭三大人也顧不得外國人在座頓足罵道趕緊叫他下來就說有人告我我要捉到衙門裏去吃官司了他還梳什麼斷命頭那家人聽了這話也陡然吃了一驚方纔明白這一中一西並非來賓實係來捉拿主人的人

頓時也替主人發急飛也似的奔到樓上對老七說了老七也嚇得要坍到阿彩的身上一句話也說不出家人仍是一疊連聲的催着老七也沒了主意只得定了一定神左手握住一把頭髮登登登跟着家人下樓走到扶梯口忽然停住問那家人道且慢老爺吃官司可是將我一齊捉進去嗎家人道老爺吃官司不干奶奶的事大概老爺和你說幾句話老爺就要跟着外國包探走了老七聽了一半也不甚清楚跟着家人下來走進樓下客室只見自己的老爺坐在外國人的身旁並未上什麼腳鐐手銬心中安了一半彭三大人一見了老七下來忙道我現在不能和你多說話我是被游履青串通好了害我吃官司我現在只好到案再說你趕緊去替我去請邱八老爺到衙

門裏來替我取保要緊要緊老七道可不是游履青不是好人。我不是早和你說了嗎你還不相信彭三大人道這些閒話不必說你替我趕緊找邱八老爺要緊老七道邱八老爺是是那紗廠裏的邱八老爺嗎彭三大人道正是老七道哎呀他那地名我忘記了在那裏呢彭三大人發急道該死該死你不是和我去過兩蹻嗎怎麼會不記得呢老七道每次去全是坐着車子去的我那裏記得彭三大人道他在埂嘜路五十三號洋房你記好了五十三號老七口中連連念了幾遍道五十三五十三接着問彭三大人道我去對八老爺說什麼呢彭三大人道你便說我因爲一個錢債的案子被人家誣告捉到衙門裏去了請他趕緊到衙門裏去救我老七點點頭道曉得

彭三大人又叮囑道請老爺趕緊就去。老爺要不去。我今天便不能回來了。老七道你不回來。暈在那裏。彭三大人道那只有關在衙門裏過夜了。老七道哎呀。那末你的煙那⁴⁹弄法。彭三大人因爲有翻譯和外國人在旁邊。不便承認自己有煙。癡忙對老七丟了一個眼色。叫他不要多說。老七也不往下再問。這時候那翻譯催着彭三大人道我們去吧。再遲今天真要來不及取保了。彭三大人沒法只得又叮囑老七幾句硬着頭皮。跟着中一西兩人出門而去。他那愛妾老七見彭三大人一步一步出門出門的時候。一步一回頭的瞧着老七。老七不覺心如刀割。止不住的淚珠滾滾。心中猛然想起從前看小子和唱孟姜女萬里尋夫那一齣戲。見萬杞梁被公差捉了去生。

生和孟姜女分別的那當兒在包廂裏還止不住的落淚如今竟身歷其境見自家老爺被人活活的捉去怎麼不格外的傷心不覺嗚咽的哭了起來彭三夫人在前面走忽聽老七的嚶嚶啜泣回頭一看也是如萬箭穿心勉強忍住了一包眼淚對老七道喂哭什麼你還替我辦正經事要緊這官司也不是人命官司頂多破費幾個錢也就完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用這樣哭哭啼啼老七也只得忍淚吞聲回答道曉得曉得彭三夫人在前面走老七不得也在後面跟著直到門口見早有一輛黑色汽車停着那外國人不客氣便拉着彭三夫上車彭三夫人方纔坐穩意欲和老七再說一句話那汽車早已鳴的一聲開去了等到老七趕出來走下水門汀的台階看時

只見彭三大人坐的那輛車子後面一陣青煙在馬路上隨風裊裊再一細看車子的影子也沒有了老七這時候哭笑不得還是彭三大人用的那多年的家人明白便對老七道奶奶請上去趕緊梳好頭換一件衣服到邱八老爺那裏去要緊我趕緊叫阿森將車子開出來吧老七一想也不錯登時上樓叫阿彩匆匆的挽了一個毛愛司頭換了衣服穿上裙子帶着那家人一同飛也似的登了自家汽車直向埂墜路五十三號洋房邱八老爺那裏去再說邱八老爺是和彭三大人從前在貴州的同寅十分投契兩人結了兒女親家可惜彭三大人的女兒還未過門便死了邱八老爺並不因爲彭小姐死了淡了這門親戚兩家仍是走得非常熱鬧親家長親家短叫得比女兒過

門成親的人家。還要親熱。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彭邱兩家全住在上海。可是彭太太已回原籍居住。現在這位姨太太老七。究屬堂子裏出身。邱太太未免有些瞧不起。兩下裏老爺們的來往。雖不減從前。內眷們的交際。比從前疏遠得多了。所以老七嫁了彭三大人以後。只到過邱老爺家裏兩三蹀。老七的心裏很不願意看邱太太的臉。事到如今。救出自家老爺要緊。也只得硬著頭皮前往。老七到了邱家門首。下了車。一直走進去。邱家的娘姨本來認識老七。便稱了一聲彭姨太太。大凡做姨太太的人。最不愿意人家稱他爲姨太太。這時候老七聽了。那娘姨的稱呼。心中老大不快活。但是也沒有法子。只得勉強的在鼻子裏面哼了一哼。似答應非答應。那娘姨又接著道。姨

太太常遠不來了。老七忙翦住他的話頭道：「你家老爺在家嗎？」那娘姨聽了心中一楞，暗想：「怎麼這位姨太太來不問我家太太，却問老爺做甚？心想一定是自家聽錯了。」忙問道：「可是問我家太太嗎？太太在樓上呢？」老七道：「不，我今天來是要見你家老爺。」我家老爺有要緊的話，叫我趕快來和你家老爺說呢。」那娘姨笑道：「我家老爺是和太太在一間房子裏面。」姨太太你見了我家太太，我家老爺你也見著了。」說罷忙在前面走着道：「那末姨太太請上樓來吧。」老七跟着他上去，到了邱八太太的房門口。那娘姨矍了一聲，彭三大人的姨太太來了。邱八太太忙起身相迎。邱八老爺也是一個煙客，這時候起沒多時，正過早癮。見了老七進來，也欠身相迓。老七只和邱八太太寒暄了兩三

句。話。忙。走。到。邱。八。老。爺。的。煙。榻。前。面。道。八。老。爺。不。好。了。我。家。老。爺。被。人。在。衙。門。裏。告。了。一。狀。剛。纔。被。捉。了。進。去。他。去。的。時。候。叫。我。到。你。這。裏。來。請。你。趕。緊。親。自。去。保。他。出。來。邱。八。老。爺。手。執。煙。杆。聽。了。這。話。不。覺。呆。了。問。是。真。的。嗎。老。七。道。這。明。明。是。我。親。眼。看。見。的。事。怎。麼。會。假。呢。於。是。又。從。頭。至。尾。將。剛。纔。一。番。情。形。和。彭。三。大。人。交。代。他。的。話。詳。詳。細。細。述。了。一。遍。邱。八。老。爺。方。始。有。些。明。白。歎。口。氣。道。上。海。灘。上。壞。人。多。你。家。老。爺。怎。麼。會。夾。上。這。一。班。朋。友。老。七。道。是。呀。他。一。心。一。意。想。發。財。橫。做。生。意。豎。做。生。意。我。勸。也。勸。他。不。住。邱。八。老。爺。道。上。海。灘。上。安。分。點。住。着。還。作。罷。了。越。是。想。發。財。越。容。易。上。人。家。的。圈。套。你。家。老。爺。這。一。次。恐。怕。也。是。自。不。小。心。老。七。恨。恨。道。這。全。是。上。了。那。姓。游。的。圈。套。邱。

八老爺道：「你家老爺也是一個走南到北的人，怎麼會吃這大虧？」老七道：「說來話長呢……」邱八太太忙攔住老七，對邱八老爺道：「你這時候也不必多耽擱，時候趕緊先到衙門裏去救出親家老爺，要緊！」老七也猛然想着道：「我的話現在說也無用了，還是請八老爺先去一蹓。」邱八老爺也覺得自己以趕緊前去爲是，忙吩咐娘姨傳話下去，叫自己的車子開出來。八老爺呼呼呼抽足了三四筒大口的煙，忙起來穿上馬褂，正要下樓而去。老七問道：「八老爺，我可要同去看看我家老爺。」邱八老爺皺了一皺眉頭道：「不必吧？也許我去一蹓，便可以同親家老爺一同出來。你豈不是可以省這一蹓無謂的跋涉嗎？」老七見八老爺不肯和他同去，也不勉強，只得又重重的拜託了邱八老爺。

幾句邱老爺笑道親家的事還不是和我自己的事一般嗎不用你這般客氣了。迴過頭來對太太道你留彭家姨太太在這裏多坐一坐候我回來。或者還有什麼事要和彭家姨太太商量呢。太太點頭道曉得你快去要緊。邱老爺便匆匆下樓上車直向衙門中而去。老七只得按捺着性子在邱老爺家。和太太對坐靜聽。老爺回來的好消息。老爺去的時候。老七注意壁上那隻掛鐘。是三點三刻。五分。老七心中盤算。老爺汽車來去很快。至多五分鐘到衙門了。交保的這件事快一點半個鐘頭。總可以辦妥了。四點半鐘一定可以回來了。誰知和邱太太談了片刻。壁上的鐘鐺的敲了一記。老七一。看。已。是。四。點。半。了。不。但。自。家。的。彭。三。大。人。沒。有。放。回。來。便。

是邱八老爺也。一去杳無消息。心中不免大爲着慌。老七漸漸的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邱八太太安慰他道：「你別着急。我家老爺這時候還沒回來。倒是好消息。一定是辦這交保的事。有些頭緒了。」老七道：「那末可以打一個電話到衙門裏去問問吧？」邱八太太道：「衙門裏的電話豈是可以亂打打了？也是枉然。還是耐心等一會兒吧。」正說之間，只聽見門外嗚嗚一陣汽車聲音，到門停下。那邱八老爺果然回來了。上得樓來，老七一看，只有邱八老爺一人，並無自家的彭三。大人知道有些不妙，再一細看邱八老爺臉上滿臉愁容，皺著眉頭，走進來，便往那靠床的一張大沙發上一躺，閉著眼睛，連搖了兩搖頭，接着又歎了一口氣。老七不敢動問，還是邱八太太問道：「你去了怎麼樣？」

親家老爺可曾和你一同出來。邱八老爺睜開了眼睛望天花板。上瞧了一瞧道：「不行，不行。」八太太道：「怎麼你自己去一踰不能，穀將親家老爺保出來嗎？」邱八老爺道：「要出來嗎？也容易。只要帶二十五萬兩現銀子去，馬上就行。」八太太咋舌道：「二十五萬兩嗎？」邱八老爺點點頭道：「對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全不成功。你想我那裏一時候有這許多現銀子呢？我替他再三設法，總算可以交銀行保。可是銀行這樣東西，真是死東西。存款給他，他什麼全願意。你要求教他一點小事，他們動不動便說格於行章，難於報命。我因這件事一連跑了兩三家向來往來的銀行，請他們設法。家家都是如此，回答推却，沒有法子只好……此時老七再也忍不住，問道：「只好怎麼樣？」邱八老

爺歎口氣道只好在裏面等一等再說老七聽了這句話頓時如兜頭澆了一盆冷水這時候邱八太太在旁邊聽了也突然的一楞道照這麼說來親家老爺今天便不能出來嗎邱八老爺道那只好如此老七道今天不出來幾時可以出來呢邱八老爺道那很難說要得快只有還他二十五萬兩銀子要不然只好和他吃官司官司這件事沒有准兒吃到那裏是那裏一年也是吃三年五年一樣往下拖如果人出來呢拖拖也不要緊如今人被他們押起來他們先佔了勝着你家老爺未免吃虧老七道鬧了半天我還沒明白到底怎麼有二十五萬兩這大的數目呢老爺的銀錢進出詳細呢我不知道這種大票頭的款子我耳朶內一定可以刮著可是從沒聽見他欠人家這

許多邱八老爺道倘若是他真欠的吃這官司到也罷了無奈他分文不欠告狀的人還欠他的錢如今反咬一口真是冤枉邱八太太道既然是冤枉親家老爺趕緊和他打官司便了虛實實真真假假總有一個水落石出邱八老爺歎了一口氣道唉他上了翻戲黨的圈套了如今圈套早已一層一層密密層層將他套住他翻也翻不到那裏去現在翻戲的人手裏到拿着許多的憑據照那憑據上親家老爺當然要還他二十五萬兩的邱八太太道哎呀那不是糟了嗎這麼一來親家老爺非還了這筆錢不能出來老七歎道二十五萬這一來他的家當也差不多了以後還過什麼日脚說到這裏眼圈一紅要淪下淚來邱八老爺道二十五萬呢是他們開出的盤子多少總

可以打點折頭。不過他們這班翻戲黨。既然將你家老爺騙到如此田地。一定也下了不少的本錢。用了不少的心思。一個錢不拿出一定做不到的。我看不是一萬兩萬能了的一個零頭。還要五萬呢。今天是禮拜五。聽說明天早堂排不上。一定是禮拜一開審了。剛纔親家一面託我去覓保人。一面還託我去請律師。這件事沒有好好的律師辯護。上起堂來格外要吃虧。我這時候還要衙門裏去給他一個回音。他還呆等着呢。我恐怕彭家姨太太着急。故此趕回一蹕。邱八太太道。這樣看來。親家老爺今天。是絕望不能出來了。邱八老爺點點頭。邱八太太道。既然不能出來。趕緊要給他一個信。那末衙門裏的押所。不是和旅館裏一樣。牀帳被褥。恐怕沒有預備。就是有一定也骯髒。

得。不。能。用。趕。快。還。要。送。了。去。要。緊。邱。八。老。爺。道。這。是。自。然。說。罷。
對。老。七。道。事。已。如。此。你。也。不。必。乾。着。急。趕。緊。給。他。預。備。行。李。和。
應。用。的。什。麼。熱。水。瓶。餅。乾。等。等。送。去。老。七。道。零。零。碎。碎。東。西。可。
以。不。必。多。預。備。他。有。一。隻。新。買。的。美。國。來。路。貨。旅。行。大。皮。包。裏。
面。什。麼。全。齊。備。香。水。雪。花。粉。鏡。子。毛。刷。鞋。拔。等。等。一。應。俱。全。只。
要。將。這。皮。包。和。鋪。蓋。帶。了。去。就。行。了。不。過。有。一。樣。他。吃。的。這。黑。
貨。怎。麼。辦。這。件。東。西。是。犯。法。的。一。定。帶。不。進。去。帶。進。去。也。不。能。
公。然。的。吸。食。萬。一。他。癮。上。來。了。怎。麼。好。邱。八。老。爺。道。這。件。事。最。
討。厭。了。我。們。吃。煙。的。人。怕。吃。官。司。就。是。這。一。件。那。末。：。：。我。另。
外。來。想。一。個。方。法。我。想。裏。面。這。許。多。吃。官。司。的。人。未。必。一。個。吃。
烟。的。全。沒。有。既。有。同。志。總。有。一。條。門。路。可。以。走。你。是。女。流。之。輩。

這事辦不好的。一個不得法，還要鬧岔子。待我去設法。你現在先送衣服、鋪蓋、皮包去。老七道送到那裏，便問彭某人就行嗎？邱八老爺道：「是問不着的……」邱八太太道：「不必了。彭家姨太太在衙門口等着你候你去了。領他進去爲妙。好在彭家姨太太也有車子，他帶着東西坐在車子裏等你便了。」邱八老爺點點頭對老七道：「只有這法子最妥。那末事不宜遲，我們一同去。你回去收拾東西，我去找尋律師。五點半鐘在衙門口碰頭說罷。」兩人出門分頭乘車前往。邱八老爺上車以後，一直開到古董院路一帶去尋律師。無奈其時已是五點，有兩處時髦律師寫字間早已打烊關門，未能接洽。那些整脚律師邱八老爺也不敢請教。心想還是趕到衙門裏去給彭老三一個信可憐。

他還在那裏呆等呢。吩咐車夫飛也似的開到衙門裏到了門口。四邊一尋彭姨太太的車子並不在那裏。口中連說奇怪。後來一想一定是還沒有來。自己便下車走了進去。吩咐車夫在門外候着。倘若彭家汽車來了請他家姨太太略在這裏候一候。我就出來。車夫領命。邱八老爺進去。直向交保的所在而來。進去一看。見彭三大人還呆呆的坐在那裏。見了邱八老爺來了。好似小孩子見了親娘一般。親熱忙問保人。弄好麼。邱八老爺苦着臉。遣碰了幾處釘子。他們銀行家全不肯。彭三大人道：「這麼華中銀行的莫亮辛和我多年的交易也不肯來。幫一個忙嗎？」邱八老爺道：「他也不肯。他說他個人和你的交情是很不錯。不過個人擔保一定不行。銀行擔保格於行章。也不能違法。」

只好方命。但是他尤要極力幫你的忙。他明天還來看你呢。彭三大人道：「不幫忙誰要他來看我？簡直是來羞辱我了。」邱八老爺道：「事已如此，你也不必多埋怨別人。今天只好在這裏面權宿一宵。明天再想法子出去。我已經和你姨太太老七說明白了。他馬上就送行李舖蓋來了……正說到這裏，那交保處的一個辦事員早已聽邱八老爺的一番話，知道彭三大人交不出保人。這時候便招呼了兩個公差模樣的人來，要將彭三大人押進押所。彭三大人這時候急得哭，又不是笑，又不能還泥着不肯走。只顧和邱八老爺道：「親家今天竟沒有法子想，你瞧我吃這一場平生沒吃過的苦頭嗎？」邱八老爺聽了這句話，不覺淒然欲淚。但是急切也想不出法子，只得勸着彭三大人道：

親家。今天你暫且忍耐一下。彭三大人聽了這話，只是搖頭長歎。說時遲，那時快，公差模樣的人早已似推非推的押着彭三大人出了交保處，直向押所裏來。邱八老爺也只得垂頭喪氣的從後面一步一步的跟着那交保處與押所並不昆連相離。有百餘步之遠，還須轉兩個灣方能走到這時候。已過了衙門中辦事時間，院子裏闐然無人，只覺得四邊空闊的再一看，那座審判的公庭出入的大門已閉，牆上有幾扇百葉窗沒有關上。邱八老爺向內遙望，只見得窗內黑魃魃的瞧不清楚什麼。邱八老爺心想不久彭老三便要在這裏與翻戲黨對簿這場官司不知是紅是黑，真覺一無把握，深深的替彭三大人捏一把汗。一面走着，一面躊躇轉了一個灣，忽的對面走來一個

人穿一件清灰色直絲羅長衫。下面一雙光可鑒人的黑漆皮鞋。手臂上却搭着一件閃色雨衣。那雨衣的閃光閃出或紅或綠的顏色。宛如雨後的虹霓一般。煞是觸目。邱八老爺本來沒精打采的走着。沒留神對面來人。這時候因爲這件雨衣。光怪陸離。抬頭將那人一看不覺失聲問道。裘敏兄長遠不見了。那姓裘的猛然聽見有人喊他。子細一看。見是邱八老爺點點頭。笑道。八先生。你這時候到這裏來幹什麼。邱八老爺指指前面走着。的彭三大人道。這位是我的親家。他無辜的被翻戲黨誣告。平白的吃這場官司。今天交保。交不出要押起來了。我這時候送他進押。所姓裘的皺一皺眉頭道。八先生。這件事你爲什麼不來找我。既有冤曲。有我們律師上一上堂。什麼事可以五

解冰消說不定還要辦翻戲黨幾年外國牢監呢邱八老爺這時候心中忽的轉了一個念頭暗想這裘敏仁他是愛大拉斯律師的翻譯他那律師在堂上却很有些面子裘敏仁的辦事手腕也很敏活四面八方他能兜得轉彭老三這件事既有冤曲何不就托他經手辦一辦剛纔我去尋律師時候一時鬧昏了竟忘記了裘敏仁現在真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覺替彭老三一喜忙拉了裘敏仁一把道敏兄你這事肯幫忙非但彭舍親重重重謝你連我也感激裘敏仁聽了這話應道笑話笑話有什麼事儘管和我說我兄弟辦事你是曉得的裘敏仁一面說着一面喊住那押解彭三大人的兩名公差道喂請你等一等我要問他兩句話呢那兩名公差向來

見。裘。敏。仁。在。衙。門。裏。終。日。走。出。走。進。本。來。認。識。便。也。立。住。了。脚。
裘。敏。仁。問。彭。三。大。人。和。邱。八。老。爺。道。是。民。事。還。是。刑。事。邱。八。老。
爺。道。是。民。事。裘。敏。仁。道。怎。麼。沒。有。辦。交。保。呢。彭。三。大。人。搖。搖。頭。
氣。得。也。說。不。出。話。來。邱。八。老。爺。道。原。告。告。的。廿。五。萬。兩。規。元。這。
大。的。數。目。一。兩。個。鐘。頭。之。內。誰。能。辦。得。到。裘。敏。仁。道。哎。呀。這。明。
明。是。要。請。你。關。起。來。吃。官。司。呀。決。不。是。正。正。經。經。的。討。債。規。規。
矩。矩。的。商。人。有。這。大。的。往。來。數。目。彼。此。決。不。肯。輕。易。吃。官。司。的。
道。理。呀。邱。八。老。爺。道。對。呀。他。正。是。上。了。翻。戲。黨。的。圈。套。了。裘。敏。
仁。急。問。道。原。告。是。什。麼。人。彭。三。大。人。道。是。一。個。女。人。裘。敏。仁。道。
女。人。一。定。是。串。出。來。的。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你。與。那。女。人。有。什。
麼。曖。昧。嗎。彭。三。大。人。道。那。女。人。年。紀。很。大。了。關。係。除。了。簽。過。兩。

回合同見面以外後來沒有交涉曖昧是更沒有了裘敏仁道
你和他簽過合同嗎彭三大人道簽過了裘敏仁道一定是這
合同上出毛病了彭三大人道我這時候也曉得是合同上出
毛病了但是已悔之晚矣這事總要求裘先生的搭救我生平
沒有吃過官司從前做官的時候只知道押人從沒被人押過
這一次顏面掃地不必說這苦頭委實是吃不落說罷連連向
裘敏仁拱手裘敏仁定了一定神向彭三大人道彭先生你也
不必着急今天……說罷掏出表來一看已是五點半搖搖頭
道今天是萬萬來不及出去只好委屈一夜裏面的安排全招
呼了嗎彭三大人道我措手不及被他們弄進來那裏這得及
安排這時候邱八老爺又拉了裘敏仁一把附耳密語了幾句

裘敏仁點點頭微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一切有我，我同他進去。切實的招呼一聲，總可以格外優待一層。」他是民事被押人，與刑事不同二層。他是一個體面商人，自應另眼看待。三層他明明受了翻戲的騙局，押起來已冤枉吃虧了。這情形我可以進去對裏面的人說個明白，放心放心。少時府上送來東西，遞進去便了。這時候那兩個公差聽他們這一番話，知道裘敏仁又拉了一筆生意了，便催着敏仁道：「時候不早了，咧你先生能送這位姓彭的進去就好了。那末我們進去吧，省得我們立在這裏。」等裘敏仁對彭三大人道：「那末事不宜遲，還是先進去。此地立着不是談話之所，我們也可以到裏面詳細的談談。」於是一行人衆到了押所，兩個公差將彭三大人照章交進押所，收下。

自去。裘敏仁招呼邱八老爺在押所外面略等一等。他自去尋他。向來熟識可靠的。朋友請他們特別優待。彭三大。人彭三大。人見有了裘敏仁幫忙。心中不覺安了一半。似乎覺得不怕什麼。不像剛纔那般苦惱。邱八老爺立在門外候了半天。見杳無消息。心想彭老三的姨太太這時候一定到了。我何不趁這當兒到外面去看一看呢。於是踱到門外一看。只見彭老三的一輛汽車遠遠的停在那裏。邱八老爺走過去一瞧。果然見老七坐在車中。老七見邱八老爺走過來。忙着下車。問怎麼樣了。邱八老爺道。今天。是押定了。可喜。遇着了。一個律師翻譯裘敏仁替他打了招呼。一切可以優待他的行李物件。可曾帶齊了嗎。老七指指車上道。全帶來了。這時候就搬進嗎。去。邱八老爺攔

住道。且慢候裘敏仁的回信。再說衙門裏的事。不比別地方。萬不可以造次。你姑且還在車上等。一等待我去尋了裘敏仁。再說。老七只得依了。邱八老爺的話。重新鑽進車內。等着邱八老爺走進去。仍舊立在那個老地方。等着仍不見裘敏仁走出來。等了一刻。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不免有些焦急。四面八方一尋。仍不見裘敏仁的蹤跡。再張一張那押所。只見鐵欄深閉。內外不通。從欄杆內望進去。只見裏面黑測測的一個管門的人。穿着武裝。坐在鐵門以內。守着邱八老爺。更不敢上前動問。忍耐了片刻。電燈齊明。邱八老爺不得已。大着胆子。問那管門人道。請問一聲。有一位裘敏仁裘先生。他出來了嗎。管門人道。姓裘的是幾時押進來的。邱八老爺道。姓裘的並不押在這裏。

他是愛大拉斯大律師的翻譯。他進來看一個朋友的管門人。道姓裘的。既不押在這裏。那便查不出了。這裏每天進來探望的人。不知多多少少。我們那裏記得這般清楚。邱老爺一想。這話也不錯。又問道。那末姓裘的。沒有托你問一問那姓彭名。叫彭伯振。有沒有他是。今天收押進來的。……話猶未了。那管門人搖搖頭道。這裏是衙門裏一切要照衙門裏的規矩辦。這時候已晚了。不許外人進來探望收押的人了。要看只好明天。你想倘若押在裏面的人。隨便什麼時候。可以自由的請朋友進去。那也不算押了。豈不和他在家裏一樣。邱老爺聽了這話。明明曉得是管門人搶白他。沒有法子。只得離開押所。正在院中徘徊。希望遇着裘敏仁。誰知大門的鐵欄。砰的關了半扇。

邱八老爺一想不妙再不出去連我也要押在這裏了便不敢逗遛走了出來向門外一望只剩了自家一輛車子彭老三姨太太的一輛車子停在那裏此外冷清清地邱八老爺心想行李並未送進去也不知彭老三這時候怎樣了別樣不打緊萬一脫癮豈不性命交脫這全是自家走開不好以致和裘敏仁分散現在如何回答老七呢頓時急智上來想了一條法子忙走過來對老七道我們趕快回去裘敏仁已經一一打點好了這時候裘敏仁已到我家裏去了我們趕快回去商量救你。家老爺的法子老七道謝天謝地那是好極了這行李和應用的零碎物件可要送進去呢邱八老爺楞了楞道這……可以不必橫豎裘敏仁已經打過招呼裏面十分優待這些東西可

有。可。無。我。們。還。是。回。去。要。緊。老。七。道。我。可。要。同。到。府。上。呢。還。是。遲。一。刻。來。聽。信。邱。八。老。爺。道。你。還。是。先。回。去。休。息。一。回。我。和。裘。敏。仁。商。量。好。了。該。應。怎。樣。辦。法。再。來。給。你。的。信。罷。彭。三。大。人。的。姨。太。太。老。七。一。想。這。話。也。不。錯。便。與。邱。八。老。爺。各。自。分。頭。回。家。邱。八。老。爺。在。車。中。兀。自。十。分。抱。歉。心。想。老。七。雖。然。給。我。搪。塞。去。了。彭。老。三。在。裏。面。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如。何。對。得。住。一。個。念。頭。還。未。轉。完。早。已。到。了。自。家。門。口。一。看。一。輛。簇。新。柚。木。包。車。停。在。那。裏。下。車。進。門。一。問。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剛。剛。尋。不。着。的。裘。敏。仁。邱。八。老。爺。這。一。喜。非。同。小。可。趕。到。客。廳。相。見。裘。敏。仁。一。見。便。道。你。真。拆。爛。屙。怎。麼。我。出。來。四。面。八。方。尋。你。這。人。不。見。了。呢。邱。八。老。爺。道。我。也。尋。你。不。見。真。是。張。耶。找。李。耶。了。裘。敏。仁。道。一。

定。是。你。走。開。一。刻。因。此。纏。錯。邱。八。老。爺。道。我。等。了。你。半。天。不。出。來。我。到。門。外。去。瞧。了。一。瞧。彭。老。三。的。姨。太。太。誰。知。就。在。這。片。刻。功。夫。兩。下。裏。錯。過。了。裘。敏。仁。道。那。也。不。必。談。了。你。怎。麼。還。不。將。彭。先。生。的。應。用。物。件。送。了。去。邱。八。老。爺。道。時。候。晚。了。恐。怕。送。不。進。他。的。姨。太。太。又。原。物。帶。回。了。裘。敏。仁。拍。拍。胸。脯。道。有。我。呢。再。晚。一。點。也。送。得。進。邱。八。老。爺。道。那。末。好。極。了。我。趕。緊。叫。他。姨。太。太。將。物。件。拿。來。罷。裘。敏。仁。點。點。頭。道。也。好。停。了。一。停。道。其。實。裏。面。我。已。經。托。了。朋。友。特。別。招。呼。便。是。不。送。進。去。彭。先。生。也。決。不。會。感。受。困。難。邱。八。老。爺。道。那。總。是。送。進。去。的。好。裘。敏。仁。道。那。容。易。你。叫。他。的。姨。太。太。將。物。件。送。來。便。了。但。是。我。趕。到。你。這。裏。來。不。爲。此。區。區。物。件。問。題。我。要。和。你。商。量。替。彭。先。生。了。這。一。場。官。

司的事大概情形我在裏面已問過了。彭先生不過他既上了圈套到了這步地位別人手脚做好他很有些難於脫却干係呢。說罷緊皺雙眉好似非常棘手的神氣。邱老爺道怎樣以你的法眼看來這場官司打下去彭老三還要吃虧嗎。裘敏仁道難說。邱老爺道被翻戲局騙了還要吃官司。上海灘上未免太無王法了。裘敏仁笑了一笑道。邱先生你又說出外行話來了。平常人正正經經吃官司紅黑不能一准和翻戲黨吃官司。如果我們告發在先自然是我們的佔上風。還有什麼輸官司的道理。如今是彭先生被翻戲黨告了。這其中形勢又兩樣。你想翻戲黨如未曾將證據手脚做好他也決不敢先發制人。今天他既然大胆敢告到姓彭的他一定是有十二分把握方

纔下手發動。現在姓彭的最不得了。便是彭先生親筆簽定的合同和親筆發出去的存摺。一一落在這位童老太太手裏。現在童老太太只向他收回資本存款。並不告彭先生的詐騙。這法子很刻毒。因為什麼呢。如果告了。詐騙萬一案子。一註銷存款資本的證據。必然無效。他本來的目的。便難達了。告他圖吞資本不付存款。題目很規矩。正大。況且又是女太太出面。着被他佔了便宜。踏准脚步。開審起來。彭先生只要承認合同。和存摺的簽字不錯。怎麼還能抵賴。乖乖的賠出二十五萬兩。規元。邱老爺道。哎呀。照這麼一來。他輸准了。官司簡直破產。便在眼前了。裘敏仁道。究竟彭先生有多少財產。邱老爺道。從前宦囊。却有毛毛二十萬。近年以來。用也用了。虧本也虧了。

閒的時候也久了恐怕不滿十萬這還是我替他毛估究竟內容怎樣我想一定比我毛估的數目還小這二十五萬他怎麼吃得了這虧裘敏仁搖搖頭道難辦了難辦了正說之間邱八老爺的家人進來稟報道彭三大人的姨太太來了太太問可要請下來坐邱八老爺還未回答裘敏仁道何妨請他下來一同商量商量邱八老爺道也好家人領命而不一會彭姨太太老七進來了邱八老爺替他介紹了裘敏仁裘敏仁一看那老七年紀雖過了二十風韻還未減去這時候因爲彭三大人吃官司愁眉深鎖愈顯出幽怨不勝楚楚可憐的神氣裘敏仁心中暗想姓彭的老頭子終日同着這一個風流旖旎的人吞雲吐霧怎麼不要迷得昏天黑地上翻戲黨的圈套呢坐定以

後老七先開口向邱八老爺道行李可要送進去我如今又帶了來了邱八老爺道全虧這位裘先生在裏面已經全打點好了三大人不致於吃苦頭行李停一會兒托裘先生送進去便了老七聽了這話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直對着裘敏仁目不轉睛的出神好似表示無限的感激口中不由得說道那末謝謝裘先生了裘敏仁道這是極便的事何足言謝不過彭先生的這場官司很難幫忙老七當是裘敏仁謙虛的話忙道裘先生千萬不可客氣救出我家老爺要全仗大力呢裘敏仁道我和邱先生也商量了一會實在彭先生上得圈套太深處處被他們勒死收緊這時候要脫出這圈子很不容易呢於是又將剛纔和邱八老爺所談的話又約略說了一遍給老七聽老七聽

了。愈加眉皺。歎口氣道。那兩個翻戲黨。一個宋子平。一個游履。青花言巧語。賊頭狗腦。連我們女流。一望不知不是好東西。偏我們這阿木林的老爺。相信他橫簽一個字。豎簽一個字。到這時候。叫哎呀。來不及。這時候。裘敏仁。眉頭皺了。一皺口。中念有詞道。游履。青宋子平。這兩個名字。耳朵裏聽來。好熟。邱八老爺道。怎麼你打算去尋這兩個人嗎。裘敏仁道。這兩個人早已藏起來了。尋也尋他不着。我想另外托人打聽。打聽能打聽。出一點頭緒。摸清了他們的來路。那便好辦一點了。老七道。裘先生。今天就去打聽嗎。裘敏仁道。今天是來不及。並且打聽這一件事。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有眉目的。只好慢慢的打聽起來。一面我們還預備正當的辯訴法子。至於這些事。今天晚上全

辦。不。了。只。好。明。天。再。說。我。也。還。須。和。我。們。律。師。商。量。呢。今。晚。我。只。做。送。行。李。這。一。件。事。吧。說。罷。接。着。問。行。李。在。那。裏。老。七。道。全。放。在。外。邊。客。堂。裏。呢。邱。八。老。爺。問。老。七。道。你。的。車。子。來。了。嗎。老。七。道。來。了。邱。八。老。爺。對。裘。敏。仁。道。敏。兄。你。也。不。必。客。氣。就。坐。了。彭。老。三。的。汽。車。去。可。以。快。一。點。行。李。也。好。放。裘。敏。仁。道。也。好。說。罷。立。了。起。來。邱。八。老。爺。和。老。七。兩。人。在。後。面。送。他。上。了。汽。車。又。派。人。將。帶。到。衙。門。裏。的。行。李。搬。上。裘。敏。仁。又。吩。咐。了。自。家。包。車。夫。幾。句。話。便。一。直。向。衙。門。裏。看。彭。三。大。人。去。了。如。今。且。按。下。裘。敏。仁。不。提。再。說。彭。三。大。人。的。姨。太。太。老。七。在。邱。家。坐。了。片。刻。裘。敏。仁。坐。去。的。車。子。已。開。回。來。了。帶。了。裘。敏。仁。一。句。口。信。說。行。李。已。送。進。去。了。明。天。中。飯。的。時。候。再。來。老。七。因。爲。昏。昏。沉。沉。的。急。

了。一。天。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也。不。久。坐。告。辭。了。邱。八。老。爺。夫。婦。逕。自。回。家。剛。剛。回。到。家。裏。只。見。自。家。的。那。兩。個。娘。姨。一。個。小。大。姐。立。在。門。口。三。三。兩。兩。的。竊。竊。私。語。老。七。下。車。一。看。他。們。的。臉。上。各。有。慌。張。之。象。大。爲。詫。異。忙。問。你。們。立。在。這。裏。幹。住。麼。那。娘。姨。小。大。姐。不。約。而。同。的。吞。吞。吐。吐。說。不。出。話。來。老。七。道。什。麼。事。值。得。這。樣。一。個。年。老。的。娘。姨。略。爲。有。些。經。驗。壯。着。胆。子。答。道。奶。樓。上。來。了。一。個。客。人。老。七。道。什。麼。客。人。我。出。去。的。時。候。不。是。關。照。你。們。嗎。凡。是。來。尋。老。爺。的。就。說。老。爺。出。去。了。來。尋。我。的。客。人。除。王。家。裏。六。小。姐。陳。家。裏。奶。奶。請。他。們。坐。一。坐。其。餘。的。一。概。擋。駕。今。天。我。煩。到。這。樣。你。們。爲。什。麼。一。些。不。明。白。那。娘。姨。道。那。客。人。一。直。走。進。來。攔。他。不。住。老。七。道。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那。

娘姨道不是男人老七道那便是女人了到底是誰說着放心了。一半心想大概總是小姊妹一路問着一路便往裏走那娘姨道奶奶還是等一等上去的好老七站着道爲什麼那娘姨吞吞吐吐對老七臉上望了兩望道樓上也是一位奶奶老七道誰家的奶奶呢爲什麼不快說這時候有些火冒了便跳了一跳脚那雙高跟雞皮鞋禿禿在水門汀上響了幾響那娘姨道樓上的奶奶他說也姓彭也是老爺的奶奶老七聽了這句話又急又氣頓時覺得胸口壓住了一塊大石頭一時竟透不過氣來勉強的振起精神問道那裏來的這野奶奶誰領他踏進大門衆娘姨和小大姐面面相覷不敢響一聲還是老娘姨胆子大一些答道他帶了行李和一個當差的一個娘姨呼

么喝六的進來了。口中自稱是奶奶。誰也不敢攔阻。老七咬着牙齒道：那裏來的不要臉的東西！我到不怕他，先給他兩紀耳光。你們全是飯桶滾開去。說着挺着身子往裏走走，兩步忙迴頭看那些娘姨小大姐立着不動，立住脚喊道：你們這班死人爲什麼不進來？娘姨小大姐曉得老七胆怯不敢進去，便一窩蜂的跟着老七往裏走。壯壯老七的胆，老七又走了兩步。剛要到扶梯邊，又停住了。吩咐那老娘姨道：你先走上去。老娘姨心中暗暗好笑。原來你也怕他。當時便遵命在老七前頭走。老七和小大姐等隨後跟着登登登上樓，剛上了樓房，間坐着的人聽見有衆人脚步聲音上來，早有一個滿臉黑麻子的娘姨走了出來，察看動靜。老七手下的老娘姨走上扶梯，睜着兩

隻眼睛對那麻娘姨望了兩望彼此都不便開口說什麼麻娘姨却注定全神向老七子細看老七猛一抬頭見麻娘姨當門而立其勢洶洶不免也慌了一半心想這娘姨還如此兇惡滿臉橫肉那隻老東西一定更是十惡不赦的了未免格外胆怯老七在樓下一時的火冒恨不得跳上樓來大罵一頓攆出屋裏坐着不相干的人誰知上樓一想有些不妥便轉了方向不向前房去他知道麻娘姨從前房走出那老東西一定坐在前房他却迴身向後房間來後房是老七的臥室臥室裏面向來放了許多要緊東西出門之時早是鎖好鑰匙隨身攜帶他料定那老東西決不能破扉而入走到門前便從身旁掏出鑰匙將門開了進去那不知趣的老娘姨喊道奶奶在前面呢不在

後面老七怒氣沖沖道：「我到前面幹什麼？不要你管！老娘姨不敢響。老七開了門，隨手將門關上。娘姨小大姐等只悄悄的在門外候着。老七進了房內，却偷偷的從隔間那扇雙拉洋門裏對前房觀看。要想預先看一看究竟來者何人，誰知窺探了半天，竟一些瞧不見。不知那老東西坐在什麼地方，正在奇怪的時候，那麻娘姨竟不客氣的走到門外，直着又粗又啞的喉嚨喊道：「喂！開一開門！」老七在房內聽了這種聲音，初到有些害怕。後來一想：「這個老東西大胆，尋到我門上來，我不先去攆他，他竟敢先來尋我，若不給他一些顏色瞧瞧，我老七也太不像人了。」想到這裏，頓時胆大起來，再也按捺不住心頭之火，砰的開了門，大聲喝道：「什麼人叫開門？」麻娘姨猛然間見老七開門迎

敵出乎意外倒也小小的吃了一驚不由得往後倒退一步再說那麻娘姨的主人不是別人正是彭三大人的續弦嫡妻焦氏年紀雖已四十性質蠻橫聲雄力壯彭三大人見他十分懼怕在女人隊裏真有萬夫不當之勇他新近在湖南聞得彭三大人討了老七醋勁一發星夜奔到上海和彭三大人拚個死活到得彭三大人宅內那老家人是認識的喊了一聲太太焦氏哼了一聲一直升堂入室無人敢出而阻攔一看彭三大人和老七全不在家勉強捺住火氣等着後來聽得老七回來了他想下樓麻娘姨攔住道太太不可下去難道太太還迎接他嗎焦氏一想也不錯便在樓上候着後來聽得老七上來了焦氏又要走到扶梯邊候着麻娘姨又攔阻道太太還去迎接他

嗎。索性等他上來叫他進來叩頭。焦氏一想有理，便跣坐在彭三大人的煙榻上，候着。却吩咐麻娘姨在門口察看。偏偏老七上樓以後，逕自歸房。焦氏見老七並不前來，便對麻娘姨道：「你去替我將他喊進來。」麻娘姨得令，便走到老七門前，大喊開門。老七應聲而出。麻娘姨倒退了一步，不提防老七的聲音早被焦氏聽見了。焦氏也顧不得什麼，也挺身而出。三步併作兩步，飛也似的走到老七面前，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野女人，敢得罪我的用人嗎？」問你眼睛睜不睜？你知道我是誰？老七見焦氏這副兇惡的樣子，雖然害怕，但是這時候一團憤火，按捺不住，到也忘却了什麼怕不怕。對着焦氏跳一跳，脚道：「哼，你是什麼東西？誰認識你？你認識我是誰？這個地方是誰的公館？焦氏聽了。」

大怒大叱一聲道：「放屁！我認識你是誰！你不過是一個婊子，下賤的娼婦，我家老爺出了幾個錢，將你連皮帶骨買了回來的。這公館是我的公館，你配住嗎？我要攆你滾蛋，你敢不走……」

老七聽了，見他破口大罵，氣得臉上發青，不由得手抖氣急，看他主僕兇猛，自己動手也不是，他的對手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惡很刻毒的話來，反罵迴過頭來看見自己的娘姨小大姐也立在一旁，便也大聲喊道：「娘姨，你下去替我喊巡捕進來，將這野婆娘捉到行裏去，我們公館裏沒有這麼一個人，一定是什麼歹人，看他的樣子活像山東要鎗斃的女強盜，你們快去快去，喊巡捕將這女強盜捉了去，焦氏冷笑一聲道：「女強盜到不錯，像你這種不要臉的娼婦，搶別人的男人，搶別人的首飾，搶

別人的家私那真是女強盜呢好好快去喊巡捕將你這女強盜捉了去槍斃……哼槍斃你還是便宜應該千刀萬剮焦氏說到這裏也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幾乎透不轉來麻娘姨見自己的主人有些佔了優勝便也直着嗓子假意勸道太太不要動氣候老爺回來發落攆他們出去便沒有事了太太的身體要緊老七聽了愈覺火上加油咬着牙齒又罵自己的娘姨小大姐道怎麼你們完全是一班死人我叫你們喚巡捕你們爲什麼立着不動腳底下全生了疔瘡了嗎老七手下的小大姐見老七開口罵了便要下樓去真喚巡捕到底老娘姨年紀大些頗能解事曉得這事萬萬不能喊巡捕的便丟了一個眼色給小大姐小大姐只得仍舊站着不動老七道怎麼我差不

動你們了嗎？你們不會喚我自己，也會喊的。說罷，登登登，一人飛也似的走下樓去。老娘姨忙搶了一步趕上前來，拉住老七。道：「奶奶不要下去，真要喊巡捕，讓我去，奶奶當心走好。」老七扶梯走了一半，心中忽然一想：自己那扇房門沒有關好，不要給這老東西闖進去，亂搜亂翻，到不妙，便也趁勢站住了脚。對老娘姨道：「那末也好，你趕緊去，不管中國巡捕，外國巡捕，給我多喊幾個進來，快點快點。」老娘姨要攔住老七，也只得依着他的話，走出大門。老娘姨的心裏明白，大小爭風吃醋，巡捕決不管的。萬一巡捕來了，反不得下台，可是沒有巡捕來，這一場爭吵如何收場？偏偏老爺又吃官司，不能回來，這事更沒有解圍的人了。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又猛然聽見裏面樓上大吵起來。

老娘姨心中十分害怕縮回在門角邊發呆忽的身後有人拍他一下道喂你立在這裏幹什麼老娘姨倒嚇了一跳迴頭一看原來是管門的老家人老娘姨道奶奶叫我喊巡捕我怎麼敢去喚老家人道你去說巡捕交班一時喚不着便完了老娘姨道巡捕喚不着他們這場事體決不會完結的呀這樣鬧下去恐怕要鬧出人性命呢老家人道你放心救星一會兒就到了……正說到這裏又聽見老七在扶梯口嚷道哎呀真正沒有王法了女強盜真要打人嗎巡捕呀巡捕呀救命老家人對老娘姨道不對了你趕快上去拆勸拆勸吧老娘姨搖了兩搖頭道我不去拆勸是拆勸不下夾在當中還要左右開弓的吃耳光那真觸霉頭呢老家人道不會的你也不是老爺的姘頭

他們的醋鉢打翻了也決濺不到你身上。老娘姨道：東家鬧得這樣天翻地覆了，你還要瞎三話四，你也真沒有良心。老家人道：老爺吃官司已經關起來了，他們大老婆小老婆還要這樣吃醋爭風，他們真沒有良心呢，更不能怪我們吃人家飯的人。了。正說到這裏，忽聽見一陣樓梯上冬冬冬的聲音，好似有人滾了下來似的。兩人正在疑惑，莫非是自家奶奶被太太打了。滾下樓來，忽替老七梳頭的阿彩姐慌慌張張走下來。一見老家人和老娘姨在這裏說話，忙道：你你你們真寫意，還立在這裏吹風涼呢。樓上要出人命了。老家人慢吞吞道：怎樣？阿彩道：今朝來的那位奶奶尋着了。老爺一根粗來兮的外國打狗棒，追著要打奶奶，奶奶逃到房間裏要尋老爺那柄辟邪的寶。

劍。和。那。位。奶。奶。拚。性。命。呢。老。家。人。冷。笑。道。弗。要。緊。弗。要。緊。真。不。會。拚。命。不。過。你。嚇。嚇。我。我。嚇。嚇。你。罷。了。東。家。奶。奶。吃。醋。打。相。打。我。瞧。得。多。了。啥。稀。奇。話。猶。未。了。只。聽。見。那。沒。有。走。下。來。的。小。大。姐。在。扶。梯。口。嚷。道。下。頭。的。人。豪。燥。上。來。奶。奶。拚。命。了。快。點。來。救。救。噓。老。家。人。猜。着。一。定。是。寶。劍。出。鞘。了。一。想。萬。一。鬧。出。點。血。案。到。不。好。只。得。和。老。娘。姨。阿。彩。一。同。上。樓。一。看。那。位。大。太。太。掄。着。打。狗。棍。向。老。七。面。如。雨。點。般。的。打。來。幸。虧。麻。娘。姨。抱。住。了。打。不。着。老。七。一。下。這。邊。老。七。舉。起。龍。泉。七。星。沒。開。口。的。寶。劍。向。空。亂。砍。幸。虧。兩。個。小。大。姐。攔。住。也。斫。不。着。大。太。太。一。點。老。家。人。看。了。不。覺。好。笑。這。樣。拚。命。再。平。安。也。沒。有。的。了。老。家。人。一。想。自。己。是。老。家。人。與。上。海。的。一。班。新。娘。姨。不。同。說。話。兩。面。都。不。能。得。罪。格。

外爲難了。大太太見老家人上來，格外威風，忙喊道：「劉福快來替我將這婊子攆出去。」劉福只好不答，微笑着道：「請太太息怒。」老七聽了這句話，大聲吼道：「放屁！什麼地方來的混賬女人替我攆出去？」劉福聽了，暗暗好笑。這時候樓梯上一陣脚步声，好似有許多人的聲響。老娘娘迴頭一看，果然見黑魃魃一班人擁了上來，不覺嚇了一跳，欲知下面上來的是什麼人，後來如何拆勸，且聽下面分解。

第十五回 勞悶安跌翻老門檻 裘敏仁真成救命人

話說彭三大人上了翻戲黨，游履青宋子平兩人的圈套，簽了合同，開出存摺，被一個什麼女人童張氏具名控告，要彭三大人賠償規元二十五萬兩。彭三大人竟捉將官裏去，一時交不

出這大的保人羈押在押所裏不能回來他那姨太太老七垂頭喪氣回家以後不想從天上飛來一個什麼自稱彭三大人的大太太老七當時嫁給彭三大人說明白要做大的彭三大人一想自己的焦氏夫人終年在家鄉永遠不出世不妨就瞞了老七假託大太太已故世了老七起初信以爲真後來嫁了過來以後耳朵裏也微微刮着三大人本有大太太但是木已成舟只好假癡假呆不承認有這麼一回事彭三大人也從不敢正式提起另有夫人想不到這一次這位焦氏夫人竟直搗黃龍的登門尋釁弱不禁風的蘇州人老七那裏是焦氏的對手不比別樣單比喉嚨老七已經失敗了因此兩人在樓梯上一個舞動司的克來打老七一個舉起寶劍要斫焦氏正在雙

方。要。接。觸。的。當。兒。忽。的。樓。下。一。陣。人。聲。擁。上。樓。來。樓。上。的。人。大。半。嚇。了。一。跳。老。七。以。爲。是。自。己。叫。來。的。巡。捕。到。了。頓。時。胆。壯。着。道。好。極。了。巡。捕。來。了。巡。捕。快。上。來。啊。老。家。人。劉。福。心。中。明。白。曉。得。救。星。來。了。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見。走。上。樓。來。的。人。嚷。道。不。要。打。不。要。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別。鬧。笑。話。別。鬧。笑。話。一。路。嚷。上。樓。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彭。三。大。人。的。親。家。邱。八。老。爺。和。邱。八。太。太。因。爲。得。着。了。劉。福。的。電。話。特。爲。前。來。解。圍。老。七。聽。了。心。中。老。大。的。不。高。興。老。七。雖。然。不。高。興。但。是。也。不。能。攔。阻。邱。八。老。爺。夫。婦。不。上。來。焦。氏。聽。了。邱。八。老。爺。夫。婦。的。聲。音。心。中。也。並。不。十。分。歡。迎。因。爲。多。年。不。見。了。他。們。既。久。住。上。海。當。然。與。老。七。時。常。來。往。與。他。們。不。免。親。熱。些。此。來。未。必。能。幫。我。況。且。我。一。人。在。此。

胡鬧別人倒也不能干涉。沒奈何我何邱八老爺夫婦究屬親家。大家總有幾分顏面。他們出現了。我倒難對付他們呢。心中這般轉念。頭手中高高舉起。司的克不覺漸漸垂下。那邊老七的手中七星寶劍也不知不覺斂了鋒銜。這時候邱八老爺首先登樓。先對着焦氏道。親家太太是幾時來的。怎麼不給我們一個信。焦氏到也赧然回答。勉強平下氣來。回答道。今天剛剛來。本應該先到親家老爺那裏去請安。恐怕走漏了風聲。便宜這婊子。因此一直到這裏來。邱八老爺搖搖手道。不必動火。不必動火。正要往下說時。那邱八太太也喘吁吁的走上來了。也是先對焦氏道。親家姆是今天來的嗎。這一句話不打緊。那老人家。劉福聽了。幾乎要笑了出來。心想。今天真唱新探親相罵。

了別轉頭去對阿彩微笑。老七見邱氏夫婦並不理他，十分可惱，便也不理邱氏夫婦，分開眾人，提了提劍，仍就往自家房內一跑。跑的將門關上，邱八老爺見老七那惡很很的樣子，惟恐他跳過來斫焦氏。今見他往房裏跑，心中安了大半，便也順水推舟的對焦氏道：「親家太太，我們還是屋裏坐着好談天。」焦氏道：「我本來在屋子裏坐着，客客氣氣的給他一個面子，誰知他不識抬舉，無法無天，先罵起我來。親家老爺親家太太，您想怎麼能不打可惜？這裏沒有養馬，不然先喊馬弁用皮鞭子先抽他一二百下，再說邱八太太惟恐焦氏的罵聲又引起老七的憤火，忙攔住道：『這大概是他們不接頭，彼此誤會。親家太太，你也不必動怒。』說着便拉着焦氏往房裏去。焦氏也只得拖着那

根○司○的○克○進○房○坐○定○以○後○邱○八○老○爺○不○禁○先○笑○着○問○焦○氏○道○你
怎○麼○知○道○親○家○有○這○個○機○關○焦○氏○道○我○早○有○風○聲○不○過○相○隔○太
遠○我○也○懶○得○和○他○動○干○戈○新○近○聽○得○上○海○回○去○的○人○說○起○這○個
無○恥○的○婦○人○居○然○自○稱○太○太○奶○奶○出○入○汽○車○儼○然○是○一○品○命○婦
這○如○何○能○受○因○此○趕○來○居○然○一○撲○一○個○准○可○是○我○還○沒○問○親○家
到○底○我○家○老○爺○他○此○刻○躲○藏○到○那○裏○去○了○可○是○聞○訊○藏○在○府○上
不○敢○前○來○見○我○邱○八○老○爺○歎○了○一○口○氣○搖○搖○手○道○他○災○星○照○命
魔○蝎○臨○宮○如○今○被○人○告○了○押○在○衙○門○裏○了○焦○氏○聽○了○這○話○不○禁
一○呆○急○忙○問○道○可○是○因○爲○吸○鴉○片○煙○的○事○體○邱○八○老○爺○道○不○是
躲○着○吸○幾○口○煙○上○海○是○不○算○犯○法○的○他○爲○欠○了○別○人○款○子○因○此
被○告○焦○氏○道○這○幾○年○他○在○家○鄉○也○沒○留○產○他○在○上○海○也○沒○開○鋪

子怎麼會欠人的款子。邱老爺道：他上了翻戲黨的圈套了。談到這裏，便將彭三大人如何如何吃官司的情形說了一遍。焦氏道：這其中一定有這婊子的關係。一定是他裏應外合，使得老爺吃這大的虧。老爺一面押起來，他可以一面捲逃。恐怕這翻戲黨就是婊子的姘頭也。未可知呢。邱八太太道：阿彌陀佛。這倒不可以冤屈人。剛剛你們這位姨太太爲了親家老爺的事，在我們那裏還乾急了半天，急得沒法，還不住的流淚呢。焦氏搖搖手道：婊子的眼淚比狗屎還不值錢。他越是裏應外合，越要裝出這假惺惺的樣子。親家太太不可被他瞞住了。我想：邱八老爺道：你想怎樣……焦氏道：我想喊巡捕來將他捉進巡捕房，嚴刑拷問，不怕他不招認。勾通翻戲陷害家。

主。的。實。情。邱。八。老。爺。道。這。可。不。行。巡。捕。雖。然。滿。街。有。的。是。一。喊。
 就。來。但。是。無。故。的。叫。他。將。你。們。姨。太。太。捉。了。去。巡。捕。未。必。答。應。
 嚴。刑。拷。問。一。層。更。辦。不。到。了。你。也。不。必。公。報。私。仇。焦。氏。被。邱。八。
 老。爺。說。中。了。心。事。不。覺。臉。上。一。紅。瞪。着。眼。睛。對。邱。八。老。爺。道。那。
 末。就。眼。瞧。着。我。家。老。爺。坐。受。牢。獄。之。災。嗎。邱。八。老。爺。道。這。一。層。
 你。放。心。我。們。已。託。了。一。位。外。國。有。名。的。律。師。翻。譯。姓。裘。的。解。救。
 總。可。設。法。救。出。焦。氏。道。那。末。我。今。天。晚。上。想。去。看。他。一。趟。邱。八。
 老。爺。道。看。誰。是。看。那。姓。裘。的。翻。譯。嗎。焦。氏。道。不。我。想。去。看。一。看。
 我。家。老。爺。邱。八。老。爺。和。邱。八。太。太。齊。聲。道。今。天。是。不。行。了。衙。門。
 裏。早。關。門。了。要。去。只。好。明。天。去。：：。正。說。到。此。處。忽。的。那。老。七。
 的。老。娘。姨。在。門。外。探。頭。探。腦。的。張。了。兩。張。邱。八。太。太。剛。剛。坐。在。

近門瞧見老娘姨那副張惶的樣子忙踱了出門問老娘姨道什麼事老娘姨低低的道我家奶奶這時娘吩咐阿彩去叫黃包車問他到那裏他說你莫管叫來我自會到我要去的地方去我看那神色不對萬一奶奶自己一人單身獨馬出門偷尋短見老爺又不在家我如何擔當得起頂好趁車子沒叫來的時候太太來勸他一勸能攔阻了最妙邱八太太點頭道你的話甚是我也正想過來勸他不過這太太遠道來了我們不能不先給他一個面子平了這一邊的火氣再說這時候阿彩冬冬冬的上樓來了老娘姨忙向阿彩招招手阿彩會意走了過來老娘姨對阿彩道車子叫來了嗎阿彩道叫來了老娘姨道你且不要告訴奶奶我請邱太太進去勸一勸阿彩點點頭

道那末我還是走下樓去免得被奶奶看見了沒有話說罷
自去邱八太太便和老娘姨走到老七房間裏來這時候老七
兩眼已是涕淚飄零兀自坐在床前的沙發上發呆不住的用
絹頭拭淚邱八太太忙走過勸道你莫動氣我在隔壁先敷衍
了他一回此刻他的一般火氣總算被我們澆息了一半……
老七道他無辜的尋上門來開口就罵動手就打比強盜還要
凶誰能受得了他漫說是我家老爺討我的時候說明了沒有
家小的便是有家小家小見到家小也只有客客氣氣的沒有
見過這般不講理的人這種樣式那裏還配是上等人家的奶
奶太太真是女強盜好人見了強盜沒有別的法子只好避了
他我此刻已經叫阿彩去叫車子去了邱八太太假意道叫車

子。到。那。裏。去。呢。老。七。冷。笑。了。一。笑。道。我。到。去。的。地。方。去。難。道。除。了。姓。彭。的。家。裏。便。沒。有。第。二。處。去。嗎。老。娘。姨。插。嘴。道。奶。奶。就。是。要。出。去。自。己。家。有。的。是。汽。車。叫。車。夫。開。出。來。伺。候。便。了。老。七。道。不。關。你。的。事。我。愛。坐。什。麼。車。子。便。坐。什。麼。車。子。用。不。着。你。管。你。真。是。一。隻。老。飯。桶。叫。你。喊。一。個。巡。捕。喊。了。半。天。全。喊。不。來。大。概。你。也。是。女。強。盜。的。一。黨。串。通。一。氣。來。害。我。我。六。塊。洋。錢。一。個。月。的。工。錢。倒。養。了。你。這。一。個。裏。應。外。合。的。賊。說。罷。瞪。着。眼。睛。對。老。娘。姨。惡。很。很。的。看。了。一。看。老。娘。姨。急。得。沒。法。分。辨。只。得。連。聲。念。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奶。奶。真。冤。屈。了。好。人。了。邱。八。太。太。道。老。娘。姨。你。也。不。許。多。說。了。你。們。奶。奶。在。火。頭。上。說。你。幾。句。你。受。着。便。了。轉。過。臉。對。老。七。道。我。想。這。件。事。你。們。前。房。一。個。後。房。一。個。

併住不是一件事。你也不肯讓。他也不肯讓。你兩下裏弄僵了。很不好。至於我們旁邊的人來調停呢。我們也只能勸兩邊。都不好得罪。我想。今天晚上也講不出什麼道理。我先將……說着。指指前房焦氏道。先將他接到我們舍間去住兩天。候三大人出來以後再說。現在究竟三大人關在押所裏。你們無論誰的理。足吵起來。總不是時候。你看怎樣。老七道。邱八太太的話。很不錯。我也很感激。不過。我也不。要這女強盜。讓我情願。讓女強盜就完了。橫豎我已去叫車子了。車子一到。我便拔脚。就走。老爺吃官司也好。女強盜殺人放火也好。我全不管。邱八太太道。這千萬不可。這個家是你的家。三大人不在家。這一家之主。就是你。你怎樣好。走開去呢。你還是依了我的話。委屈一。

些。不。去。理。他。候。三。大。人。出。來。自。然。會。給。還。你。一。個。面。子。的。老。七。聽。了。這。兩。句。話。心。中。稍。覺。舒。服。半。天。不。響。一。時。也。回。不。出。什。麼。話。來。邱。八。太。太。是。一。個。老。替。人。家。調。停。潑。醋。的。人。曉。得。老。七。這。方。面。沒。有。什。麼。問。題。了。於。是。優。立。起。身。來。道。你。能。依。我。的。話。將。來。決。不。吃。虧。的。三。大。人。還。能。錯。待。了。你。嗎。他。錯。待。了。你。我。們。也。不。答。應。我。們。今。天。既。來。了。總。可。以。做。個。見。證。給。你。爭。個。面。子。說。罷。走。過。前。房。再。疏。通。焦。氏。焦。氏。這。時。候。正。和。邱。八。大。人。絮。絮。叨。叨。講。彭。三。大。人。的。壞。話。邱。八。太。太。插。嘴。道。親。家。姆。這。些。話。也。不。必。去。講。了。講。了。格。外。生。氣。邱。八。老。爺。道。我。也。是。這。樣。勸。他。焦。氏。道。你。們。勸。的。話。我。也。知。道。但。是。我。這。一。口。氣。怎。麼。能。消。別。樣。不。必。說。你。們。是。親。眼。看。見。的。他。舞。動。寶。劍。要。殺。我。姨。太。太。得。老。爺。

的。寵。壓。制。太。太。是。有。的。却。從。沒。聽。見。姨。太。太。用。寶。劍。殺。大。太。太。
的。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道。其。實。親。家。老。爺。和。親。家。太。太。來。得。
早。了。一。些。晚。一。點。來。讓。我。死。在。他。寶。劍。之。下。到。也。爽。快。你。們。兩。
位。來。替。我。收。屍。伸。冤。吧。說。到。這。裏。又。不。覺。老。淚。縱。橫。邱。八。太。太。
忙。走。過。去。勸。道。老。爺。們。討。了。姨。太。太。總。是。免。不。了。淘。氣。的。度。量。
還。是。放。寬。一。些。我。想。你。在。這。裏。兩。個。冤。家。碰。着。了。格。外。生。氣。不。
如。先。到。我。那。裏。住。幾。天。候。親。家。錢。債。官。司。了。清。出。來。再。說。也。還。
不。遲。我。想。親。家。老。爺。和。你。總。是。結。髮。的。夫。婦。總。不。能。縱。容。他。的。
姨。太。太。這。樣。對。你。動。刀。動。槍。總。有。一。個。面。子。給。你。便。是。他。偏。聽。
了。姨。太。太。的。話。不。給。你。面。子。我。們。也。不。答。應。他。我。們。今。天。既。來。
了。親。眼。目。覩。如。此。這。般。我。們。倆。總。可。以。做。一。個。見。證。的。你。放。心。

吧……邱八太太說到這裏焦氏有些活動了。可是嘴上仍不肯退讓對邱八太太道：親家太太的雅意，邀我去很好，可是這一個家是我姓彭的家，不能夠讓這野女人佔據了。我連住一天宿一宵，全不行嗎？邱八老爺道：不是這麼說。這個家當然是你的家，焉有不能住之理？不過今天兩下全弄僵了。加之親家又不在家，你併在這裏倒不好。究竟你只有一主一僕，人地生疏，反主爲客。他這邊是人多呼應，靈便萬一你吃了他們的暗算，那是何苦？論他們的胆子，原不敢和你怎樣。人心叵測，似乎不可不防。依我的意思，還是請到我們舍間小住，爲佳。焦氏聽了，這話格外感激。邱八老爺夫婦便也不再固執。邱八老爺見他允許了，趕忙的將焦氏帶來的你貼身麻娘姨叫進來問道：你

們太太帶來幾件行李。麻娘姨道：沒有幾件，全在樓下放著呢。邱太太攔住邱老爺道：你不必問幾件行李，我們先去這些行李。吩咐劉福送來，他還敢丟失了一樣嗎？邱太太點頭，便拉着焦氏同走。焦氏對邱老爺道：我這老媽子，我打算也帶了他同去。邱老爺道：那是自然，丟他一個人在此地，難免別生枝節。焦氏道：不過又要打攪親家心上，委實不安。邱老爺夫婦不約而同道：自家親戚，何用這般客氣？說着，四個人一齊下樓。邱老爺的汽車本來寬大，四人坐下，尙覺寬敞。鳴的一聲，開回邱宅。這一晚，焦氏便安息在邱家。邱氏夫婦無非力加勸解，焦氏也鬧得有些人困馬疲，吃了些晚飯，便安息了一夜。無話。次日大早，邱老爺剛剛睡了，沒有多時，忽的裘敏仁

來尋訪。娘姨上來通報。依着邱八老爺的習慣。萬萬是扒不起。當然攆駕。一想敏仁此來必係爲了彭老三的事。不得已只好硬掙扎起來。下樓接見敏仁。敏仁見邱八老爺神倦眼紅。知道他晨睡未醒。忙拱手道：「對不起，對不起，驚動你了。可是這件事出入很大，非驚動你不可。」邱八老爺道：「可是彭老三的事嗎？」裘敏仁道：「正是他這一件事。我昨夜窮半夜之力，居然尋得出一些頭緒來了。」邱八老爺道：「大概是一定冤枉的吧？」裘敏仁搖頭道：「道不了，道不了。」邱八老爺聽了這話，不覺一怔。裘敏仁道：「彭老三當時下筆簽字，橫一張，豎一張，簽得太死了。我們此刻竟無從給他下手。」邱八老爺道：「怎麼竟要拿出二十五萬兩嗎？」裘敏仁笑道：「那也不致於如此。既然我到場，總可以有一點商。」

量。倘。若。他。要。多。少。便。給。他。多。少。也。用。不。着。我。們。了。邱。八。老。爺。道。
二。十。五。萬。兩。姓。彭。的。也。拿。不。出。裘。敏。仁。道。我。昨。天。夜。裏。尋。着。了。
線。索。已。將。這。話。吹。風。吹。到。那。邊。去。了。那。邊。的。風。也。吹。過。來。據。說。
他。們。也。本。不。想。二。十。五。萬。兩。這。許。多。一。頂。帽。子。不。能。不。做。得。大。
些。討。價。還。價。可。以。磋。商。我。此。刻。特。爲。趕。來。正。是。和。你。商。量。你。替。
彭。老。三。作。主。他。吃。虧。可。以。吃。到。什。麼。地。步。給。我。一。個。確。實。數。目。
我。可。以。和。對。面。商。量。邱。八。老。爺。怔。了。一。怔。道。這。一。層。我。怎。麼。可。
以。替。他。作。主。還。須。問。他。一。聲。究。竟。銀。子。要。他。出。呢。裘。敏。仁。道。那。
末。請。你。趕。緊。去。問。他。一。個。明。白。事。不。宜。遲。最。好。雙。方。早。一。點。和。
解。萬。一。上。了。堂。究。竟。對。面。證。據。充。足。彭。老。三。一。定。要。吃。虧。的。等。
到。判。決。下。來。再。講。價。錢。對。面。決。意。理。也。不。理。我。們。了。邱。八。老。爺。

點點頭道：「曉得曉得，我吃過早飯，就去此刻衙門裏，恐怕是沒開門呢。」裘敏仁道：「今天午前給我一個回信最好。」邱老爺道：「其實敏兄你自己去和他說，豈不格外簡捷嗎？」裘敏仁道：「不然我去說，他還要疑心我們律師是恐嚇他呢，須知他這一件事大錯已經鑄成，早了還是便宜，你想對面的人若沒有一些把握，敢出頭來先發制人嗎？」邱老爺道：「我還要問你一句話，現在彭老三口口聲聲說上了翻戲黨的圈套，究竟這游履青宋子平兩人是不是真正翻戲黨？」裘敏仁笑了一笑道：「怎麼不是邱老爺道：『既然是真正翻戲黨，我們何不反訴他？』裘敏仁又笑了一笑道：『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我們雖然明知他是翻戲黨，沒有搗着他的實在憑據，怎麼好誣告他人？況且這一次告』

彭老三是女人。童張氏出場既非宋子平亦非游履青。無論如何也牽涉不到翻戲黨上去。你所說的這一層我何嘗不想到。如果能辦早走這一條路何必和他商價錢呢。邱八老爺道前途開口是二十五萬。照你和前途接洽的口氣至少要多少。能了這一件事呢。裘敏仁眉頭皺一皺道難說難說聽那口氣沒有得半之數也要三分之一。一方肯罷休。邱八老爺聽了這話伸了一伸舌頭道三分之一也要八九萬。彭老三如何吃虧得起。裘敏仁道鬼摸着頭那也沒有法子。啊你姑且與本人商量了。再說裘敏仁說到這裏看一看手上的手表已是九點鐘相近。忙道我還要到寫字間。今天有兩起離婚的人來簽字。萬萬不能不去。邱八老爺道那末也不久留。老三那裏我去問明白了。

再給你的回信。裘敏仁一面立起來，一面對邱八老爺道：「無論如何，請你得他一個確信。我們方纔好辦事。」邱八老爺也點頭稱是。邱八老爺送了裘敏仁去了。以後本想敷衍，一想這一睡不到天黑，決不能起來，未免耽擱了彭老三的事，想罷，只有用鴉片煙來提神。上樓到了臥室裏，又沒命的抽了七八筒大口的煙，趕快叫車夫將車開出，匆匆的往衙門押所裏來尋訪彭三大人。問個究竟，到了押所，只見鐵扉深閉，並不能直出直進。邱八老爺不覺怔了一怔，幸虧門外立看一個年高德劭的人，拉了邱八老爺一把，道：「此地看人有規矩的，半個鐘頭進去一班，一班十人，一班進去一班出來，你略等一等，便要開門放人進去了。」邱八老爺經他指點，方纔想起，便耐着性子候着不多。

片刻果然開門。邱八老爺便混在這十個人當中挨了進去。說明白了要見彭伯振裏面管押所的人高喊了一聲彭伯振不一會邱八老爺抬頭一看果然見彭三大人穿了一套短衣從裏面走了出來。兩人揀了兩隻骨牌凳坐下。彭三大人見了邱八老爺喚了一聲親家不由得眼圈一紅接着又叫了一聲道親家你要救我我平生豈是吃這苦處受這委屈的人……邱八老爺忙安慰着道不必如此難過。橫豎事體有點眉目了。彭三大人問怎樣。邱八老爺便將裘敏仁的話仔仔細細向彭三大人說了一遍。彭三大人這樣獅子開口我如何能答應我的境况親家是曉得的倘若一口氣拿出十萬八萬我除了討飯還有第二個主意嗎。邱八老爺道頭痛顧頭脚痛顧脚你這

事。你。不。破。鈔。幾。個。決。不。能。安。靜。難。道。你。真。爲。了。這。幾。個。錢。便。死。
守。在。押。所。裏。一。輩。子。嗎。彭。三。大。人。怔。了。一。怔。道。依。你。怎。樣。邱。八。
老。爺。道。依。我。你。預。備。犧。牲。多。少。給。我。一。個。數。目。我。再。託。裘。敏。仁。
去。磋。商。總。之。這。一。件。事。只。有。條。件。問。題。沒。有。是。非。問。題。彭。三。大。
人。沉。吟。一。下。道。我。目。前。能。立。時。立。刻。可。以。付。出。的。至。多。也。不。
過。一。草。左。右。多。了。非。回。家。鄉。去。賣。田。不。可。邱。八。老。爺。道。那。末。我。
先。開。一。個。八。千。的。盤。子。拋。過。去。再。說。彭。三。大。人。道。親。家。你。替。我。
酌。量。了。辦。愈。早。愈。好。邱。八。老。爺。點。點。頭。道。曉。得。曉。得。又。問。彭。三。
大。人。昨。天。送。進。來。的。被。褥。等。件。收。到。沒。有。彭。三。大。人。道。都。收。到。
了。此。地。因。有。裘。先。生。的。招。呼。非。常。便。當。除。掉。不。能。走。出。門。別。無。
何。種。痛。苦。說。到。這。裏。彭。三。大。人。又。對。邱。八。老。爺。拱。拱。手。道。舍。間。

還要請你照應照應老七見我關住了諒必非常驚慌邱八老爺吞吞吐吐道驚慌呢到沒有什麼驚慌不過……正要往下說時邱八老爺一想焦氏爭風吃醋的事還是從緩告訴他爲是免得他聽了心煩說到這裏因咽住了不往下說彭三大人聽了上半截的話知道有些蹊蹺便緊着追問道親家驚慌是不驚慌那末此外還有什麼不幸的意外事體嗎邱八老爺被他這一問也不知是明告訴他的好也不知是暫時瞞他的好正在不能解決的當兒押所裏忽然起了一種「出去」出去「的怪聲邱八老爺到大吃一驚只見進來探望的人紛紛而起邱八老爺纔明白所裏章程半個鐘頭就要換一班人了於是也不敢違章不走立起身來對彭三大人道沒有什麼意

外我們再會罷。彭三大人急着問道：「我們話還沒有說完呢，那……那末你下午再進來一蹓罷。」邱八老爺道：「下午是未必來了，還是明天見吧。」大概明天可以有些眉目了。還要說別的話時，押所裏的人員早帶推帶送的將邱八老爺送出鐵門，又換一班探望的人魚貫而進。邱八老爺出了押，所以後走出衙門，正要踏上自己的汽車，不知怎樣一來，忽覺天旋地轉，兩眼漆黑，竟至人事不知，等得醒了，轉來將眼一瞧，邱八老爺連呼「奇怪，奇怪，這是什麼地方？」邱八老爺話猶未了，只見他妻子邱八太太立在一旁，低低的問道：「你醒了麼？」邱八老爺再子細一看，自家却躺在一張沒帳子的小鐵床上，四壁蕭然，一無所有。是一間空空洞洞的屋子，身邊除了邱八太太以外，還有一位年

紀不滿三十穿着白衣的少婦也立在一旁邱八老爺愈加奇怪忙問他妻子道我怎麼到這裏來這是什麼地方邱八太太道你全記不得了嗎你剛纔不是到衙門押所裏去看彭三大人嗎邱八老爺閉目一想點點頭道對呀我是看見彭老三的呀他還託我向裘敏仁說要緊的話呢邱八太太道以後的事你記得嗎邱八老爺又沉吟了一回搖搖頭道以後很模糊記不得了好像我還上汽車呢怎麼上了汽車以後我一些也記不得了邱八太太道你昏暈過去了幾乎栽在馬路的水門汀上幸喜車夫見你跌跌倒倒的樣子不對趕忙扶着總算沒跌倒不過人已軟癱得人事不知躺在汽車夫的身上汽車夫也還機警一面叫他的夥計將你抱在車中一面開到濟人醫院

來。求。治。醫。生。一。驗。是。中。熱。猝。閉。要。給。你。打。針。汽。車。夫。不。敢。作。主。
恐。怕。打。壞。了。又。打。電。話。請。了。我。來。我。在。家。中。正。陪。着。彭。三。太。太。
勸。他。不。要。吃。醋。不。想。接。着。這。電。話。頓。時。我。也。差。不。多。急。得。要。昏。
過。去。了。趕。忙。趕。到。此。地。幸。喜。醫。生。已。作。主。先。打。了。一。針。我。到。了。
你。便。漸。漸。的。有。些。甦。省。之。象。醫。生。說。不。要。緊。了。叫。我。在。這。裏。陪。
著。你。呢。此。刻。你。覺。得。心。裏。怎。麼。樣。可。難。受。嗎。邱。八。老。爺。搖。搖。頭。
道。還。好。倒。不。甚。難。受。心。中。好。似。有。一。些。飢。餓。呢。不。知。可。能。吃。些。
什。麼。邱。八。太。太。便。問。那。白。衣。婦。人。道。能。吃。點。什。麼。那。白。衣。婦。人。
原。來。是。看。護。婦。聽。了。邱。八。太。太。問。他。他。便。回。答。道。這。是。一。時。的。
感。冒。氣。閉。只。要。迴。復。原。狀。便。不。要。緊。了。什。麼。總。可。以。吃。油。膩。不。
消。化。的。食。物。暫。時。禁。忌。爲。是。正。說。到。這。裏。門。外。走。進。一。個。高。大。

身材短短鬚鬚似乎像中國人又似乎像外國人進來邱八老爺莫名其妙邱八太太却和那人招呼了問道醫生先生你瞧他這樣不要緊了麼醫生問了那看護婦幾句外國話又點了兩點頭對邱八太太道不要緊了你剛纔不是說邱先生有煙癖嗎那末在這裏很不便當了我看不妨回府究竟此地有許多關礙的地方邱八老爺聽了這話忙道只要醫生說我這病可以不必住院我也覺得回去的好醫生對邱八老爺道你請放心決不礙了回府靜養休息少出門爲是說完這幾句話揚長着走了邱八老爺醒了半天自己也覺得精神還好便也和邱八太太一同乘車回家焦氏見邱八老爺因爲自己丈夫的事累得發痧昏暈心中老大的抱歉於是將要和老七吃醋拼

命的計劃暫時按捺不提。邱八老爺回到家中，抽了幾筒煙，昏昏的睡去。一直睡到晚間九點鐘，模樣方纔起身，呷了一碗荷葉粥。精神已完全恢復。邱八老爺問他小丫頭道：「我這樣昏睡了一天，可有什麼人來尋我？沒有。」邱八太太攔住道：「你不必多煩了。今天不必管外事，靜靜的休息一天吧。」邱八老爺道：「我恐怕有什麼要緊事，因此耽擱了。那到不好說着，又催着小丫頭下樓去問管門的人。一會兒小丫頭上來了，對邱八老爺道：『今天沒有什麼客來，只有那早半天來過的裘先生，一連來了五六次，說有要緊的話。』和老爺說此刻還候在樓下呢。」邱八老爺忙道：「那末請裘先生上來談罷。」邱八太太道：「你精神不好，還是不要見客吧。」邱八老爺道：「不行。」裘敏仁來專爲彭老三的事，他

是來聽我的回音。我怎麼可以將他耽擱起來呢。說罷吩咐小丫頭將裘敏仁請上來。敏仁一見先問邱八老爺身體怎樣。邱八老爺道：「好是好了。終有些不自在。」彭老三：「我在押所裏已經會見他了。便將一番談話情形詳細對裘敏仁說了一遍。」裘敏仁搖搖頭道：「他還是肉痛錢那苦頭。免不了葉落歸根。仍舊要付出的呀。」邱八老爺道：「這事在正面文章看來。兩邊數目相去太遠。彭老三也實是沒有這一大口氣。恐難於成功。只好正面和他敷衍對付。你暗地裏另想出奇制勝之法。」裘敏仁道：「出奇制勝的法子。我們也未嘗想不到。不過沒有憑據。如何能行。譬如我們明明知道宋子平游履。青是翻戲黨。翻戲黨也沒有雕刻花紋在身上。怎樣可以尋出證據。」邱八老爺道：「警察署裏

有他從前犯案的口供照片嗎。偷然有了。那可以制宋游的死命。彭老三這件事不解而自解。真乃釜底抽薪之策。裘敏仁道：這種證據也不便登報徵求。至於警察局裏知道他有案無案。即使有案。局裏案積如山。從何查起……正說到這裏。裘敏仁忽然凝一凝神道：有了。有了。我認識一個朋友。他從前也是吃過幾年翻戲飯。如今有了身家。久已不幹了。向他那裏打聽打聽。游履青。宋子平。也許有些眉目。邱八老爺道：那便好極了。請你趕緊去問一問。裘敏仁道：這位朋友也是烟客中人。此刻還沒有起來呢。我准定十一點鐘以後去跑一蹓。裘敏仁說完了。幾句話。邱八老爺有些疲倦的神氣。便也不多說什麼。別了。邱八老爺自去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一早。裘敏仁又來尋。

訪邱八老爺。邱八老爺昨天因爲勉強掙扎起來，脫癮暈去，吃了一次苦頭。今天不敢造次，便請裘敏仁樓上坐。裘敏仁一見了邱八老爺，滿臉露出笑容來，道：「巧極了，巧極了，真是你們令親彭三大人合該走紅運。」邱八老爺聽了，也替彭老三大喜，忙問：「怎樣？」可是彭老三已經放了出來了嗎？裘敏仁道：「放是還沒有放出來，可是快了，快了。」邱八老爺問：「怎樣？」裘敏仁道：「昨天我因爲你提醒了，那出奇制勝的法子，晚間便尋那曾做翻戲黨的朋友，誰知一問，便問出許多的頭緒出來。那宋子平游履青兩個人，他全認識游履青在前清的，的確確是一個候補知府。光復的那年，還過了道班。」邱八老爺聽了，眉頭皺皺道：「這話不確罷？」幹過府道的人，未必作此等翻戲生涯罷？」裘敏仁道：「先生。」

你這話錯了。府道儘管府道翻戲不妨。翻戲官場當中既有許多由翻戲而變作府道。難道府道便不能再做翻戲嗎？邱老爺聽了這話也不覺笑了。裘敏仁道：游履青偷然沒做過府道還穀不上翻戲資格翻起來無人相信。你子細留心看看社會上凡是做過大人物的人。他那翻戲手段越厲害。邱老爺聽了這話不覺暗暗點頭。便問裘敏仁道：那宋子平呢？裘敏仁道：也是官僚不過很小很小的官。好似什麼時候補知縣之類。他是游履青的一個副手。不過陪襯陪襯而已。一場把戲全是游履青做出來的。邱老爺道：好極了。既然摸清了他們的根柢。他們違法的情形也瞞不了貴友了。貴友手中有他們犯法的憑據。沒有呢？裘敏仁這時候銜着一枝雪茄烟。劃了一根火柴。正

吸着忙點頭道：『有有有，邱八老爺道：『那更好了。就請貴友拿出
來救一救彭老三吧。』裘敏仁笑了一笑，略搖了一搖頭道：『可惜
這種憑據也不在你的手內，也不在我的皮包內，却在和彭老
三沒交情不認識的人手裏，他肯輕輕的拿出來嗎？』邱八老爺
道：『輕輕的拿出來呢？』自然沒有那末便宜的事。彭老三也不能
白叨光，總要有些酬勞的。現在八字不見一撇，先付錢，那似乎
太早了一些吧。裘敏仁道：『我也這麼說。我那朋友道：『東西不靈
不要錢。這件事既是游履，青宋子平二人幹的，只要我出場漏
一漏臉，我說什麼，他不敢不依。』十萬念萬的事，我哼一聲，他敢
要一個錢嗎？』我道：『你這話未免太誇口了吧。我那朋友道：『我自
有我挾持之具，不怕他不依。你們不相信，我可以先給一點法。』』

寶給你們瞧瞧。我忙問他是什麼法寶。我那朋友道：說來一文一值。但是我們的行情沒有講妥。以前我不便宣布。因為這件法寶你們也可以尋得着的。不過你們尋不出。游宋二人制命傷的地方。雖有如無我呢。却有傳之秘。邱老爺道：照這樣看來。貴友是確有把握了。裘敏仁道：怎麼沒有他爽性和我說明了。只要彼此行情講好了。款子等到案子了清。再付決不先要一個錢。這樣瞧來。決非胡說。邱老爺道：那末請你趕緊和他講一講價錢好嗎。裘敏仁搖搖頭道：值錢這一句話又很難說了。邱老爺道：他又是獅子開口嗎。裘敏仁道：他說二十萬兩。一成要二萬五千兩。這件事至少他要淨到手二成。邱老爺道：二成豈不是要五萬嗎。裘敏仁道：五萬哪。我們經手。

人的利益還分文無着呢。邱八老爺道：「敏兒，你的酬勞當然在我的身上。由我負責，決不會薄待你的。至於令友一出場，果真能了這一件事，當然要從重報酬的。五萬四萬也太多了。」裘敏仁笑道：「我也是如此說。我那朋友道：『不經他的手，只怕至少要十萬以外，念萬不遠呢。』兩下比較，自然是如此便宜了。」邱八老爺聽了這話，也不覺爲之一動，便接着問裘敏仁道：「譬如彭老三竟肯了，或則價錢相差不遠了，你這位貴友如何擺布呢？」裘敏仁道：「這一層我昨天也研究過。我那朋友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只須價錢講妥，由你負責。那末我約定一個日子和你同去訪宋子平游履，青兩個人當中只須見着一個，或者兩個人全見不着，我自有的方法可以見着他們兩個人。』有關係的一個人。」

吹一個風過去。說我出場了。彭老三的事趕快了吧。不消十二個鐘頭。我可以吃牢了。他將他銷案的稟單遞進公庭。彭老三馬上出來恢復自由。所有彭老三被他騙了去的什麼摺據。合同等等一概收回。銷燬做得乾乾淨淨。清清白白。還保得住。以後永無糾葛。等到各事完結。兩下清楚。以後姓彭的再付我錢。如有一件辦不到一件。辦不清。我分文不取……我的朋友却說得如此斬釘截鐵。神乎其技。我吃許多年律師翻譯飯。也不覺暗暗稱奇。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邱八老爺道。我想你這位貴友一定是和游履青宋子平兩人串通一氣的啊。如果串通一氣。我們格外不能防。不要連我們局外人也被他們翻了去。裘敏仁正色道。這倒決計不致如此。爲什麼呢。我那朋

友。一。些。不。知。道。這。件。事。我。去。尋。他。他。方。纔。知。道。是。遊。宋。二。人。的。作。崇。所。以。他。有。一。句。很。明。白。的。話。他。說。倘。若。這。事。是。宋。子。平。游。履。青。二。人。幹。的。他。一。到。場。立。刻。便。了。萬。一。不。是。游。宋。二。人。他。便。不。負。責。任。如。果。他。們。是。串。通。一。氣。的。那。便。不。是。如。此。說。法。了。正。說。到。這。裏。門。外。家。人。送。進。一。封。信。來。那。家。人。道。送。信。的。人。還。候。着。呢。邱。八。老。爺。拆。開。一。看。原。來。是。彭。三。大。人。從。押。所。裏。寫。給。他。的。信。信。上。寥。寥。數。語。是。催。促。邱。八。老。爺。趕。緊。代。他。料。理。的。話。後。面。還。問。及。他。姨。太。太。老。七。可。好。叫。他。不。必。拋。頭。露。面。到。押。所。裏。來。坍。台。邱。八。老。爺。看。了。因。爲。後。面。有。幾。句。話。不。便。給。裘。敏。仁。看。便。向。袋。裏。一。塞。吩。咐。家。人。給。他。一。張。回。片。就。說。我。停。一。會。兒。來。面。談。家。人。去。後。邱。八。老。爺。接。着。對。裘。敏。仁。道。貴。友。這。方。面。你。再。

去磋商減價。彭老三這方面我再去看他一個。實在價錢我想。這個數目比昨天已是輕鬆得多。加之事能速了。彭老三多出幾個錢也是願意的。不過四五萬現銀子。恐怕他力不從心。這事豈不是耽擱了嗎。裘敏仁道。我再去看磋商。磋商看來漸漸兒有些容易起來。倘若這件二十五萬的大官司能輕輕的了。清真是彭老三的祖宗功德……說到這裏又向前走了一步。問邱八老爺道。我的一筆酬勞。煩你預先說一說。事後再說。恐怕遲了。過多。他也不肯。少了我未免太吃虧。邱八老爺點頭道。曉得曉得。決不辜負裘敏仁。走了以後。邱八老爺便在衙門中押所來訪。彭三大人依然是匆匆的談了半點鐘出來。邱八老爺不敢怠慢去尋裘敏仁。告訴晤見彭三大人。彭三大人答應一

萬塊錢一萬以外沒有法子。並且還得先看一點顏色。裘敏仁搖搖頭道：「一萬不行。我那朋友十二分讓步一萬六千塊錢。再少也不行了。」邱八老爺和他斟酌至再。總算由邱八老爺作主。加了二千。合計一萬二千塊。裘敏仁道：「我是無可無不可。做友一方面一定還要不答應。還以為我在從中揩油。橫豎現在雙方已談得十分之八九。那末由我來介紹你見一見敝友。上下少三千二千。你當面和他磋商。他或者賣一個情面給你。也未可知。」邱八老爺道：「也好。貴友此刻在那裏呢？」裘敏仁道：「這時候他還未起身。我晚間六點鐘約在四馬路嶺南樓聚一聚吧。」總算我請客。你們直接交涉。這事更易解決了。」邱八老爺點頭稱是。到了晚間八點鐘。模樣邱八老爺在家。又接着裘敏仁的。

請客票便趕忙的到嶺南樓赴約問明了房間號頭進去一看除主人裘敏仁而外客座當中只有一人瘦瘦身材青黃面皮眼睛甚小頭已禿頂年紀已是四十五六以外穿一件糙米色的嗶嘰紗長衫手中拿着一枝又粗又長雪茄煙正在那裏吞雲吐霧裘敏仁見邱八老爺進來忙起身相迎又鄭重的向邱八老爺介紹道這是敝友勞悶安邱八老爺點頭道久仰久仰接着又向勞悶安介紹邱八老爺勞悶安將眼皮閉了一閉也說了兩聲久仰久仰說完這兩句話咳嗽了幾聲接着咯出一口濃痰低着頭四面張望尋痰孟這時候適值西崽絞手巾進來見勞悶安尋痰孟忙向壁角落撥過一隻白銅痰孟放在勞悶安的座旁勞悶安一連咳嗽了幾聲吐了幾口痰方纔與邱

八老爺暢談勞悶。安道這一次令友彭三先生很吃虧了。邱八老爺道：「可不是嗎？現在他身居縲紲，還要仰仗大力救他出來呢。」勞悶安道：「這事剛剛湊巧，裘敏兄和兄弟談起這兩個人，決不敢翻過我的手心。今天我已派人去打聽這姓宋的、姓游的全在上海，始終沒有離開上海一步，不過避着姓彭的安排布置罷了。」邱八老爺道：「這次出場的是一位童老太太，勞悶安道：「什麼童老太太還不是他們一窩的鬼說罷。」又把雪茄煙送進口中，連吸了幾口，噴得半屋子煙霧迷漫。裘敏仁趁這當兒開口對邱八老爺道：「酬謝數目一層勞悶翁剛剛已和我說過，大家既算朋友，也不堅持一萬六之數，不過一萬二也少一點。我如今斗胆的調停說了一萬三，那末悶翁方面所少有限，彭君

方面也加得不多。這事早一日解決，豈不甚妙？邱老爺一想，這樣大事，上一千八百，當然不算一會事，便湊上去，道：「遵命，便了。」裘敏仁見邱老爺答應了，非常快活，忙對勞悶安道：「那末事不宜遲，明天就請你出馬，趕緊替姓彭的了一了。」這事勞悶安點了一點頭。邱老爺道：「勞先生出馬，看上去幾天可以了。」結勞悶安微笑道：「我不是早和敏仁說過了嗎？明天一天包管一切糾葛乾淨。」邱老爺道：「擲得准麼？」勞悶安又微笑了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個白紙包，往邱老爺面前一放，道：「邱先生，你打開了瞧一瞧，你便明白游履。」宋子平是一個怎樣的人，了邱老爺接了過來，將白紙包打開，打開了一層裏面，又是一層油紙，包油紙，包打開了以後，只見裏面有三四張舊報紙。

此外什麼也沒有。邱老爺不覺呆了。那勞悶安笑道：「文章就在這舊報裏面。」邱老爺取了一張舊報看時，只見內中有一段用墨筆在題目上圈了三個圈。邱老爺急忙看那題目原來是「翻戲黨破獲之懲辦」下文寫着是：

四川人游履青、王兆陶等糾黨在湖南路番慶里第九百五十九號門牌開設鴻利煤礦公司，招人入股。游履青混充前清曾任某省道員，起居闊綽，交遊甚廣，以致入其彀中。投資營業者頗不乏人。近日被其同鄉人江海一發覺，知游王等有翻戲行爲，向公堂以刑事控告。當經簽出牌票某某號西捕率領包探王福生、李春山等赴該公司掩捕。游履青已聞風遠颺，王兆陶及出店夥計二人一併拿。

獲並抄獲詐騙信札多封並私造電報等件解臬訊辦先由原告聲述被騙股款三千餘兩情形詰之被告王兆陶等俯首無詞謂實係游履青主謀一時糊塗與之同謀詐騙不諱中西官會商之下以王兆陶等虛設字號詐騙屬實判將王兆陶押西牢半年期滿逐出租界游履青一犯俟獲到再行嚴懲

邱八老爺看了一遍吐吐舌頭道這游履青就是那游履青嗎勞悶安點點頭道怎麼不是邱八老爺道難保沒有同名姓人嗎勞悶安道這案子我還是原告當中一個有關係的人呢那一天開審我也上堂作證怎麼會錯邱八老爺道這是幾時的事勞悶安道你瞧一瞧報上的日脚便明白了邱八老爺一

看。是。民。國。三。年。八。月。九。日。的。時。報。邱。八。老。爺。勞。悶。安。道。這。種。舊。報。你。從。何。處。搜。羅。得。來。勞。悶。安。笑。一。笑。道。這。幾。張。報。並。非。臨。時。搜。羅。乃。是。案。結。之。日。報。上。登。載。出。來。的。時。候。我。將。上。海。各。大。報。買。了。一。份。收。好。你。瞧。的。是。一。份。時。報。指。指。那。包。內。道。還。有。幾。種。呢。所。記。的。也。大。同。小。異。不。必。瞧。了。邱。先。生。你。想。游。履。青。有。這。東。西。在。我。手。內。我。往。他。面。前。一。站。我。附。吩。什。麼。他。能。強。一。強。嗎。貴。友。彭。君。的。事。還。怕。他。嗎。邱。八。老。爺。看。了。替。彭。三。大。人。放。心。一。大。半。這。時。候。裘。敏。仁。在。旁。插。嘴。道。邱。先。生。你。可。以。先。取。一。張。報。去。與。彭。三。先。生。看。一。看。使。得。他。也。明。白。明。白。邱。八。老。爺。道。也。好。於。是。向。勞。悶。安。取。了。一。張。收。在。袋。內。仍。將。其。餘。的。報。紙。包。好。交。還。勞。悶。安。勞。悶。安。道。這。一。張。報。貴。友。瞧。過。了。還。請。帶。轉。邱。八。老。爺。

點頭。裘敏。

學了許多。明天出發。對付宋子平。游

履青的計劃。勞悶安。想這事。我們雖有挾制之具。但是表
面上。還須給他一個面子。邱老爺道。怎樣給他面子。勞悶安
道。我去交涉的時候。你和裘敏兄。全不必到場。等到各事講妥。
游履青將證據合同等件。交出的時候。你們兩位再來點收。不
遲。邱老爺道。如此辦法。很好。將來點收合同的時候。我也懶
得到場。由裘敏兄和閣下代辦。一辦就完了。這一類的人。我也
很不願意見他們呢。說完了。這一番話。三人便各飽餐一頓。各
自散去。到了第二日。不提勞悶安。白天如何擺佈。到得晚間。勞
悶安和裘敏仁來訪。邱老爺。邱老爺忙問事體。辦妥了。沒
有勞悶安笑。而不言。裘敏仁道。妥了。妥了。不過稍稍有一些小

頓挫邱八老爺詫異道：「怎樣另外又生了枝節嗎？」裘敏仁道：「放心並無枝節。今天結果很好。」宋子平已見着了邱八老爺忙搶着問道：「見着了怎樣？」他肯受調停嗎？」勞悶安又笑了一笑道：「我出去了，他們動也不敢動，一動嘴上說許多願受調停的話，他那副悽慘的情形，煞是可憐。這次買賣他們委實是大蝕本，依我的意思，命他今天就去銷案。」宋子平說：「今天萬來不及起訴的時候，委託了一位律師那件事完全由游履青經手，游履青的的確確昨夜赴南京未回，一准今晚必到候，他到了明天再去和律師說具狀銷案……」邱八老爺聽到這裏，眉頭皺一皺，道：「不對，不對，恐怕也……」定延宕的詭計，不知又擺佈出什麼花樣來。裘敏

這裏幸勞悶安兄辦得結實，現在

已將這案的魂靈取了來了。勞悶安也插嘴道：「他不給我一點顏色，我也決不肯放他。今天過門呀，說罷從口袋的掏出一個長方的紙包，勞悶安打開紙包，先取出一個布面金簽的手摺，遞給邱八老爺道：「請看這是彭老三開給童老太太的五萬兩存摺，上面有他公司的圖記，有彭老三親筆簽字蓋章。邱八老爺一看，彭老三那顆腰圓的水晶章是向來認識的一望一些，不假，並且那某月某日收九八規元五萬兩正幾個字也的係彭老三親筆，一些不錯。邱八老爺看了，連連點頭道：「對的對的，勞悶安道：「這是一件另外還有兩件，用着雙手捧給邱八老爺看。邱八老爺接過來一瞧，原來是兩份宣紙寫的楷書合同。邱八老爺道：「我聽彭老三說合同一共有四份，怎樣只有兩份勞

悶安道別忙。我來告訴你合同四份。彭爺三手中執着一份。游履青手裏執着一份。他隨身帶去。也不在內。這是宋子平和童老太大的兩份。給我先取了來。作爲信物。邱八老爺接到手中。看了一看。見是彭老三簽字蓋印。無訛。那裘敏仁又走了過來。展開那合同。指給邱八老爺細瞧。某一條某一條。皆是非常危險。傾家蕩產。而有餘。彭老三當時不知如何會上他們的圈套。邱八老爺道。一個人倒運的時候。自會鬼迷了眼睛。現在他也悔之不及。總算邀天之倖。今天碰到你們二位出力。將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但彭氏的祖宗感謝。便是我和他是親戚也。十分替他感謝你們呢。說罷。不由得向裘敏仁和勞悶安兩人。連連拱手。裘敏仁道。邱先生何必如此客氣呢。我們雖然忙了。